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 研究文集

照那斯图
(JUNAST)

東京外国語大学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1990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Ⅰ　研究文集

照那斯图
(JUNAST)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　研究文集

平成２年３月30日
発　行　　東京外国語大学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東京都北区西ケ原４－51－21
TEL　917－6111
印　刷　　株式会社　東京プレス
東京都板橋区桜川２－27－12
TEL　932－9291

© 1990 b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ILCAA)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4－51－21
Nishigahara, Kita-ku, Tokyo 114, Japan

前　言

我的这部书分两册出版。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第一册，是我过去陆续发表的专题研究成果（有几篇与同事合作完成）。这些文章有的论述了八思巴字的性质、特点和结构体系，有的综述了八思巴字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有的介绍和研究了八思巴字的新资料，有的用八思巴字实际资料论证了专门问题。把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出版，对于读者比较系统了解八思巴字的有关情况，可能有所帮助，同时作者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对八思巴字进行研究，深入展开学术探讨，对作者文章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指正。

本书第二册“文献汇集”将全面介绍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其中包括国内外已经颁布的和笔者所搜集到的一些新资料。每项分六个方面：题解、原文照片、拉丁转写、相应蒙文、翻译，以及原白话译文。笔者现在正从事这方面的编写工作。

承蒙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我于去年九月三十日来到东京，担任该所客座教授，至今年九月三十日。借所帮我出版这部书之机，我要感谢前任所长梅田博之教授和现任所长山口昌男教授。我还要感谢中国研究部的中岛幹起教授和中見立夫教授，以及涉外系的佐久間敬喜氏和岡田ほなみ氏。他们过去为我作了很多事情，到所后我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又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关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照那斯图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于东京

目　录

前　言

论八思巴字 …… 1
八思巴字元音字母字形问题上的两种体系 …… 9
八思巴字中的零声母符号 …… 15
有关八思巴字母 è 的几个问题 …… 23
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 …… 31
八思巴字 …… 35
八思巴字研究 …… 41
八思巴字研究概述 …… 59
在南华寺发现一份八思巴字的新资料 …… 67
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 …… 69
天宝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 …… 81
关于玄中寺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刻 …… 87
元英宗格坚皇帝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英文） …… 93
关于《萨迦格言》最早的蒙译本及其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版本（蒙古文） …… 99
关于孝经蒙文译本的几个问题（蒙古文） …… 109
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 'ülu'u …… 117
《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底本和八思巴字的关系问题 …… 121
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 …… 125

论八思巴字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文字。八思巴字用于1269年以后的整个元代，随着元朝的灭亡逐渐被废弃，成了死文字。八思巴字使用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它作为“译写一切文字”的文字，译写了多种语言，记录了许多史实，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语言文字和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八思巴字本身以及有关语言和元代社会的情况都有重要的价值。到了近代，越来越多的人搜集和研究八思巴字资料，写出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我们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只有彻底研究八思巴字，才能获得对它的全面、正确的认识，而这样的科学成果又是其它有关学科利用八思巴字资料的前提。

现存八思巴字资料以我国为最多，其中不少资料尚未被利用。这是我们研究八思巴字的有利条件。本文主要就八思巴字本身的体系加以论述。其中若干问题，我们的看法与过去流行的观点不同，提出来讨论，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教。

一

八思巴字最初的正式名称为“蒙古新字”，后改为“蒙古字”。《元史》和其它一些史书的作者把八思巴字称作“蒙古国书”或“蒙古国字”，“元国书”或“元国字”。在近代，八思巴字又获得较为通用的两个名称：“方体字”（或译作“方块字”）和“八思巴字”（也作“八思巴文”）。前者是因它的字母体式呈方形而得名；后者则是因它的设计人是八思巴而得名。

二

为正式颁行八思巴字，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年）专门下了一个诏书。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①

在这个诏书里，蒙古皇帝说明了创制新文字的原因，规定了新文字的名称、用途，以及八思巴字的性质和地位。诏书里说八思巴字的用途是“译写一切文字”。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八思巴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我们知道，一般的文字只记录特定的语言，是特定语言的符号系统，但八思巴字却是用来“译写一切文字”的，是用于多种语言的符号系统。现存八思巴字资料证明，当年用八思巴字译写的语言有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以及其它目前还不能确定的语言。从八思巴字的字母表和拼写法看，八思巴所设计的新文字反映了忽必烈在诏书里所说的“译写一切文字”的要求。八思巴字的字母总数比其译写的每种语言所需用的都要多一些，而且往往还用特定的字母组合来表示特定的语音。因此，它的字母

表具有适应多种语言的能力。制订八思巴字拼写法时，显然也考虑了不同的语言对象，并且在这些语言之间作了一定的平衡、折中，在一定的内容上各有适当的照顾。例如，八思巴字的行款和书写单位的确定，就是明显的例证。八思巴字的行款是从左方起，自上而下直写，书写单位是音节。显然，行款是顺从了来源于“畏吾字”的回鹘式蒙古文的习惯，既不同于作为八思巴字字母基础的藏文，也不同于八思巴字所拼写的一个主要对象——汉文；然而，书写单位却沿用了藏文的传统，并且也与汉字的书写单位相吻合。

忽必烈在诏书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八思巴字的地位，可是我们从他后来颁发的另一道诏书中对八思巴字名称的更改可以知道八思巴字作为国书的地位。我们在上引诏书里已经看到，这个文字被命名为“蒙古新字”。然而，时隔不久，在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忽必烈在另一道诏书里说：“今后不得将蒙古字道作蒙古新字。”② 为什么要改换名称？这里没有明讲，其它文献中也没有直接的记载。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澄清八思巴字的地位。忽必烈当初所以把八思巴字定名为“蒙古新字”，显然是与当时在蒙古人中使用的“畏吾字”——回鹘式蒙古文相对而言的。因此与“畏吾字”相提并论的“蒙古新字”这个名称不仅同八思巴字的性质不相称，而且也没有明确反映八思巴字作为“国字”的地位，不合忽必烈的本意。很可能，从推行八思巴字所遇到的阻力中，忽必烈本人或元朝官方人士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蒙古新字”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不过是蒙古人的文字，是替代“畏吾字”的新蒙文。人们也可能以此为借口抵制八思巴字在非蒙古人中推行。此外，从忽必烈所述创制新文字的动机，他对回鹘式蒙古文的称呼，以及推行新文字过程中对回鹘式蒙古文的态度看，忽必烈不仅不承认“畏吾字”是蒙古文，而且是极力排斥“畏吾字”的。这也可能是把“蒙古新字”改为“蒙古字”的一个原因。因为把八思巴字称作“蒙古新字”，实际上承认了“畏吾字”是蒙古字或蒙古旧字。而被改后的“蒙古字”则意味着八思巴字不仅仅是蒙古人的文字，也是蒙古汗国的“国字”。在“蒙古新字”改称“蒙古字”的至元八年正月，忽必烈尚未定国号为元。③ 因此，“蒙古”这个词在当时既是蒙古人的民族名称，又是蒙古汗国的国家名称。也就是说，“蒙古字”的含义，既是民族文字，又是国家文字。《元史》及其它一些史书的作者把八思巴字直接称作“蒙古国书”或“蒙古国字”，“元国书”或“元国字”，这是前人对“蒙古字”含义全面理解的实例，也是我们解释这个名称的一个有力证据。近代有人往往认为八思巴字只是元代蒙古人的文字，这是由于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蒙古字”而引起的误会。

如上所述，八思巴字的性质是特殊的，地位是高于各种民族文字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它除回鹘式蒙古文外，不排斥其它民族文字。诏书在说明八思巴字用途时所使用的措词是“译写”，而不是“代替”。诏书还明确地说行用八思巴字时“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可见，忽必烈大概没有用八思巴字代替其它一切文字的企图，至少在创制、推行八思巴字的初期是这样。

三

近代研究八思巴字的学者，由于各人所依据的标准、原则不同，提出的字母表互有差异，字母数目也不一致。我们认为，对八思巴字字母表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而这个概念的确立应以原始字母表为依据。原始字母表，可以从有关文献记载中推求出来。明确记有八思巴字字母总数或者同时还列出八思巴字字母表的早期文献有《法书考》、《元史》和《书

史会要》等。尽管这些文献对八思巴字字母总数的说法不一：有说四十一的，有说四十三的；所列字母也有出入：或为四十一，或为四十二，但是，它们为探讨八思巴字原始字母表提供了可靠线索。

载有八思巴字字母表的《法书考》、《书史会要》、《新元史》，在字母表后都有如下一句话："汉字内则去×××三字而增入××××四字"。由此可见，这些文献所载八思巴字字母表不是专门用于哪一具体语言的字母表，而是当初设计的或当时公认的原始字母表。

在上述文献中所列字母或为四十一个，或为四十二个。如果加上"去三增四"而多出的一个字母，则分别变为四十二个和四十三个，前者与四十一说不相合，后者与四十三说相合。由此可见，说有四十一个字母，而所列字母与此数相合的文献，没有包括汉字内"去三增四"而多出的一个字母，指的是八思巴字的原始字母表；说有四十三个字母，而所列字母为四十二的文献，包括了汉字内"去三增四"而多出的一个字母，指的是用来拼写汉语而增加新字母的八思巴字字母表。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四十二个字母的文献中，比其它列有四十一个字母的文献多出的那个字母也是用于拼写汉语的专门字母的，除此之外的四十一个字母在各有关文献中都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八思巴字原始字母表共有四十一个字母。

应该指出，在上述文献和其它一些有关著述里，八思巴字字母的写法，并不都很精确，有的甚至完全走了样。下面所列八思巴字字母的字体，主要以当时的官方文件原件和碑刻中常见的形式为依据。

八思巴字字母脱胎于藏文，大多数与藏文字母相同或相似，少数新造的字母也以相应的藏文字母为基础。下表把相应的藏文字母列于八思巴字字母后面，并附以文献中的注音汉字和我们使用的拉丁转写符号。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八思巴字母																			
藏文字母																			
注音汉字	葛	渴	呐	诶	者	车	遮	倪	怛	挞	达	那	钵	婆	末	麻	栲	搽	惹
转写符号	k	k'	g	ŋ	č	č'	j	ñ	t	t'	d	n	p	p'	b	m	c	c'	j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嚩	若	萨	阿	耶	啰	罗	设	沙	诃	法	哑	遏	霞	耶	曷	伊	邬	翳	污	也	恶
w	ż	z	'	y	r	l	š	s	h	f	'	ɢ	ɣ	i̯	u̯	i	u	e	o	e	(待定)

在八思巴字字母表中，只有第41号字母"恶"未见用于具体语言的实例，其余都见于八思巴字文物资料。

八思巴字字母表的第1—33号字母为辅音字母，第34号和35号字母为半元音字母（只作介音），第36—40号字母为元音字母，第41号字母的性质有待研究。

八思巴字字母表应用于具体语言时，除用一个字母表示一个语音外，有时还用双字母表示一个语音。例如，蒙古语的阴性元音 ö、ü 用 eo、eu 表示，或者说在相应的阳性元音字母 o、u 前面加字母 e 表示；汉语的 ĭ 用 -hi 表示，或者说在 i 前面加 h 表示。

四

八思巴字的拼写法原则有两种：一是语音学原则，一是传统原则，译写语言时分别使用。据我们现在所知，八思巴字对蒙古语和汉语用的是语音学原则，即根据这两种语言的实际口语拼写它们的语音；对藏语和梵语用的是传统原则，即完全根据这两种语言的书面形式一对一地转写它们的字母。因此，对藏语和梵语而言，八思巴字无所谓拼写法，本文所说的八思巴字拼写法只适用于蒙古语和汉语。

五

八思巴字里没有表示元音 a 的专门字母。元音 a 用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具体说，下述几种书写单位中的元音字母的零形式（以下略作零形式）都表示 a：

（1）每个单写的辅音字母后的零形式，例如，d = da “打”（汉语），z r = zara “月份”（蒙古语）；

（2）两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之间的零形式，例如，hy = hay “海”（汉语），'l t'n = 'al - t'an “金”（蒙古语）；

（3）两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中后一个辅音字母为·时，每个辅音字母后面的零形式（只见于蒙古语），例如，g· nu = ga·anu “皇帝的”，u l· = ula·a “铺马”；

（4）三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之间的零形式，其中居中的辅音字母为·时（也只见于蒙古语），例如，g·n = ga·an “皇帝”，j·n = ja·an “象”；

（5）半元音字母后的零形式（只见于汉语），例如，gi̯ = gi̯a “家”，gi̯y = gi̯ay “佳”，yu̯ = yu̯a “华”，yu̯y = yu̯ay “怀”；

（6）辅音字母和yi之间的零形式（只见于蒙古语），例如，'yi mg = 'ayimag “部落，同族”，y bu t'u gyi = yabut'ugayi “走吧”。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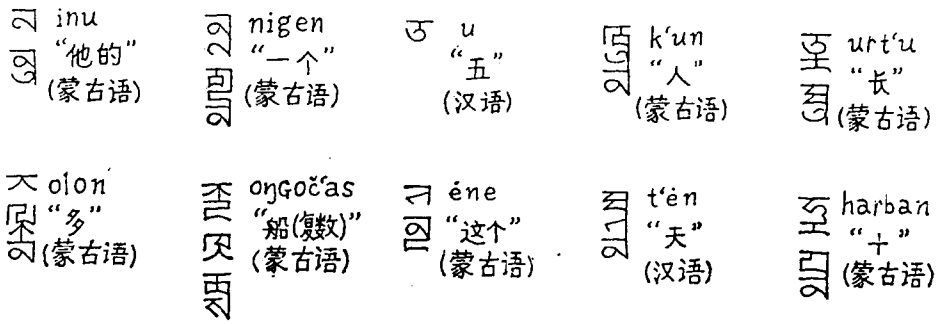
第31号字母'本身不表示什么音，是用在字（词）首元音前面的零声母符号。'后没有元音字母或半元音字母时，根据上述规则，则表示 a 的存在。在蒙古语里用'作零声母符号时，跟它相拼的元音字母有 e，以及由 e作第一个成份的复合字母或复合元音。例如：'er di ni = 'erdini “宝”，'eol jeė t'u = 'öljeėt'u “完者都（元成宗名）”，'eu bul = 'übul “冬季”，'euė led = 'üėled- “作”。在汉语里用'作零声母符号时，元音字母有以 e 为第一个成份的复合字母和以 u̯ 为韵头的韵母，以及复合韵母 uė。例如：'eu = 'ü “玉”，'u̯ŋ = 'u̯aŋ “王”，'u̯en = 'u̯en “元”，'uin = 'uin “韵”，'uė = 'uė “危”。

有些研究八思巴字的学者认为'是表示字（词）首元音 a 的专门字母。这是不符合八思巴字字母的表音体系的。如上所述，在八思巴字里没有表示元音 a 的专门字母，元音 a 是用零形式表示的。'作为元音前面的零声母符号，在体系上属于辅音字母。因此，应该说表示元音 a 的不是字母'，而是'后的元音字母的零形式。

七

在有关八思巴字字母表的史料中，元音字母 i、u、ė、o 的形体为 。

八思巴字的研究者一向把它们看作单纯的元音字母，并且解释为词首形式，进而把与它们相对的另一些形体解释为词中、词末形式。波普（N·Poppe）在《方体字》一书中所附的元音字母表就是这种看法的一个典型代表。④ 波普共列了二十一种形体，其中包括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用于蒙古语的两个双字母，也包括我们认为零声母符号的'。波普说明他的第33号字母o(本文39号字母)时写道："第33号字母与其后面的辅音字母结合时要用连接符。"⑤ 可惜，他并没有把第33号字母里的"|"同其它元音字母中相同的东西联系起来，把自己从第33号字母中得出的看法贯彻到底，相反，仍然把"|"当作元音字母本身的笔划，提出了元音字母多体说。据我们的研究，有关八思巴字史料中所写上述四个元音字母的形体，以及波普等人当作元音字母原体的那些形体，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元音字母。换句话说，不是独体形式，而是元音字母加其它书写符号的合体形式。我们在研究八思巴字拼写法时发现，在作为八思巴字书写单位的音节形式（单由一个辅音字母构成的音节除外）中，除字母本身外，还有两个书写符号。一个是横线"—"，一个是竖线"|"。"—"表示元音字母在字(词)首的地位，"|"表示同一个书写单位内的各要素的联系。我们把前者叫作"字头符"，后者叫作"连接符"。字头符与元音字母发生关系，是元音字母的附加符号，只用于处在字（词）首的元音字母上。连接符是音节各要素，即字头符、元音字母、半元音字母、辅音字母之间的附加符号，用来连接同一个音节的各要素，一般用在右侧，只有 o 与字头符或其它字母相连时， u 与字头符相连或在已与字头符相连的 u后又有其它字母相连时，连接符才用在整个字体的中线上。例如：



我们通过对八思巴字书写单位诸要素的分析，得出了八思巴字元音字母原体的形式。这些原体形式可以从作为八思巴字来源的藏文中找到根据，证明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原体形式同相应的藏文元音符号完全相合（八思巴字的是藏文的倒置）。为什么史料中记载的上述四个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形体不是我们所拟定的那样四个单纯形体，而是同字头符和连接符相结合的那种写法呢？我们认为后者是自成音节的写法，正如藏文的元音符号自成音节时，或者说进入书写单位时不写作 ，而写作  一样。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八思巴字的字头符是藏文 的代用符号。八思巴字的元音字母处于字（词）首时，其上必用字头符或零声母符号'，其中 i、u、ė、o 上用字头符，e 上用零声母符号。因此字头符实际上也是一种零声母符号。说得更确切些，字头符"—"是用于 i、u、ė、o 四个元音字母前的零声母符号， 是用于字（词）首元音 a 和元音字母 e，以及半元音字母u前的零声母符号。下面的例子可以进一步证明字头符和零声母符号'具有相同的功能。按照前述的一般规则，处于字（词）首的 ė 上应该用字头符，但是，也有用零声母符号'的，如蒙古语"宝"又作 'ėrtini；处于字（词）首的 u 上应该用字头符，但是，也

有用零声母符号'的，如汉语“危”作 'uė。后者所以这么写，而不写成带字头符的 u，可能是因为如果用带字头符的u，在连写中就出现问题，即“危”势必写作ᡠᡝ，而 ė 同其它字母连用时连接符只能用在右侧，所以在韵母 uė 上改用了零声母符号'。这虽然是个别的例外现象，但它表明字头符和零声母符号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替换使用的。

八

八思巴字的行款是从左方起，由上而下直写，书写单位是音节。八思巴字的书写单位，对汉语而言，相当于一个汉字；对藏语而言，等于藏文的一个音节；对蒙古语而言，复杂一些，有时等于一个音节，有时等于两个音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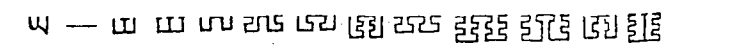
拼写蒙古语时，八思巴字的音节结构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着附加成分的添加而变化的。如果附加成分里有元音，就引起词的末一个音节结构的变化。例如：čʻe-rig “军人”，čʻe-ri-ˈun（＜čʻe-rig＋un领格附加成分）“军人的”，čʻe-ri-ˈu-dun（＜čʻe-rig＋ud 复数附加成分 ＋un领格附加成分）“军人们的”。

由于八思巴字的书写单位不是词，八思巴字又没有标点符号，所以词与词的界限，句子与句子的界限，只能靠上下文来判断。

八思巴字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八思巴字是音节文字。例如，波普在《方体字》一书中写道：“八思巴字是音节文字，它的每一个辅音字母不仅表示一个辅音，而且表示由该辅音和元音a构成的整个音节。”⑥不错，在八思巴字里辅音字母（还有半元音字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造成音节，读与元音a相拼的音。但是，问题在于元音 a 是用什么表示的。我们说，元音 a 不是由辅音字母表示，而是由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的。因为，a 也由辅音字母表示的这一说法不符合八思巴字的字母体系和表音方式。八思巴字的字母有元音和辅音的区别。表示元音 a 的零形式，实际上也和其它元音字母一样是独立的音素，与其它元音字母相对立，代表一个没有写出来的 a 。所以，我们认为八思巴字不是音节文字，而是音素文字。

九

八思巴字的字母有三种字体：楷体、篆体和双钩体，以楷体和篆体为常见。篆体专用于印章和碑额。它是在楷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笔划与相应的楷体字母存在一定对应关系，但在结构上比楷体复杂得多。这是因为一个楷体字母可以有多种篆体形式，而这些篆体形式有的包含对称花样或多层结构，像汉字的“九迭篆”。例如，楷体字母 y，据我们现在所见实物，有下列十一种篆体：



关于八思巴字的篆体字母、书写原则和结构特点，作者将另文介绍。

十

八思巴字从正式颁行的1269年起，到统一的“大元”灭亡的1368年，始终作为元朝的国字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件。这是现存的碑刻、印章、牌符、钱币等各种文物所证明了的。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在现存文物中有一方八思巴字官印“甘肃省左右司之印”，背面刻有“天元五年六月　日中书礼部造”⑧等汉字。天元五年为1382年。这方官印说明，直到所谓北元时

代，八思巴字仍被官方使用，而从八思巴字演化而来的一种独特的篆体符号系统，作为藏文的转写符号，在喇嘛寺院中一直用到近代。

我们知道，蒙古皇帝为了推行八思巴字，使八思巴字“传布永久”⑨，发布了一系列的“圣旨”，采取了许多行政措施，其中包括给八思巴字的学习者以优厚的待遇，如“免一身差役”、“授以官职”⑩等等。然而，八思巴字始终未能普及，更未能“传布永久”，随着元朝的灭亡，它也逐渐被废弃不用了。八思巴字所以成为死文字，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字本身的原因。八思巴字是蒙古统治阶级为自己在政治上的需要而创制的，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没有基础，因而，新文字的支撑者——元朝政权垮台，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这就是八思巴字被废弃的社会原因。八思巴字是“译写一切文字”的特殊文字，它的拼写法是以平衡、折中多种语言对象为原则制订的，因此对每个具体对象而言，它并不完全适合，在不同方面上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具体对象的特点。而且，作为八思巴字书写对象的蒙古、汉、藏等语言，当时都有自己传统的超方言的文字。这些超方言的文字对自己各种方音的适应能力远远胜过八思巴字。八思巴字经不起同这些传统文字的竞争，终于成为死文字。这就是八思巴字被废弃不用的自身的原因。

注　释

① 《元史·释老传》和《元典章》卷一诏令条。

② 《元典章》卷三十一礼部四学校条。

③ 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是至元八年十一月，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七，第138页。

④ 波普：Квадратн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41 年版，第33页。在 1959 年威斯巴登出版的该书英译本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中（第24页）原封不动地刊载了这个八思巴字元音字母表。

⑤ 同上俄文版，第33页。

⑥ 同上俄文版，第35页。

⑦ 详见拙作《元八思巴字续书官印辑存》，《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北京，第77页印38，图六：10。

⑧、⑨同注②

（原载《民族语文》1980年　第1期）

八思巴文元音字母字形问题上的两种体系

照那斯图

八思巴文有五个元音字母：[i]，[u]，[ė]，[o]，[e]。还有两个半元音字母：[ụ]和[ị]。在八思巴文的书写法中也用双字母表示某些语音，其中包括元音和辅音，例如蒙古语的阴性元音 ö 和 ü，分别用与的组合即eo 和 与的组合即eu 表示。

八思巴文对元音 a 不设专门字母，用零形式表示。所谓元音 a 的零形式是指与其它元音字母相对而对立的零形式，因为其它元音都有专门的字母。下面一组例子中括弧里的 a 就原为零形式：

bi	我	k'ij(a)·(a)r	边陲	bu	不	guč'in	三十
beye	身体	k'en	谁	bogd(a)s	圣人	goy(a)r	二
bö·ed	全部	k'öndelen	横的	büt'un	完整的	k'üč'un～k'üč'ün	力量
b(a)g	花园	g(a)j(a)r	地				

但是，表示 a 的零形式，是有条件的。即：凡处在书写单位（八思巴文以音节为书写单位）首位的辅音字母(包括零声母符号）和半元音字母的后面没有元音字母时，这个零形式就表示 a。例如：z(a)-r(a)“月份”，d(a)“打（汉语）”，'(a)l-t'(a)n“金”，h(a)j“海（汉语)”，gị(a)“家（汉语)”，gi(a)j“佳（汉语）”，vụ(a)“华（汉语)”，vụ(a)j“怀（汉语)”，'(a)yi-m(a)g“部落”，y(a)-bu-t'u-g(a)yi“走吧”（动词命令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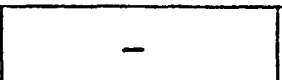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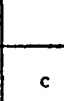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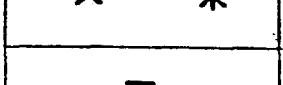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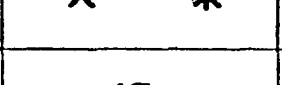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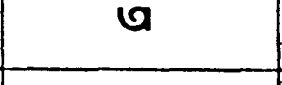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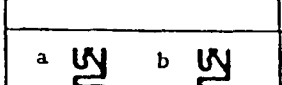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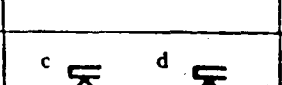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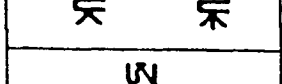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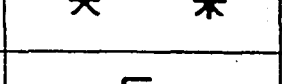
还有，凡处在书写单位末尾的零声母符号“·”（前面的元音为 u ）之后的零形式也表示 a。例如：lu·(a)“同（后置的）”，ur-gu·(a)-su“如果长出来的话”，bo-lu·(a)-su（也有 bo-lu-·(a)-su)“如果成的话”。在这里“·”实际上成了复元音 ua 的标志。不仅如此，零声母符号“·”还是长元音的标志。如果在同一个书写单位里，直接出现在另一辅音字母后，而后面又再没有任何元音字母时，它就是长元音 aa 的标志，例如：u-l(a)·(a) = ulaa“乌拉，差事”，j(a)·(a)n = jaan“大象”。如果其后还有某元音字母时，则它是与那个元音相对的长元音标志，例如：d(e)·e-re = deere“上面”，g(e)·en = geen(蒙古书面语 kemen)“说，曰”；d(u)·ul-g(a) -gue = duulgagué“宣谕的”。

半元音字母用于汉语，作介音，并用于对藏文的转写。

五个元音字母中，e 从来不出现于词首，其余四个既可出现于词首，也可出现于非词首（即词中或词末）。由于它们在词中所处地位有词首与非词首的不同，因此进入书写单位而与其它字母或书写符号结合时遂各自表现出不同特征，从而在书写法上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对这个体系的认识，研究八思巴文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以八思巴文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尼古拉·波普教授为代表的传统看法中，在所有元音字母形体里实际上已包括了其它书写符号。于是，传统看法不仅把元音字母的字形与其它书写符号搅在一起，而且无助于揭示八思巴文的元音字母进入书写单位时形成的特殊规律。下面笔者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看法，同时也一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就正于大方。

波普教授把上面所列元音字母与其它一些书写符号结合的形式，即元音字母在书写单位中的独写形式（历史文献中所载八思巴文元音字母的形式），看作是单纯的元音字母字形本身，并且解释它们为词首的形式，同时把另一些形式与之相对，解释为词中的形式，这样他对八思巴文元音字母共列出二十一种形体。我们为了讨论的方便，把波普的表格转引如下①

	Initial	Medial		
31			*a*	
32	a  b 	c  d 	*o*	back vowels
33			*u*	
34			*e*	
35	a b 	c d	*ė*	
36	a  b 	c  d 	*ö*	front vowels
37			*ü*	
38			*i*	

对于波普的这个表格的内容，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依照波普的体系，还得作一些补充，例如在33号字母的词首形式中应该增加一个 ，实例见后面5页的 urt'u "长，永久" 和 umsus "牦牛"。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波普表格具体内容所反映的观点和结论，我们不能不提出以下几点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一、31号字母不是元音 a 的专门字母，而是用于词首元音前的一种零声母符号（它的功能和用法我们将在下文详述）。把31号字母认为是词首元音 a 的专门字母，这种观点背离了八思巴文严密而科学的表音体系和书写法体系以及字母系列体系。具体说，它割裂了 a 一律用元音字母零形式表示的表音体系，割裂了词首元音一律用零声母符号作为书写标志的书写法体系，混淆了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区别。

① N.Poppe: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ḤP'AGS-PA SCRIPT,1957,威斯巴登。

二、34号字母从来不在词首出现。波普在其专著英文版的词汇索引中，共列有三个所谓 e 出现于词首的词，即 ebdere(*esu)、egil、eldeb（见原书122页）。有些学者也不断利用他的材料作为 e 出现于词首的例证。遗憾的是，前两个词完全搞错了，词首字母恰恰都不是 e，而是 ė。ėgil“俗人、平民”一词在忽必烈皇帝龙年（1280或1292年）所颁发的圣旨里出现过两次（第30行和31行）；在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年)圣旨里也出现过一次(第34行)，写法都是一致的。 ėbdere*esu“如果坏了的话”，见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兔年（1351年）二月二十八日圣旨（第29行），也清楚地证明是 ė。至于“eldeb”（各种）一词词首元音的写法，虽然不是像上面两个词那样无可置疑地是（ė），但有理由确认它不是e，而是 ė。事实上匈牙利的李盖提教授对此已作了修订。尽管他没作任何说明而转写作 ė，也许他以为勿需说明①。日本的服部四郎教授也赞同李盖提的看法②。我在这里不过是补充一下订正的具体理由。上述表示“各种”意义的那个词，大家很熟悉，见于居庸关六体文字石刻，只出现一次，它第一个字母的写法是。认为它是的人说其右侧的那个竖线条笔画不应该有，认为它是的人说其左侧的那个竖线笔画不应该有，显然不能仅靠这半斤八两的理由说服对方。但持后一种看法的人可以提出决定性的根据，那就是在下面横线笔画正中下方有一个向右倾斜的短笔画，这种笔画恰是 ė 所具有的，而 e 是没有的。据此可以确定，这个词词首的字母不是 e，而是 ė。此外，大家知道，居庸关石刻的拼写蒙古语的八思巴文为诗体文。汉文诗押尾韵，而蒙文诗联头韵，每段诗句行首词的语音要相互和谐，语音相同。“各种”这个词所在那一段四行诗的首音均为 ė，请看：

ėjen bodhisiwid-un 'alt'an joriG č'iŋ-un t'ulada，　由于佛主金光闪闪的意志，
（主人）
ėldeb k'eregud t'egus büt'u*en č'abč'a*al dot'ora，　在居庸关圆满造就了一切，
（各种）
ė*uri urt'uda bayiGu-yin č'ila*un k'urus-iyer，　以永久屹立的坚石，
（永远）
ėne supurvan-i 'ülu uda*ulun t'egus büt'u*ebeyi.　迅速建起了这座塔。
（这个）

由此看来，对于这个词首字母写法上的争议，显然是由于石刻的笔误所致。从现已发现的八思巴文资料中之所以找不出一个 e 出现于词首的例子，这是因为在八思巴文的拼写法中 ė 与 e 的分布是互补的：前者只出现于词首和特定的几个复元音结构中，后者只出现于其它条件下（关于 ė 和 e 的关系，笔者将另文阐述）。所以，可以认为，所谓34号字母的词首形式根本就不存在。

三、35号字母 a 和 b、c、d 是同一个字母的异体。如果把那些不同文件、出自不同的人在书写风格上的差异算作不同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远不止于这几个，如在居庸关六体文字的石刻中，无论拼写蒙古语还是译写梵文的八思巴文石刻中，ė 在笔画结构和走向上就有好

① L.LIGETI: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Ⅲ, MONUMENTS EN ÉCRITURE 'PHAGS-PA• PIÉCES DE CHANCELLER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 布达佩斯，1972，参阅第95页。

② 服部四郎：关于八思八文 e 与 ė 字，《蒙古学情报与资料》1985，3/4期，64—71页，武·呼格吉勒图译自日本《言语》1984 第7、8月号。

几种区别。所以在这里以 a 和 c 作为代表，则应删去 b 和 d。

四、36号字 a 和 b 的头一个字母和37号字的头一个字母，如上所述，是零声母符号。

按照我们以上的说法，可以把波普的表格内容变更如下：

	词首	词中	
31	—	—	a
32			o
33			u
34	—		e
35			ė
36	—		ö
37	—		ü
38			i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同一个字母在所谓词首形式和非词首形式这两列之间，呈现出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分别为   和 。不同点有两个方面的表现：词首和非词首之间，词首形式的上部有一条横线笔画，而词中形式则无；除 以外的其它字母之间，或者在它们的左侧，或者在它们的中下部有一条竖线笔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果：   和 ，这才是八思巴文的元音字母本身；其它的，即那个“－”和“｜”，是八思巴文的书与符号，是八思巴字母进入书写单位时所需要的特殊书写符号。前者作词首元音的字头，我们称之为“字头符”，实际上也是一种零声母符号。后者用来连接同一个书写单位内的诸因素，我们称之为“连接符”。

大家知道，八思巴文的字母多数来源于藏文字母。单就元音字母和半元音字母而言，都与藏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和 ，不言而喻，完全搬用了藏文字母；，从字形上可以看出来，它是从 改造而来(它所表示的语音也与[i]相近)； 是藏文字母 的倒置；，在藏文字母 上增加两个笔画而成；，为藏文辅音字母 的下加字；，是藏文辅音字母 的下加字。

根据我们的研究，八思巴文所有元音字母和半元音字母 ụ 出现于词首时，都在前面或带字头符“－”，或带零声母符号“’”，其中 、、、 带字头符，e 和 ụ 则带零声母符号。下面是元音字母和半元音字母 ụ 在词首分别与字头符、零声母符号、连接符相组合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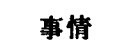
	—		
		—	i
		—	u
		—	é
		—	o
	—		’e
	—		’ö
	—		’ü
	—		’ụ

这里要补充说的是，由于在八思巴文里没有元音 a 的专门字母，元音 a 由辅音字母(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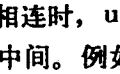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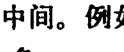
括零声母符号）后的零形式表示，所以元音 a 出现在词首时自然由处于辅音字母地位的零声母符号作为它的字头符，因此事实上以零声母符号作字头符的元音有e、ö、ü、u̧和 a。

元音字母（其中包括表示元音 a 的零形式）分别固定使用“—”和“'”的规则表明，“—”和“'”的性质和功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元音的零声母标志，它们出现的条件是互补的。它们在个别词里也偶有互代现象，如在 u 和 ė 上就各有一例。字母 ė 通常使用字头符，但有一个用零声母符号的例子：'ėrdinis（'ėr-tinis）“宝贝”（居庸关石刻）。u 在词首出现时不使用字头符的唯一例外是  “危”。这里所以不用字头符，是因为用字头符在连写中就会出现问题，即“危”势必写作 ，而 ė 同其它字母连用时连接符只能用在它的右侧，所以在韵母 uė 上改用了零声母符号。

字头符“—”和零声母符号“'”表示元音字母在词首的地位，只与元音字母相联系而存在，是用于元音字母上的附加符号。连接符作为八思巴文书写单位的各要素（即字头符、元音字母、半元音字母、辅音字母）之间的附加符号，在用来连接同一个书写单位的诸要素时，除 o 外一般用在右侧，例如：

	k'en	谁？		jar	告示
	buyan	福		jiŋgis	成吉思（汗）
	'u̧in	韵		giaj	戒
	,üėles	事情		šiba•un	鸟

o 与字头符或与其它字母相连时，u 与字头符相连，或已与字头符相连的 u 后又有其它字母相连时，连接符则用在中间。例如：

	olon	多		oŋgoč'as	船（复数）
	urt'u	长		umsus	牦牛

在最后一个条件下，有把连接符用于右侧的一个例外。有趣的是，这种情况竟出现在上面所举“牦牛”这个例词的同一个词根上： umsud。

这里还要论及的是，在八思巴文中，表示零声母的符号除“—”和“'”外，还有 ，我们用“•”转写它。“—”和“'”只作词首元音的零声母，而“•”主要作词中元音的零声母，但有时它也出现于词首，作词首元音 i 和 ü 的零声母。所见实例列举如下：

•irgen-e　百姓　•ihe•en　福荫　•ügule-　说，讲　•üge　话，语言

•üges　话，语言（复数形式）　•üget'u　有话的　•üge•u 没有，穷的

其中有两个词，分别与“—”和“'”可以互相交替，它们是：

•ihe•en～ihe•en　•üge•u～'üge•un,'üge•uė,'ügeė

有人说，“•”在蒙古语里表示清喉塞音。这种看法说服力不强。我们认为它是零声母符号。有以下几条理由：（1）在词首与“—”、“'”自由交替，上面的两个例子就是这样；（2）离比格附加成分 -ač'a/-eč'e 出现在以辅音结尾的词干后时，它的起首元音（a/e）在书写中与词干末尾辅音相结合，重新组合成一个书写单位，例如 bi-d-n-č' = bi-da-na-č'a, bidan-ač'a“从我们”，t'e-ri-•u-ne-č'e, t'eri•un-eč'e “从头上”。但出现在以元音结尾的词干后时，它的起首元音在书写中仍保留，自成音节，并在其前用零声母符号，例如：dėŋri-•eč'e“从天上”（在现存资料中尚未见到 -ač'a 出现于元音结尾词干之后的实例）。无论如何，对于上述两种场合出现的“•”不能解释为喉塞音，因为不能从蒙古语的语音史上找到任何根据，只能作为八思巴文的书写标志来对待。不过在这里我们也不可忽

略这样事实：词中所出现的大量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塞音 G（ɣ）/g。这从与蒙古书面语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蒙古书面语	八思巴文		蒙古书面语	八思巴文	
ulaya	ula·a	差事	eguri	ė·uri	永远
ayula	a·ula	山	kübegün	k'ube·un	儿子
toyan	t'o·on	数目	üjügür	'üju·ur	尖头
jiryoyan	jirGo·an	六	serigün	seri·un	凉爽

甚至八思巴文蒙古语资料本身也可以证明词中“·”的前身是 G/g，例如“圣旨”和“士兵”两个词的词干形式为 jarliG 和 č'erig (č'ėrig)，但它们的复数形式分别为 jarli·ud(<jarliG + -ud)和 č'eri·ud (<č'erig + -ud)。因此，来源于 G/g（还有b、m）等塞音的“·”，当时是否还保留一定的实际音值，我们将在另一文中进一步讨论。

（原载《民族语文》1987年 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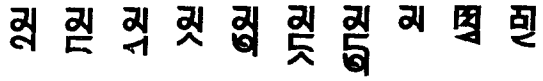
八思巴字中的零声母符号

照那斯图

〔提要〕在八思巴字研究著述里，对于八思巴字中、、等字母的性质、功能有不同的解释，迄今无定论。综览有关著述，问题的焦点在于这几个字母是表示零声母的书写符号，还是表示特定实际读音的语音符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本文利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资料，讨论这四个字母的用法。第四个字母只用于汉语。其余三个字母，在蒙古语里也和汉语一样，都表示零声母，只有 y 还起表示实际语音的作用。文内详细论述了这三个字母的共同功能和它们在几种不同条件下的具体作用。

对于八思巴字中、、（j／y）、（ʾ）等字母的性质、功能，在八思巴字研究著述里，有不同程度的讨论。但是，学者们或者由于所依据的语言对象的不同，或者由于对于具体语言的有关语音史问题看法有分歧，或者由于对于八思巴文字系统本身特点的理解不一，因而对几个字母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综览有关著述，看法不一致在于这几个字母是表示零声母的书写符号，还是表示某些实际读音的语音符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就这四个字母问题，杨耐思同志曾发表一篇文章，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得出结论说这四个字母在元代汉语里都表示零声母①。大家知道，八思巴字的正字法主要是就蒙古语和汉语来制订的。那么，这几个字母在蒙古语里的情形又如何呢？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于：按过去传统的说法，这个字母是表示词首元音 a 的专门字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尼古拉·波普教授。他虽然对于处在元音字母前的“ʾ”作出了正确的解释，认为是字冠即零声母符号②。但对于另一种条件下使用的“ʾ”，他却看作是元音 a 的专门字母。换句话说，在波普教授看来，“ʾ”一身兼有两种功能。这种观点，在我国八思巴字学术界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但问题是“ʾ”真的是元音 a 的专门字母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ʾ”在任何条件下所表达的都是零声母，从来不表示 a。理由有：一、从八思巴字的表音体系看，“ʾ”不能被认为是元音 a 的字母。这是因为，在八思巴字的表音体系里，元音 a 是用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的，这个零形式与其它元音字母相对而存在，请比较：



① 杨耐思《汉语影、幺、鱼、喻的八思巴字译音》，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8。

② 波普《方体字》（俄文），1941，莫斯科—列宁格勒，页31—32；《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英文），1957，威斯巴登，页24—25。

这里前面的七个书写单位（音节）中，辅音 m 与相应的元音字母相拼分别读作 mi、me、mė、mo、mu、mö、mü；在最后三个书写单位中没有元音字母，但它们分别读作 m (a)、ɣų (a)、gį (a)。由此我们得知，所有作音节首的辅音字母（声母）和作介音的两个半元音字母后不写任何元音字母时，这个零形式就表示元音 a，无一例外。既然用零形式表示了 a，那么就完全排除了对 a 再用专门字母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二、从八思巴字的书写体系看，“ ”不能被认为是元音 a 的字母。八思巴字中元音字母有自己独特的书写体系：当它们进入书写单位而处在词首时，或者说书写单位的起首音为元音时，其前则必用相应的书写符号，表示零声母。在八思巴字中，通常用于词首元音前的书写符号有两种，一个是字母“ ”，另一个是符号“—”（我们称它为“字头符”），两者出现的条件是互补的：前者用于零形式元音 a 和字母(e)（包括由它作第一成分的复合字母 eo、eu）、(ų) 前；后者用于其它元音字母，即 i、u、ė、o 前。因此，“ ”不是元音字母，而是表示词首零声母的一个书写符号。单独作为书写单位的“ ”，或者处在书写单位首位而其后又没有元音字母的“ ”，之所以与 a 相对应，不是“ ”本身表示 a，而是“ ”后的零形式表示 a，如同这个书写单位所以读 ba，是本身表示辅音 b，其后的零形式表示元音 a。三、从八思巴字的字母体系看，“ ”不能被认为是元音 a 的字母。八思巴字母有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两大类。这两大类字母在书写单位里的关系，相对说来，辅音字母占主导地位，元音字母处于从属地位：元音字母总依附于辅音字母，也就是说元音字母包括表示元音 a 的零形式的出现，要以辅音字母其中包括零声母符号为前提，前者是后者的条件。而“ ”处在相应的元音前出现于词首，永远不出现于非词首和辅音后，显然它不是元音字母，更不是元音 a 的字母，而是属于辅音系统的表示零声母的特殊字母。这里我们还补充一个文献方面的根据：在《蒙古字韵》所附字母（楷书）标目中，按发音部位以横排列出三十九个辅音字母，并个个附有汉语音韵字传统三十六个字母，其末尾另立竖行列了七个元音字母（其中有两个半元音字母），对后者还特加注明“此七字归喻母”。这种辅音在先、元音在后的排列方法反映了我们在上面所说这两类字母在书写法方面的那种依附关系，同时我们还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了字母“ ”（它的相应的汉字字母为“喻”）在辅音系列里，而不在元音系列里，正好与我们的看法相一致。

因此，在我们看来，把“ ”认为元音字母 a 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在实事上割裂了八思巴字所特有的元音 a 用零形式表示的表音体系和所有元音在词首必与零声母符号相结合的书写体系，还混淆了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区别。这就是我们坚持不能把“ ”认为是元音 a 的理论依据。

关于：如上所述，八思巴字母“ ”是表示词首元音的零声母。而“ ”在蒙古语里，除个别几个例外，表示词中音节首元音的零声母，也就是说“ ”主要用于非词首。它在具体用法上有如下几种不同功能。

1.处在书写单位的首位，它表示各种元音（只有 i 除外）的零声母，同时又是两个音节前后相连元音之间的隔音标志。例如：

jir—go—ʻan, jirgoʻan	六
o—lu—ʻad, oluʻad	得到
(tʻa—ri—yan) tʻo—ʻo—sun, (tʻariyan) tʻoʻosun	农作物
tʻo—ʻon, tʻoʻon	数目

go—ʻo—da, goʻo—da　　往好里
ni—ʻul, niʻul　　罪孽
čʻi—la—ʻun, čʻilaʻun　　石头
ʼö—ʻer, ʼöʻer　　自己
ʼü—ʻe—ʻu, ʼüʻeʻu　　穷的

2.处在书写单位的末尾，而且其前面的元音为 u 时，它作零形式元音 a 的零声母，同时表示 a 与 u 的连读，这里它又是复元音 ua 的标志。例如：

noyd—luʻ, noyad—luʻa, noyad luʻa　　与官人们
harn—luʻ, haran—luʻa, haran luʻa　　与百姓们
urgu—ʻsu, urguʻa—su, urguʻasu　　如果生长的话
bolu—ʻsu, bolu—luʻa—su, boluʻasu　　如果可以的话

3.处在书写单位的辅音字母后，它表示零形式 a 的零声母，同时表示与前面又一零形式的 a 连读，这里它就成为长元音 aa 的标志。例如：

ulʻ, ulaʻa　　乌拉（差事）
gʻn, gaʻan　　皇帝
čʻb—čʻʻl, čʻabčʻaʻal　　居庸关
čʻ—gʻn, čʻagaʻan　　白色

八思巴字的这种书写法表明，在元代蒙古口语里长元音 aa 已经广泛出现。

4.处在书写单位的辅音字母后和元音字母前，这里它既是后者的零声母符号，又是与后者相应的长元音的标志。用这种方法表示的长元音通常是 ee，还有一例 uu。例如：

dʻe—re, deʻere　　上面
kʻʻe—ju, kʻeʻeju　　说道
dʻul—g—gue, duʻulgague　　宣谕的

5.在命令式第三人称附加成分形式中，处在辅音字母 g 后即零形式表示的 a 后和元音字母 i 前，表示元音 i 的零声母，同时也是表示 i 与 a 的连读，这里它又是复元音 ai 的书写标志。这一条件下的“ʻ”，与 y 交替并存（关于 y 见后）。例如：ʼa—tʻu—gʻi, ʼa-tʻugaʻi 或 ʼatʻugayi “让其在吧，存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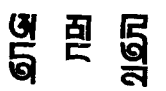
词中元音 i 前出现“ʻ”，这是仅有的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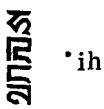
我们为什么把“ʻ”认为是表示零声母的字母，有以下几点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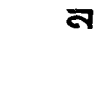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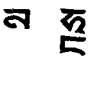
1.蒙古语离比格附加成分形式为 -ačʻa／ečʻe。在八思巴蒙古语资料中，我们尚未见到 -ačʻa 出现于元音结尾词干后的实例，但遇到过 -ečʻe 与以元音结尾的词干 dèŋri“天”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它们的原始写法是 dèŋ—ri—ʻe—čʻe，即 dèŋri—ʻečʻe“从天上”。在这个例子中，以元音结尾的词干后接加以元音 e 起首的离比格附加成分时，在 e 前增写了“ʻ”，而这个“ʻ”没有与任何实际语音相联系的可能性，因此对它只能作出零声母符号的结论，不能有其他任何解释。

2.在词首元音前，“ʻ”与零声母“ʼ”和字头符（实际上也是一种零声母符号）交替并存，这方面各有一例：


ʻügeʻu


ʼügeʻun　　没有



·ihe·en



ihe—·en　　保佑

这两个词在蒙古书面语的写法是 ügegu (n) 和 ibegel，起首音都是无声母的元音。在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中，在它们之前的任何符号——·，'，⁻，都只能是零声母标志，所以它们才能交替并存。

"·"在词首，除与"'"和"⁻"自由并存的这两个例子外，它还出现于以下几个词的词首：

·irgen—e	对于百姓
·ügule-	说，讲
·üge	话，语言，令旨
·üges	话、令旨的复数形式
·üget'u	有令旨，有话

以上这几个词首的"·"，是否也能与"-"（在 i 前）或"'"（在 ü 前）交替并用；手头没有材料回答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都没有根据说这里的"·"不是零声母。

3.按照八思巴字的拼写法，一个书写单位表示一个音节。在八思巴字里，元音 a 没有专门的字母，而用有条件的零形式表示。这一方法对于由短元音组合的音节来说，较为简便，但对于表示有元音 a 因素的复元音和长元音时，却遇到了新的问题。然而在这里这一方法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用借助零声母符号连写的方式即以"·"与前面字母的连写来表示在其前后两个元音的连读，从而对于长元音（ee 和 uu）的表示上又省去了一个字母的书写，成功地解决了八思巴字拼写法中的又一个难题。这里"·"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是在表达书写标志的功能。

"·"与前面字母的连写与否，在八思巴字拼写法里，直接反映了蒙古语某些复元音和长元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状态：连写标明相应的复元音和长元音已经形成。有关的两个元音在某些人的发音里业已结合为不可分隔的一体；分写则标明同一结构的两种成分分属两个音节，尚未成为相应的复元音和长元音。把有关的复元音和长元音，与其相应的音组加以排比举例如下：

a·a (aa) 和 a—·a，前者居多：

č'—g·n	č'—g—·n	
č'a—ga·an	č'a—ga—·an	
č'aga·an	č'aga—·an	白色
bos—g·—·d	bos—g—·d	
bos—ga·a—·ad	bos—ga—·ad	
bosga·a—·ad	bosga—·ad	立起
g·l—g—yi		
ga·al—ga—yi		
ga·alga—yi		把门
ši—t'·—gu		
ši—t'a·a—gu		

šit'a·acu　　烧

e·e (ee) 和 e—·e，前者居多：

·i—h·en—dur　　·i-he—·en

·i—he·en—dur　　·ihe—·en　　保佑

k'ür—t'eg—s·er　　del—ge—reg—se—·er

k'ür—t'eg—se·er　　del—ge—reg—se—·er

k'ürt'egse·er　　delgeregse—·er

受赐　　开花

bu—ši—r·e—su　　eb—de—re—·e—su

bu—ši—re·e—su　　eb—de—re—·e—su

bušire·esu　　ebdere—·esu

相信　　如果坏了

o·o (oo) 和 o—·o，前者只有汉语借词一例，后者居多：

b·o, bo·o 宝　　t'o—·on, t'o—·on　　数目

t'ariyan t'o—·o—sun, t'ariyan t'o—·osun 庄稼

go—·o—da, go—·o—da　　往好里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宝”字在八思巴字里的读法。在《蒙古字韵》中“宝”有两种读音。一个做 baw（见下，十三叶 a），显然，这是通常的汉字读音。另一个读音是 b·o 即 bo·o，对其特别注释说：“御宝上用此宝字”（下，十七叶 b）。那么，对特指皇帝印“宝”字怎么个读法？如前所述，按照零声母符号“·”的一种用法，这里的 b·o 应读作 bo·o 即 boo。因此，笔者认为，这是按蒙古人的读法作出的注音。这一例子也证明，在元代蒙古语里长元音 oo 已经形成，只不过现有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中还没有发现例证。

u·u (uu) 和 u—·u，前者只有一例，后者居多：

d·ul—g—gué　　'—du—·u—sun

du·ulgagué 宣谕的　　'adu—·usun　　牲畜

'ü—ju—·ur　　'üju—·ur　　尖头

'ü—lu—·u　　'ülu—·u　　没有的

u·a (ua) 和 u—·a，前者多见：

bo—lu·—su　　bo—lu—·—su

bo—lu·a—su　　bo—lu—·a—su

bolu·asu　　bolu—·asu　　如果可以

ur—gu·—su

ur—gu·a—su

urgu·asu　　如果生长出来

no—yd lu·

no—yad lu·a

noyad lu·a　　与官人们

这里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八思巴字非词首“·”的来源。

前头已经交待过，处于词首的“·”不与任何实际语音相联系。因此说它零声母字母，

不易引起怀疑。但是所有非词首的“ᵊ”，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与蒙古书面语相比较，无例外地都与一个语言中存在过的实际语音相对应，其中绝大多数为 ɣ／g，少数为 m、b、y、w（u）等。例如：

八思巴字	蒙古书面语	
ᵊ	ɣ／g	
ǰayaᵊan (ǰayaan)	ǰayaɣan	命运
šitʻaᵊaɢu (šitʻaaɢu)	šitaɣaqu	烧
deᵊegši (deegši)	degegši	往上
gegeᵊen (gegeen)	gegegen	明亮
noyad luᵊa (lua)	noyad luɣa	与官人们
ᵊ	m	
kʻeᵊen (kʻeen) ～ geᵊen (geen)	kemen	曰
kʻuᵊun～kʻüᵊun	kümün	人
tʻariyan tʻoᵊosun	tariyan tomosun	庄稼
ᵊ	b	
ʼöᵊer	öber	自己
ʼöŋge—ᵊen	öŋge—ben	把颜色
boluᵊasu	bolbasu	如果可以
ᵊüge—ᵊer	üge—ber	用语言
ᵊ	y	
čʻabčʻaᵊal (čʻabčʻaal)	čabčiyal (čabčiɣal)	居庸关
ᵊ	w（u）	
ɢoᵊo—da	ɣow(u)a—da	往好里
ɢaᵊuli	qaw(u)li	法律
ʼaᵊuɢatʻu	aw(u)ɣatu	宽广的

那么，非词首的“ᵊ”会不会保留自己的实际音值呢？应该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但从八思巴字母本身功能看，至少它在复元音和长元音的表示方法中不表示什么实际音值，如果表有这种功能，不会把那种语音结构作为一个连读的书写单位。至于处于词中音节首的“ᵊ”，是否有实际读音，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目前没有根据作肯定的回答。

关于（y）：八思巴字母 y 有两种功能：一般情况下表示舌面浊擦音，但在特定条件下，它只承担书写标志的功能。在后一种用法上我们称其为零声母符号。

y 只在元音 i 前作零声母符号。y 在书写单位里，可以处在首位，也可以处在中间。如果处在首位，它只起隔音作用。例如：

s—yin	n—yi—m—du—ᵊr
sa—yin 好	na—yimadu—ᵊar 第八
b—yi—ɢu	tʻ—yi—lun
ba—yiɢu 立起	tʻa—yil—un 祭奠的

如果 y 处在书写单位的中间，则表示 y 后的 i 与 y 前的元音连读，这里它又是复元音的标志。据现有材料，通过 y 表示的复元音有 ai、ei、oi，后两个仅各有一例，例如：

ai：'yi—mG		nyi—m—du—'r	
'ayimaG	部落	nayimadu—'ar	第八
t'w—lyi		bor—do—t'u—Gyi	
t'awlayi	兔子	bordot'uGayi	喂肥
y—bu—'yi		ho—ryi—yin	
yabu—'ayi	走	horayi—yin	顶部的

ai 出现于第一音节的，只见上面两例。在多数情况下，它见于词干的末一个音节或附加成分中，如形动词现在时附加成分 -'ai (yabu—'ayi) 和命令式第三人称附加成分—t'uGayi (它的阴性形式为—t'ugeė)。

ei：只出现于陈述式过去时附加成分—beyi (bei) 中。例如：

bü—t'u—'e—beyi		ė—'ud—beyi	
büt'u'ebeyi	作成了	ė'udbeyi	创造了
k'e—yi—'ul—beyi		k'ür—t'e—beyi	
k'eyi'ulbeyi	普照了	k'ürt'ebeyi	授赐了

同 -beyi (bei) 交替并用的还有一种语音形式，这就是 -beė，例如：'üje'ulbeė "让看了"，bič'ibeė "写了"，'ögbeė "给了"。实事上，eė 这个复元音比前者更为常见，它不仅出现于附加成分里，而且还出现于词干里，例如：k'eė "风"，'öljeė "吉祥"，delegeė "世界"等等。这表明 -beyi (-bei) 只不过作为 -beė 的前身偶尔出现一下，除 -beyi (-bei) 以外的情况下，eyi (ei) 已被 eė 代替了。同蒙古书面语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八思巴字	蒙古书面语	
eė	ei	
k'eė	kei	风
'ügeė	ügei	没有
'ök'ödeė～'ögödeė～'ögedeė	ökedei	窝阔太
'öljeėt'u	öljeit'ü	完者都

但是，与蒙古书面语 eyi 对应的语音，在八思巴字里还有相当一部分尚未结合成复元音，因为 e 和 i 被分隔在两个书写单位，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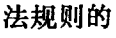
蒙古书面语	八思巴字	
eyin	ė—yin, ė—yin	这样
eyimü	ė—yi—mu, ė—yimu	这样
teyimü	t'e—yi—mu, t'e—yimu	那样
geyikü	ge—yi—k'u, ge—yik'u	黎明

oi：只有一例，更多是以 o—yi 的形式出现，尚未结合成复元音，例如：

oi	o—yi
mo—Goyi	no—Go—yi

mogoyi	蛇	nogo—yi	狗
		o—yi—t'u	
		o—yit'u	有智的
		go—yi—n	
		go—yina	后面
		do—yin	
		do—yin	和尚

为什么我们把 i 前的 y 看作是零声母符号呢？

在前头说过，“·”在词中作元音的零声母，但其中不包括元音 i。这是因为在八思巴字拼写法里，词中元音 i 前的零声母不是由“·”而是由 y 表示的，两者分布的条件正好是互补的。这表明它们的功能是相同的。在第三人称命令式附加成分 -t'ugayi 中用“·”代 y 的那一现象（'a—t'uga·i／'at'ugayi，“让其存在吧，在吧”），也反映了这一点。如果它们没有相同功能，不会有这种现象。不过这种用“·”表示元音 i 的零声母的方法，是与用“·”表示长元音的方法相矛盾的，不符合八思巴字拼写法规则的，按这个规则  中的“·”将成为长元音 ii 的标志。也许是这个原故吧，这种由于书写人只知两者作用一样，不知拼写法上出现问题，而一时的疏忽造成的违例现象再没有出现。

以上我们结合八思巴字标记蒙古语的书写法，说明了八思巴字母“'”、“·”和“y”的用法，也和汉语一样，都具有表示零声母的功能；而 y 还兼有表示实际语音的功能。最后把我们的看法用表格形式归纳如下：

八思巴字零声母字母和符号系统表

位置	零声母字母和符号	出现条件（用法）
词首	（'）	a、e、ö（eo）、ü（eu）、u̯ 前
	—（字头符）（转写时省略）	i、u、ė、o 前
词中	（·）	a、e、u、o 前
	（y）	i 前

（原载《民族语文》1989年　第2期）

有关八思巴字母 ė 的几个问题*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蒙古语元音系统中单元音共有八个，除七个与蒙古书面语相同外，还有一个由字母（独写形式）表示的特殊元音，多数人用 ė 转写它。对于这个字母学者们都非常重视，随着近些年来八思巴文字材料的逐步发现和丰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在这方面我国蒙古语言文字的年青学者武·呼格吉勒图同志一连发表了两篇文章。①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和蒙古语文学者服部四郎教授为解决他"多年来的疑问"也写了专题论文。② 他们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对研究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对此，结合手头的一批新资料，谈谈我的看法，并提出一些问题与方家研讨，还望得到指正。

一、关于字母 ė 的字形

首先需要说明，在辨识整个八思巴字元音字母字形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体系。一种看法是把字体本身以外的东西包括在元音字母形体之内，从而把所有元音字母分为所谓词首形式和非词首形式。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八思巴字研究奠基人之一尼古拉·波普教授。③ 另一种看法则把元音字母本身和其它东西区分开，将字母本身以外的东西按照作用分为"字头符"和"连接符"。这是由笔者提出的，有关这个问题详见拙文《八思巴文元音字母字形问题上的两种体系》（《民族语文》1987年第4期）。所以，本文在讨论 ė 的字形时，是把附加在它上面的字头符和连接符剔除的，不作为它本身的要素。

服部四郎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有相当大的篇幅谈及 ė 的字形，指出了一些细微的差别，后来"因为资料少难以下结论"才作罢。服部教授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然而笔者根据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得不出 ė 以不同的字形标记不同语音这种认识，至少在蒙古语里是如此。ė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文件中的写法，的确不尽一致。下面列出字母 ė 在23种资料里的写法以供比较（八思巴文原件字形的图版见封三）。

---

* 本文为1987年9月25日至29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① 武·呼格吉勒图《论八思巴文 e 和 ė》，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蒙文）》1983年3月，页53—60；《再论八思巴文 e 和 é》，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页48—56。

② 服部四郎《关于八思巴文 e 与 ė》，载日本《言语》（月刊）1984年7月号、8月号。武·呼格吉勒图中文译文刊于《蒙古学情报与资料》1985年3/4期，页64—71。此文的7月号部分还有朝克的中文译文，载于《民族译丛》1986年第5期。

③ 参阅 NICHOLAS POPPE,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ḤP'AGS—PA SCRIPT, 1957，威斯巴登。

字体	出现次数	文件名称	年代	地点
1号	20	忽必烈皇帝牛年圣旨（一）	1277～1289	山西玄中寺
2号	25	忽必烈皇帝牛年圣旨（二）	1277～1289	西藏
3号	22	忽必烈皇帝牛年圣旨（三）	1277～1289	甘肃泾川
4号	29	忽必烈皇帝龙年圣旨	1280～1292	陕西周至
5号	23	完者都皇帝牛年圣旨	1301	西藏
6号	26	完者都皇帝马年圣旨	1306	北京平谷
7号①	24	普颜都皇帝虎年圣旨（一）	1314	河北元氏
②	1			
③	1			
8号	28	普颜都皇帝虎年圣旨（二）	1314	河南安阳
9号	30	普颜都皇帝虎年圣旨（三）	1314	陕西周至
10号	44	普颜都皇帝虎年圣旨（四）	1314	陕西周至
11号	25	普颜都皇帝某年圣旨（甲）	1315前某年	广东南华寺
12号	21	普颜都皇帝某年圣旨（乙）	1315前某年	广东南华寺
13号	30	普颜都皇帝马年圣旨	1318	陕西郃阳
14号	23	格坚皇帝猪年圣旨	1323	西藏
15号①	26	妥欢帖睦尔皇帝至元二年鼠年圣旨	1336	河南许昌
②	2			
16号	13	妥欢帖睦尔皇帝至正二年圣旨	1342	四川成都
17号	27	妥欢帖睦尔皇帝至正十一年兔年圣旨	1351	陕西周至
18号	33	妥欢帖睦尔皇帝至正二十八年猴年圣旨	1368	西藏
19号	20	答吉皇太后懿旨	1308	西藏
20号	23	太皇太后懿旨	1321	河北易州
21号	28	安西王令旨	1276	陕西韩城
22号	22	怀宁王令旨	1305	西藏
23号	22	公哥罗古罗斯监藏班藏卜帝师法旨	1321	河南浚县

在上面23种元朝官方文书或其石刻中所见八思巴字母 ė 的各种基本形体，不仅在不同文件之间有不同，有的在同一个文件内也有不同。但这些不同的写法，因为是出现在同一个条件下，不获新的意义，所以它们只不过是书写形式上的自由变体而已。例如忽必烈皇帝在同是牛年颁发的三道圣旨中，ė 的写法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在同一个语词上，以（1）ėlč'in-ɐ“使臣”（与格），（2）dėŋri-yi（宾格）“天”两词为例：

忽（一）		忽（二）		忽（三）	
（1）	（2）	（1）	（2）	（1）	（2）

（见原件图版24号、25号、26号）

同一文件内的不同写法，可能表现于不同的语词上，但与其它文件相比，又属同一条件。下面是普颜都皇帝虎年圣旨（一）与（二）、（三）、（四）的比较：（1）ėlč.in-e“使臣”（与格），（2）ėlč'in“使臣”（主格），（3）ėdu'e“如今”。

（一）	（二）	（三）	（四）
①②③	①②③	①②③	①②③

（见原件图版27号、28号、29号、30号）

为什么字母 ė 在形体上有不同的变体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 ė 是一个新创字母，没有可遵循的历史传统，所以人们往往按个人的习惯去自由书写。

通过以上考察，对于 ė 的不同写法是否表示不同语音或意义的疑问，我们应当可以放心地消除了。

但八思巴字母 ė 的这些不同形体中哪几个具有代表性，哪一个更具典型意义呢？上面已经看到，忽必烈皇帝牛年圣旨（三）里，ė 的形体非常特别，独一无二。此外，如果把普颜都皇帝虎年圣旨（一）的③看作个别写法，那么，这里只有、、三种类型了。

迄今所发现唯一的八思巴字刻本——蒙古语《萨迦格言》一书残片中，ė 的形体也不外以上三种类型，多数属第一种，少数为第三种。至于在居庸关宗教石刻中，ė 的形体除多数为以上三种类型外，还有（有5例）和（只有一例），显然后两种形式是缺少笔画的。联系到居庸关石刻在其它一些字母的刻写方面有很多缺笔、走样的情况，这里的两种形式可以看作是笔误。所以，无论在元朝官方文件，还是在非官方文件中，八思巴字母 ė 的常见形式不出三种类型。ė 之所以有多种形体，前头说过，因为它是新创字母，没有传统的写法。

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 ė 的来源和笔划结构。笔者认为八思巴字母 ė，起源于藏文字母。大家知道，藏文字母的手写体是由和两个笔画组成的。而八思巴字母 ė 似乎是把藏文字母两个笔画的连接点改在左部笔画的顶部，并把右部笔画的走向或改作向右平行，或改作向右上方斜行，即造成了或，与连接符相连，图示如下：。我们的这种分析，与八思巴字母 ė 三种常见形体的笔画特点是相吻合的。如果就中再找一个最规范的形式，那无疑是或了。至于和，大概是它的简化形式。

二、关于字母 ė 的出现条件

我们首先要指出，八思巴字母 ė 在蒙古语里的分布是有条件的，它出现的条件恰好分别同 e 和 i 是互补的，而且在一些词里，可以与它们自由交替。

1. ė 专门出现在词首。处在这一条件下的 ė，同蒙古书面语的 e 相对应：

八思巴字	蒙古书面语	
ėŋk'e	engke	平安
ėgil①	egel	俗人
ėǰen	eǰen	主人
ėd	ed	财物
ėdt'u	edtü	有财物的

① ėgil，还有后面的 ėbderė esu和 ėldeb，这几个词首的 ė 波普认为是 e（见前引书第122页），误，详见上述拙文。

ėdu'e	edüge	如今
ėde	ede	这些，他们
ėden-u	eden-ü	他们的
ėnde	ende	这里
ėni	?	?
ėne	ene	这个
ėbdere'esu	ebderebesü	如果坏了
ėbeč'in	ebe(d)čin	病
* ė'ud-	egüd-	创造
ė'udč'u	egüdčü	创造着
ė'udbeė	egüdbei	创造了
ė'udk'e'ulju	egüdkegüljü	让创造着
ė'udk'e'ulbeyi	egüdkegülbei	让创造了
ė'uri	egüri	永远
ėye-yi	eye-yi	把友好
ėyin	eyin	如此般的
ėyimu	eyimü	这样的
ėšinu'ud-un	ešinügüd-ün	皇后，夫人
ėrdem	erdem	学问
ėrdem-iyen	erdem-iyen	把自己的学问
ėrdemt'u	erdemtü	有学问的
ėrk'e'un	erkegün	伊斯兰教教徒
ėrk'e'ud	erkegüd	伊斯兰教教徒们
ėri·ut'en	erigüten	施刑者
ėlč'in	elčin	使臣
ėlč'in-e	elčin-e	对于使臣
ėldeb	eldeb	各种
ėle	ele	所有
ėse	ese	没有
ėsen	esen	平安

2.作为二合元音的第二成分，ė 还出现在元音 u 或 ü 和 e 后。处在这一条件下的 ė，一律同蒙古书面语的 i 相对应：

八思巴字	蒙古书面语	
'üėles	üiles	事情
'üėledt'ugeė	üiledtügei	做（命令式）
t'eduė	tedüi	那么些
buk'uė-dur	büküi-dür	在……时
bugueė-dur	bügüi-dür	在……时

buė (je)	bui (ja)	存在，有
boluė	bolui	是
ma•uė	mayui	坏，不好
'aǰu•uė	aǰuyui	是也
'ari•uė	ariyui	洁
'a•uė	ayui	大
'aguė	ayui	山洞
'ü•e•uė	ügegüi	没有
k'eė	kei	风，气
delegeė	delekei	世界
'ügeė	ügei	没有
'ök'ödeė～	ögetei	窝阔台
'ögödeė～		
'ögedeė		
'öljeė	öljei	吉福
'öljeėt'u	öljeitü	完者笃
'üėledt'ugeė	üiledtügei	做（命令式）
bič'ibeė	bičibei	写了

ė 还可出现于词首辅音 y 后（只有两例），分别与蒙古书面语的 e 和 i 相对应：

八思巴字	蒙古书面语	
yėke	yeke	大
yėkes	yekes	大人们、长辈
yėket'u	yeketü	大的
yėrt'inǰü	yirtinčü	宇宙
yėrt'inǰü-dur	yirtinčü-dür	在宇宙间
yėrt'inǰu-dur	yirtinčü-dür	在宇宙间

除了上述有条件的分布外，ė 还有出现于其它位置的个别词例，但总是与 e 交替而并存：

（1）dėŋri-yi 和 deŋri-yi “把天”：前者以 dėŋri-yı、dėŋri-yin、dėŋri-eč'e、dėŋ-riner 等形式出现过60多次，但后者只出现一次。

（2）č'ėrig (č'ėri•ud) 和 č'erig (č'eri•ud) “士兵（们）”：两者的出现比例是2∶30几。

（3）t'ėri•un 和 t'eri•un，t'eri•ut'en，t'eri•ut'an “为首的，为首者”：出现比例为1比19。

（4）gėyid-dur 和 geyid-dur “在寺院里”：出现比例为1∶17。

（5）'ünėn 和 'ünen “真实”：各一例。

（6）'ėrtini，'ėrtinis，'ėrdinis 和 'erdini•er，'erdini-yin “珍宝”，出现比例为3比2。

最后一例 'ėrdinis/'ėrtinis 可以不视为例外现象，因为作零声母符号的“'”，实际起

字头符作用，在其它元音前字头符“—”和零声母符号“'”两者有互代现象，所以，前者是 ė 在词首的另一种书写形式。该词的 'erdini'er 的写法倒是 e 出现于词首的唯一违例。

（2）、（3）、（4）例中 ė 在非词首出现的现象，与绝对多数的正常写法相对，各只有一例，只能作为罕见的孤例看待。第（5）例各只出现一次，目前还很难说哪种写法更常见。

真正作为例外的，要算是 dėŋri- 这个写法了。为什么这里通常的形式是 ė 而不是 e，我们现在还作不出解释。至于服部四郎教授谈到“珍宝”一词在居庸关石刻中为什么用零声母符号，而不用字头符时，认为同这个词的意义有关，看来这种解释的说服力不大。他还谈到词首的 ė 所以用字头符，而不用零声母符号，是为了简化字面，这同样是没能说出真正的原因。

三，关于字母 ė 的音值

我们讨论 ė 的音值只限于蒙古语范围，因为同一个八思巴字母在不同语言中所代表的音值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我以为 ė 在蒙古语和汉语里所代表的音在舌位的高低上就不一样。相对说来，ė 的舌位在蒙古语里是高一些，在汉语里则低一些。

那么它在蒙古语的绝对音值是什么呢？虽然目前找不到直接根据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但从它与蒙古书面语的对应关系和它本身表现的特征，来拟订它的发音部位是可能的。

我们前面说过，八思巴字母 ė 的出现是有一定条件的。它作为单元音一般只出现在词首，而八思巴字母中的 e，却不出现于词首；它作为二合元音第二个成分，出现于元音u/ü和 e 后，这时这些元音后不出现 i。如前所述，在第一个条件下出现的 ė，除 yėrtinjü =yirtinčü，即 ė=i 外，一律与蒙古书面语的 e 相对应。第二个条件下出现的 ė，无例外地与蒙古书面语的 i 相对应。此外，在个别词词首的 ė 和非词首的 ė，可以与 e 自由交替；陈述式过去时附加成分 -beė 里的 ė 有时以 i 的形式出现，而在与 -beė 相对的阳性形式中与 ė 对应的也是 i。例词对比如下：

-beė	蒙古书面语 -bei	
'üje'ul-beė	üjegül-bei	让看了
bič'i-beė	biči-bei	写了
'ög-beė	ög-bei	给了
-beyi①	蒙古书面语 -bei	
ė'ud-beyi	egüd-bei	创立了，建立了
büt'u'e-beyi	bütüge-bei	建成了，搞成了
k'eyi'ul-beyi	geyigül-bei	照亮了
k'ürt'e-beyi	kürte-bei	授赐了
-bayi②	蒙古书面语 -bai	

①、②-beyi 为-beė 的前身；-beyi 和 -bayi 里的 y，不表实际语音，做元音 i 的零声母符号，就是说实际上它在这里兼作复元音 ei 和 ai 的标志。

da'us-bayi	dayus-bai	完结了
bolga-bayi	bolya-bai	弄成了
bosga-bayi	bosya-bai	立起来了

八思巴字母 ė 同蒙古书面语的 e 对应，而蒙古书面语的 e 当初与八思巴字母 ė 一样，都是不圆唇次高前元音，有时与自己内部的 e 交替；八思巴字母 ė 又同蒙古书面语的 i 对应，有时还与自己内部的 i 交替。这个事实说明，八思巴字母 ė 发音部位是在 e 和 i 两者之间，但比较而言更接近于 i。如果用国际音标标记似可以用 [I] 。说 ė 更接近 i，还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理由，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它源于藏文字母 i。ė 与其它元音之间则无任何这种联系，因此可以认为，ė 与 i 的这种外部特征，实际上也是两者在读音上接近这种内在联系的反映。在《法书考》、《书史会要》等历史文献中，对八思巴字母 ė 注释的汉字是"翳"，而后者在《蒙古字韵》里的注音是 yi。回鹘式蒙古文书写的元代文献里，"使臣"一词(在八思巴字文献中为 ėlč'in) 有时写作 elčin，有时写作 ilčin①；"永远"一词 (八思巴字作 ė'uri)，除写作 egüri外还曾出现过 igüri ② 的写法。这一切表明，把八思巴字母 ė 在蒙古语里所代表的音值拟作 [I] ，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①、②分别见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北京）一书内《张应瑞先垄碑》（1335）拓本照片及其摹写和现代蒙文转写，第32行（共出现三次）；《达鲁花赤竹温台碑》（1338）拓本照片及其摹写和现代蒙文转写，第35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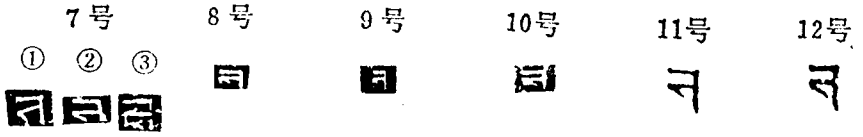
八思巴文原件字形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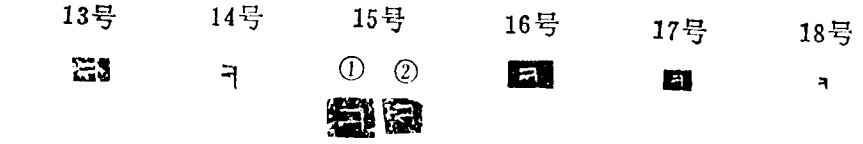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①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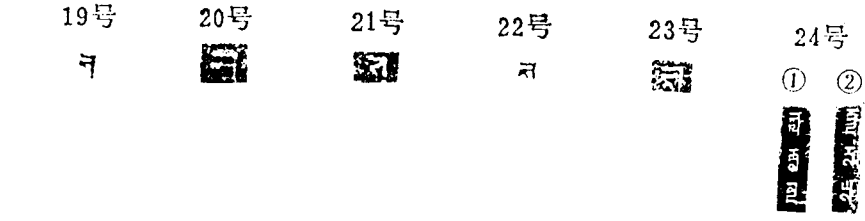
13号 14号 15号 16号 17号 18号

①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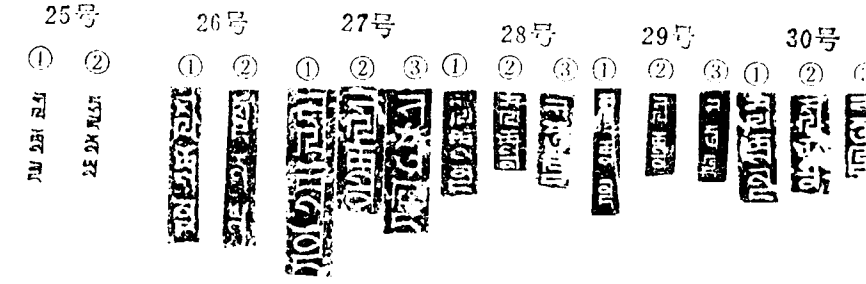
19号 20号 21号 22号 23号 24号

① ②



25号 26号 27号 28号 29号 30号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原载《民族语文》1988年 第1期）

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字母体式常见的有楷体和篆体。有关其篆体字母的著述，元朝流传下来的仅有用八思巴字给汉字注音的韵书《蒙古字韵·篆字母》。元朝以后，再未见有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更没有可以用来辨识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的工具。因此，长期以来，人们看到刻在文物上的篆体字母，往往不易认出。《农安县志》卷八在提及一方八思巴字篆体字母官印时有这么一段记载："曾印成模型，函寄上海，并征诸博物家，皆未能辨其为某文也。"解放以来，随着祖国历史、考古、文物和少数民族语文事业的空前发展，八思巴字也和其他古文字一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学习和研究八思巴字的人多起来了。但是目前熟悉八思巴字，尤其能够辨识其篆体字母的人并不多。本文试图根据个人见到的一批资料，探讨其篆体字母的写法原则和结构特点，介绍文献和文物中出现的它的具体形式，简述八思巴字字母表和拼写法基本常识。

一

八思巴字的篆体字母并不象前人说的那样奥妙。八思巴字是拼音文字，字母不多，篆体字母是在楷体字母基础上衍生的，在结构方面完全受相应的楷体字母的制约。所以，只要明了其写法的一般规律，辨识并不困难。

比较同一字母的楷体和现存资料中所见各种篆体形式可以明显看出，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的写法有这样一条总原则：任何一个字母的笔划趋向始终遵循其楷体的基本结构和轮廓，如某些字母，尽管有多种篆体形式，笔划类型和笔划结构各有不同，但仍然不出楷体的笔划格局。自然，写法也有相对的灵活性。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篆体字母表明，在不违背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这种灵活性可以用多种具体形式去表现。目前由于资料不够充分，我们还不能详细研究每一个楷体字母的那些相应的篆体形式在结构上的各种不同类型，但可以综合分析篆体字母的笔划线条和结构的一般特点。

八思巴字楷体字母的笔划线条有直线和直线转折，还有程度不同的弧线和弧线转折。而篆体字母的笔划线条很单纯，只有一种直线条，其中包括横、竖、斜（／和＼）三种，而且最常用的是横、竖两种，斜直线条只见于少数字母的个别部位。因此，八思巴字楷体字母的所有弧线和弧线转折笔划，在篆体字母里相应地变作直线和直线转折笔划。八思巴字楷、篆两种字体基本笔划线条的相对关系对比如下：

楷体	直线	直线转折	斜线	斜线转折	弧线	弧线转折
篆体	直线	直线转折	斜线	斜线转折	直线	直线转折
	直线转折		直线	直线转折	直线转折	
			直线转折			

八思巴字篆体字母，按其结构可以分为原体和繁体。原体就是使楷体字母的直线及直

线转折笔划保持原状，而把弧线笔划或者改作直线，或者用直线笔划的转折，按照楷体字母的笔划趋向改作相应的方形结构而成的，与楷体字母的差别只是线条的不同。繁体是在原体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直线转折笔划增加方形结构而成的，与楷体字母的差别，除了线条的不同，还增加了若干方形结构。在原体上增加方形结构，部位可以在单个儿的直线上，如 t、n、m 等，也可以在对称的直线上，如 y、g 等；层次可以是单层，也可以是多层，如 b、č' 等；方法可以是套加，如 i、u 等，也可以是递加，如 o 等。方形结构的增加，目的是为了扩展字体：竖线笔划加转折，则扩展高度；横线笔划加转折，则扩展宽度；转折笔划的套加，则扩展整体。

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笔划线条的全部直化，和字体结构及整体的高度方化，以及某些篆体字母笔划结构的繁化，同篆体字母的用途有直接的关系。它主要用于元朝官方印章和碑额。而元朝八思巴字官方印章的印面一律为正方形，碑额的刻字平面范围也取方形——或为正方或为长方。在方形面积上不留空当，其中包括四个直角，整齐划一地刻写字母，当然直线笔划最为理想。元朝八思巴字官方印章印面的大小有一定的规格，碑额有大有小，因此，在既定的面积上刻写既定数目的字母，必须作出全盘的安排，其中包括行列的数目、距离和书写单位（音节）的行位，字体的大小肥瘦和繁简，笔划线条的粗细和间隔的疏密。这里字体的繁简是影响全局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繁体，因为它最能适应调整全局、填补空当的需要。这就是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结构繁化的原因。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的"三化"，又导致了它的艺术化——使它整个字体显得工整、均匀、饱满，所以它又是一种很美的艺术字（图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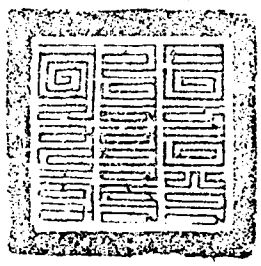


图 I　亦思麻儿甘印　军民万户府　相应的楷体　(1)(2)(3)　拉丁转写及对译汉字
(1) is-ma'ar-gam 亦思麻儿甘（蒙语地名）
(2) geun min wan 军民万
(3) yu fu yin 户府印

八思巴字篆体字母主要用于元朝官方印章和碑额，这一点同当时汉字篆字的用途相一致。从八思巴字字母的来源——藏文看，藏文并没有篆体这种书写形式。创制八思巴字时，在蒙古人中间已经使用的文字——回鹘式蒙文，当时同样也没有篆体这种书写形式。可见，当年八思巴字所以产生篆体，是受了汉字篆字的影响。更值得指出的是，从字体结构上看，八思巴字的篆体字母同宋代开始使用的所谓九叠篆的汉字很相似。

二

下面把八思巴字楷体字母和文献、文物上所见八思巴字篆体字母列成对照表。

表中"印章碑额中所见篆体"一栏内所列篆体字母，是从近百方官印资料和三份碑额资料中得出的。其中，有关官印的资料，见拙作《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一文（载《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 年）。三份碑额资料：(1)元顺宗答剌麻八剌之妃、武宗海山之母答吉皇太后懿旨碑碑额"太皇太后懿旨"拓本照片见波普（H. H. ПОППЕ）《方体字》一书（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1 年）。(2)"重修崇庆院之记"和(3)"右院中山府儒学赡学水陆地土之碑"。(2)和(3)两个碑额拓本照片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一书（科学出版社，1959 年）。

至于《蒙古字韵》（我们根据的是由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行的大英博物馆藏

旧抄本的影印本)中的篆体字母,同在实际文物中见到的篆体字母两者之间,看来写法的总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有很多具体形式是相同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同的,这恰恰反映了八思巴字篆体字母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因此这里也一并列出。但有几点须指出:

(1)《蒙古字韵》,原来是将八思巴字字母的楷体和篆体参互并列的——篆体字母排列在相应的楷体之后,但有个别楷体并不见有篆体。

(2)从我们所掌握的实际资料反映的制订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的总原则看,《蒙古字韵》的个别篆体字母的笔划,显然有笔误(这里也附带说一下,在《蒙古字韵》中八思巴字楷体字母的写法也有不少笔误)。

(3)《蒙古字韵》元音字母的篆体形式中包括了字头符和连接符的笔划,而我们从文物中摘出的元音字母的篆体形式中没有包括字头符和连接符的笔划(关于字头符和连接符详见下文)。

编号	楷体	印章碑额中所见篆体	《蒙古字韵》篆体	拉丁转写
1		(未见)		k
2				k'
3				g
4				ŋ
5				č
6				č'
7				ǰ
8				ň
9			(似应为)	t
10			(似应为)	t'
11			(未见)	d
12			(似应为) (似应为)	n
13			(似应为)	p
14		(未见)	(似应为)	p'
15				b
16				m
17			(未见)	c
18				c'
19				j
20				w
21				ź
22		(未见)		z
23				·
24				y
25			(未见)	r
26				l
27				š
28				s
29				h
30			(似应为)	f
31				'
32			(未见)	ɣ
33				ɣ
34				i
35				u
36			(似应为)	i
37				u
38			(似应为)	o
39			(未见)	e
40				é
41		(未见)		(待定)

三

八思巴字是拼音文字,它的行款是从左方起,由上而下直写,书写单位是音节,对拼写汉语而言,一个汉字就是一个书写单位。

在八思巴字的四十一个字母中,第1号至第33号为辅音字母,第34号和35号为半元音字母(只作介音),第36号至40号为元音字母,第41号字母的性质不详。

在八思巴字里没有表示元音a的专用字母,a用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对汉语来说,下述三种条件下的元音字母的零形式,是表示元音a的。

(1)单写的辅音字母后的零形式,例如:ㅏ='a(阿),b=ba(把)。

(2)两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之间的零形式,例如:sm=sam(三),mw=maw(毛)。

(3)半元音字母后的零形式,例如:hi=hia(夏),k'uy=k'uay(蒯)。

在辅音字母中第31号,本身不读音,是用在字首元音或半元音前面的零声母符号。

八思巴字有两个特别符号:一个是"—",一个是"丨"。我们把前者叫做字头符,把后者叫作连接符。

按照八思巴字的拼写法，凡处于字首的元音，前头或者加零声母符号，，或者加字头符一，二者必居其一。加字头符的元音字母有i、u、e、o。在八思巴字里同一个音节中几个字母的相拼关系、以及字头符同元音字母的联系，都用连接符表示。连接符一般用在右边。但元音o与其他字母相连时，元音u同字头符结合时或在其后又有其他字母(即作韵尾的辅音字母)相连时，连接符一律用在中线上。

字头符和连接符，在篆体字母的写法里，没有什么转折变化。但在一方某皇帝印玺里连接符则有转折变化，这是在现有资料中唯一的例外(图II)。

图 II 皇帝(之宝)



yoŋ di
皇 帝

附注：我们把 (帝)分拆作 (d)，(连接符)，(i)。但是，按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的写法，我们认作是"帝"的那个字，还可以分拆作 或 ，但都不成字。

（原载《中国语文》1980年 第4期）

八思巴字

照那斯图　杨耐思

八思巴字是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忽必烈皇帝特命国师为蒙古汗国创制的国字，于至元六年（1269）颁诏推行全国。这种文字最初被忽必烈称作“蒙古新字”，但不久（至元八年）又改称“蒙古字”。

除蒙古语外，八思巴字还用于书写汉语、藏语、梵语、畏吾儿语等。这些语言使用八思巴字书写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按口语语音拼写（例如用于蒙古语和汉语），一是按书面语音转写（例如用于藏语和梵语）。

八思巴字的字母主要来源于藏文字母，此外是梵文字母。其字母表最初包括四十一个字母，后有很多补充，（据现存资料，后增字母有十五个）。总共有五十六个字母。这些字母中有的适用于上述几种语言，但实际读音不一定完全相同。此外，八思巴字还有两个书写符号，一个是字头符，用于字首的元音字母前；一个是连接符，用于连接同一个书写单位中的诸要素。字序自上而下竖写，行序从左至右，与回鹘式蒙古文相同。书体分正体（楷体）、篆体、双钩体等。正体最常用，篆体一般只用于官印和碑额，双钩体很少用，仅见于个别碑刻。

八思巴字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逐渐被废弃，成了一种死文字。然而，八思巴字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又曾用于书写几种语言，留下的历史记录很多，是研究当时历史、语言文字、民族关系等问题的宝贵资料。

使用八思巴字书写的畏吾儿语资料极少，书写的藏语和梵语

资料也不多，下面介绍的只是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

八思巴字资料，迄今已经发现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碑刻

拼写蒙古语者有二十多件，半数已经发表。拼写汉语者有三十件左右，多数亦已公布。

八思巴字蒙古语碑，一般是碑面刻八思巴字，碑阴刻汉语白话译文，或上截刻八思巴字，下截刻汉字。八思巴字汉语碑刻，一般是八思巴字与汉字对照，上截或左边为八思巴字，下截或右边为汉字。八思巴字系汉字译音。

敦煌莫高窟六字真言碑（1348）和居庸关过街塔洞石刻（1345），并书六种文字，即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字、西夏文和汉文。莫高窟碑上的后五种文字都是梵文六字真言的译音。居庸关过街塔洞东西两壁的八思巴字各有两处，一处（大字）为梵文陀罗尼译音（转写），一处（小字）为八思巴字蒙古语。东西两壁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最后字句都不完整，石壁上也留有空处，显然未刻齐。内容主要是宣扬佛教，歌颂印度阿育王、中国忽必烈皇帝等传播佛教的功绩。西壁文字最后提及造塔出力人员，其中包括南星喇嘛弟子亦怜真多吉（意即宝金刚）格喜、太平大夫、赛罕留守，金刚义院（使），Jalaldun及普贤……。可见是建塔功德记。

四川涪陵“石鱼”八思巴字题记一行（见龚廷万：《四川涪陵“石鱼”题刻文字的调查》，载《文物》1963，7），写的是蒙古语amidu-dur aldar，译作“人生一名誉”，意思似乎是：“人生的意义在于获得荣誉”或者“对于人生来说，荣誉高于一切”。显然这个题记出自一位元代蒙古族名人之手，可惜作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二、印章

八思巴字印章，有元代官印和私印。这里只谈官印。官印很多，包括皇帝玺、帝师、国师印、王公印，元朝中央和地方各种机关长官印。八思巴字官印一律用篆体，译汉字音，多在印背刻

注与印面相当的汉字，请参见照那斯图《元八思巴字官印辑存》（载《文物资料丛刊》1，1977）。近几年官印又有许多新发现，甚至国外也有发现。例如日本长崎鹰岛发现的元军遗物就有一颗八思巴字官印（见《人民日报》1981，9，1日）。印文是“管军总把印”。据悉，这颗印和其它遗物已被日本列为“国宝”加以保存。

三、牌符

元朝八思巴字牌符蔡美彪同志在《元代圆牌两种之考释》（《历史研究》1980，4）中已详细介绍，下面仅就待考的几个八思巴字牌符作点说明。

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所收“元国书牌”译写的四个汉字，日本人中野美代子译作“该官旌阎”，按《蒙古字韵》，与这四个八思巴字可以对应的汉字很多，确切译法尚需进一步探讨。

扬州所出一八思巴字圆牌，第一个词当是muGudiGu（蔡作：muqudiqu）对八思巴字母的辩识无误，与我们不同的只是第二个词当是k'ere'e（蔡作：gereé）关于第一个词，蔡美彪说它见于《蒙古秘史》，译作“穷绝”，在《圣武亲征录》作“尽灭”。道润梯步在《新译简注〈蒙古秘史〉》译作“讨平”。

第二个词K'erée据道布同志发现，见于1335年的回鹘式蒙古文碑刻——张氏先茔碑（全名为“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在赤峰市东北160里处），当是“牌”字。

四、图书

现已发现的八思巴字图书有《萨迦格言》蒙古语译本、八思巴字和汉字对照的《百家姓》、八思巴字汉字对音的韵书《蒙古字韵》以及汇编多种语言文字资料的《译语》。

《萨迦格言》蒙古语译本系木刻，残本，此书又名《善说宝藏》，是著名藏族学者萨班·贡噶江村（1182—1251）的文学名著，在国内外有多种文字译本。在本世纪初，吐鲁番出土了它的蒙古语译文八思巴字木版残页共四张，一张现存芬兰，三张存西德。

百家姓见于元、明时期增订重版的宋人陈元靓编《事林广记》，现有四种比较常见的本子。即元至顺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题曰《百家姓蒙古文》，每面七行，每行六字。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建阳郑氏积成堂刻本，题曰《百家姓蒙古文》，每面八行，每行七字。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元泰定(1325)刻本，题曰《百家姓》，每面十行，每行四字。明永乐十六年(1418)建阳萃巖精舍刻本，题曰《百家姓蒙古文》，每面十四行，每行九字。前两种版本字体工整，笔划差误很少。最差的是第三种版本，差误达一百一十多处。明唐顺之（号荆川）所撰《稗编》中的《百家姓》书写太差，不堪利用。参看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民族语文论集》，1981）。

《蒙古字韵》是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范本，对研究元代汉语音韵有重要价值。此书采取汉语韵书体例，按汉语的音韵共分十五个韵部，收八思巴字约八百五十六个（包括补缺三百零二个）。此书元代已有刻本行世，后亡佚。今仅有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旧写本二卷各三十三页。现藏大英博物馆。

《译语》仅见于袁寿皆贞节堂写本。考其内容，系杂采元代增修《事林广记》中“蒙古译语”、“蒙古字体”(即八思巴字百家姓)，元陶宗仪《书史会要》的部分内容，八思巴字及其它译语资料汇编而成。其中的八思巴字资料，用三十个八思巴字母标目，下列八思巴字汉语单字条目。标目的字母，下注汉译名、相对的汉语三十六字母，相对的藏文字母、汉语反切及音韵字名词。此书成书年代及作者均待考，从所收“蒙古字体”小序有“大元”、“以见一代之文字”等语，又从卷末附”宣光元年(1377)中书礼部造‘太尉之印’”摹拓看来，很可能是北元时期的作品。

八思巴字文物还有钱钞、花押、铜权及其它，文字简短，拼写汉语。

八思巴字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兴趣。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他们所作的工作主要是资料的收

集、整理、刊行、转写、翻译、解读和考释，分析、研究不多。1930年龙果夫发表《八思巴字和古官话》，1941年波普发表《方体字》，此后八思巴字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八思巴字和古官话》利用八思巴字汉语资料，研究了元代官话的语音系统；而《方体字》一书则利用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八思巴字，全面描写了元代蒙古语语音系统。

我国最先重视和研究八思巴字的是罗常培教授。他在1938年校订了龙氏论文的汉译本，还为汉译本写了一篇长序，解放后，与蔡美彪同志合作编辑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一书。

在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对八思巴字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陆续发表了一些著述。其中中野美代子和桥本万太郎的工作带有系统性和全面性。中野的《八思巴字和〈蒙古字韵〉，音韵研究》(1971)和桥本的《八思巴字汉语》(1978)，利用八思巴字汉语资料，探讨了近代汉语语音问题。

匈牙利学者李盖提也多年从事八思巴字的研究工作。他的《八思巴字〈百家姓〉》、《关于八思巴字的三点意见》、《蒙古八思巴字〈萨迦格言〉残片》是很有份量的论文。他也很重视八思巴字资料的汇集工作。他所编《蒙古碑铭集》第三集刊布了已经问世的全部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

芬兰的阿尔托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仁亲也是国外研究八思巴字的主要人物。阿尔托最先确定了吐鲁番出土的八思巴字文献残页是《萨迦格言》的蒙译本。仁亲最早归纳了八思巴字字母总表。

（原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八思巴字研究

照那斯图　杨耐思

一、八思巴字的源流及特点

1.八思巴字的命名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它最初被忽必烈命名为“蒙古新字”，不久改名“蒙古字”；元末明初称为“（蒙古或元）国字（国书）”；近代学术界通称“八思巴字”或“八思巴蒙古字”，又称“方体字”。

2.八思巴字的创制和颁行

八思巴字的制订者八思巴（1235—1280年）是元朝第一任国师，藏族学者，著名的萨迦派的第五祖。他的本名为 blo-gros rgryal-mtshan，即罗追坚赞；八思巴是他的尊号，系藏语 'phags-pa“圣者”的音译。《元史》载：“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①关于八思巴制订新文字的过程，《元史》说：“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指八思巴——引者），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②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八思巴受命制字的年代上限是1260年，但没有明确交待制字和字成上奏的年份。至于颁行新文字的时间，《元史》里有明确的记载：“六年（即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引者）……二月……己丑，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③忽必烈专为颁行这种新文字而下的诏书，说明了创制新文字的原委，规定了新文字的名称、用途、性质和地位。惟其重要，兹全文引录于下：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

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④

3.八思巴字产生的背景

蒙古皇帝之所以命制八思巴字，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十三世记六十年代，蒙古汗国实现了高度统一，政权得到了空前巩固。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讲求策略的忽必烈皇帝，深感汗国“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加强“文治”。在他看来，要加强“文治”，首先必须有代表自己“国语”的“国字”；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有效地加强和巩固国家政权，于是特命国师创造本国文字，以改变“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的局面。联系到后来忽必烈为加强“文治”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诸如“立法度，正纲纪”、“广开言路”、“不嗜杀”、“政贵得人，不贵多官”、“罢世袭，行迁转”等等看来，之所以创制颁行一种新文字，正是蒙古皇帝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首先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4. 八思巴字的地位

从“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的规定看来，在官方文件上使用八思巴字的同时又副以各民族的文字，确定了八思巴字同原有“一切文字”的关系是前者为主，后者为副。这是八思巴字在各民族文字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八思巴字还有一种特殊地位，这就是作为蒙古朝庭官方文字的国字地位。关于这一点诏书里没有明文规定，但我们可以从忽必烈对原来命名的更改上得到一点解答这个问题的线索。八思巴字于公元

1269年颁行以后，过了将近两年，到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忽必烈在另一道诏书中说："今后不得将蒙古字道作新字。"⑤为什么忽必烈要改换原来的命名呢？据我们看来，这主要是为了澄清八思巴字的国字地位。忽必烈当初所以把八思巴字称作"蒙古新字"，显然是与当时在蒙古人中使用的"畏吾字"——回鹘式蒙古文相对而言的。但是与"畏吾字"相提并论的"蒙古新字"这个名称，没有明确反映八思巴字的国字地位，即不能反映忽必烈的本意。很可能，从推行八思巴字所遇到的阻力中，忽必烈本人或元朝官方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蒙古新字"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不过是蒙古人的文字，是替代"畏吾字"的新蒙文，人们就可能以此为借口抵制八思巴字在非蒙古人中推行。此外，从忽必烈所述创制新文字的原委，他对回鹘式蒙古文的称呼，以及推行新文字过程中对回鹘式蒙古文的态度来看，他不仅不承认"畏吾字"是蒙古文，而且是极力排斥"畏吾字"的。这也许是把"蒙古新字"改称"蒙古字"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把八思巴字称作"蒙古新字"，实际上就承认了"畏吾字"是"蒙古字"或"蒙古旧字"。而改名后的"蒙古字"，则反映了八思巴字既是蒙古人的民族文字，也是蒙古汗国的"国字"。在"蒙古新字"改称"蒙古字"的至元八年正月，忽必烈尚未定国号为元。⑥因此，当时"蒙古"这个词既是蒙古人的民族名称，又是蒙古汗国的国家名称。《元史》及其他一些文献的作者把八思巴字直接称作"蒙古国书"或"蒙古国字"，"元国书"或"元国字"，恰好揭示了八思巴字的地位的确切含义，也是我们解释这个名称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5.八思巴字的性质和用途

"译写一切文字"，这是八思巴字的用途，也说明了八思巴字的性质。我们首先应当说，八思巴字是一种蒙古文，因为它首先是为蒙古语创制的；但还应当说，它不仅仅是记录蒙古语的符

号系统，而且也是记录其它语言的符号系统，现存资料证明：当时，它除了记录蒙古语外，还至少记录了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八思巴字的确发挥了它的“译写一切文字”的功能。然而八思巴字并不是元朝统一的文字，忽必烈创造八思巴字的动机也不见得就是统一全国文字的尝试，因为诏书里说明新文字的用途时，所用的措词是“译写”，而不是“代替”；诏书还规定使用新文字时，“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元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当时的各个民族都在使用自己的语言，还没有一种民族语言能够充当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交际工具。另一方面，元朝境内的一些民族本来就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在那些民族中，以强制的手段用八思巴字代替原有的民族文字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八思巴字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只能起到“译写一切文字”的作用，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对蒙古语而言，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字，对其它语言而言，不过是与之相应的注音符号而已。因而，八思巴字作为官方文字，用于“译写一切文字”，它的统一性仅仅表现在字母、体式、行款等文字形式方面。至于书写的内容即表达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说，这种文字只不过是各个民族语言或文字的一种转写形式。正因为这样，就赋予了八思巴字不同于一般文字的特殊性质。可以说，八思巴字是古往今来极为罕见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这种文字的出现，在我国文字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范例，丰富了我国民族古文字的内容。

6.八思巴字的来源

关于八思巴字的来源，元人盛熙明《法书考》、陶宗仪《书史会要》都记载为“采诸梵文”。应当指出，这个说法，只有在字母体系的源头这个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事实上，八思巴字的直接源头——说得确切一些，字母表的源头——不是梵文，而是藏文，说得更明确些是藏文字母的所谓“有头字”。八思巴字字母

表，是在藏文字母基础上组成的。因此，单就字母表而言，八思巴字跟藏文非常相似，它的大多数字母跟相应的藏文字母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个别字母(如下表的17、18、19号字母)是例外。⑦

7.八思巴字字母表

关于八思巴字字母表，早期的记录见于《元史》、盛熙明《法书考》、陶宗仪《书史会要》、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以及无名氏《译语》⑧等文献。但是，这些记载在八思巴字母数目上有分歧。《元史·释老传·八思巴》说“其（指八思巴字——引者）母凡四十有一”。⑨《法书考》和《书史会要》对八思巴字字母数目的说法和实际所列字母，在两书中，以至在同书的不同版本中互有差异：字母数目，有说四十一的，有说四十三的；而实际所列字母有四十一的，也有四十二的。《蒙古字韵》列出八思巴字楷体字母四十二个与汉字传统三十六字母对照（还列有篆体字母若干，其中包括同一个楷体字母的不同变体）。《译语》列有八思巴字母二十九个，并附有与其相应的汉语传统字母和藏文字母。

近代研究八思巴字诸家，对八思巴字字母数目，更是众说纷纭。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在她的《八思巴字和〈蒙古字韵〉音韵研究》一书中汇集了包括她本人在内共十一家的八思巴字字母表，各家字母表包括的字母数目如下：

贾伯连	朴　节	龙果夫	鸳渊一
(1839年)	(1862年)	(1930年)	(1930年)
40	41	35	39
服部四郎	霍　普	李盖提	波　普
(1946年)	(1953年)	(1956年)	(1957年)
45	38	37	36
柯劳孙	邓临尔	中野美代子	
(1959年)	(1963年)	(1971年)	
45	47	46	

为什么八思巴字研究者们所归纳的字母数目如此不一致，以致我们在这里很难看到一个相同的数目呢？据我们理解，这是由于作者们的依据不同，使用的标准又不一。那么又为什么可以有不同的依据和不同的标准呢？这似乎只能从八思巴字的性质上寻找答案。大家知道，八思巴字是“译写一切文字”的一种音标式的文字。因此它的字母表不像别的只拼写某一种语言的文字那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是随着译写对象的增加，或者根据某种语言进一步区分语音的需要，随时增加相应的新字母。在文献记载中对八思巴字字母数目的不同说法，也是八思巴字字母表这种性质的反映。可惜的是，在文献中有关八思巴字字母表的变化情况没有全面详细的记载。其次，权威性的现存文献记载在字母数目与所列字母之间也有矛盾。因此，人们往往不依文献的说法，索性自己根据现存八思巴字实物资料，重新归纳八思巴字字母表。但是各人所据的语言对象不同，或者所用资料不同，加上对个别字母的处理方法不同，他们所得结果就互有差异。问题还在于，有些八思巴字的研究者，对自己所提出的字母表概念和内容没作应有的说明，结果使人弄不清八思巴字到底有多少字母。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并研究这个问题，澄清八思巴字字母表的概念，确定八思巴字字母数目。

我们注意到，《法书考》、《书史会要》等权威性的早期文献在记述八思巴字时都有如下的说明：“汉字内则去×××三字，而增入××××四字。”这句话表明这些文献所指八思巴字字母表，是未经变动的早期字母表。这句话还表明，八思巴字字母表应用于某一具体语言时，可以变通，即增补必要的新字母，删去不用的字母。事实上，八思巴字早期字母表后来有了很多的增补。因此，要澄清八思巴字字母表问题，必须考虑八思巴字字母表后来的变化，并且确认八思巴字字母表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类。狭义的字母表就是早期的、未经增补的字母表，广义的字母

表就是包括后增字母的字母表。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把前一种称作原字母表，后一种称作字母总表。

八思巴字原字母表有四十一个字母。关于八思巴字字母数目，《法书考》和《书史会要》有四十一说和四十三说，但四十三说所列字母并不及其数，或列有四十一个，或列有四十二个。前者实际上与四十一说相合。后者多出的那个字母在我们所见《法书考》两个版本中有一个（《钦定四库全书·法书考》）汉字注音空缺，有一个（《楝亭十二种·法书考》）汉字注音为"法"，与前面一个字母的汉字注音相同——这个字母可能是为了区别于标注上面那个"法"母字代表的汉语声母而后增的一个字母。因为在《蒙古字韵》里汉语声母"非、敷、奉"已被区分为两类。因此，这个字母既是后增字母，就应该不属于八思巴字原字母表，原字母表的字母数目还应该是四十一个。《法书考》和《书史会要》中的四十三说是指用于汉语的"去三增四"所形成的四十二个再加上这个后增字母而言的。

在这里我们不再分别介绍为适应具体语言而在原字母表基础上增补新字母形成的各种八思巴字母系统，也不评论近代研究八思巴字诸家对八思巴字字母系统的各种意见，只在下面列出八思巴字字母总表，附带交待那些专门用于各种语言的后增字母。

据我们现在所见资料，八思巴字字母一共出现五十六个。这里应该提一下，蒙古人民共和国仁亲博士于四十年代末在他的《蒙古语语法》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八思巴字字母总表，共包括五十一个字母（其中包括我们认为不能算作独立字母的两个双字母，即eo和eu），这个字母数目接近于现在我们所归纳的数目。

下表所列八思巴字字母次序，原字母从《法书考》、《书史会要》，后增字母用于汉语的在前，用于藏语和梵语的在后；字母字体，以当时的官方文件原件和碑刻实物中常见的形式为准。

八思巴字字母总表

编号	字母	汉译	转写	19	字母	汉译	转写	38	字母	汉译	(待定)
1		葛	k	20		嗢	w	39		也	ė/e
2		渴	k‘	21		若	ž	40		局	u̯
3		哈	g	22		萨	z	41		耶轻呼	i̯
4		饿	ŋ	23		阿	·	42		[奉]	ẖu̯
5		者	tš	24		耶	j/y	43		[书]	$š_2$
6		车	tš‘/č‘	25		啰	r	44		[匣]	ẖ
7		遮	dž/ǰ	26		罗	l	45		[么]	j̇
8		倪	ň	27		设	$š_1$/š	46			p‘
9		恒	t	28		沙	s	47			r
10		挞	t‘	29		河	h	48			r
11		达	d	30		哑	’	49			t̲
12		那	n	31		伊	i	50			t̲‘
13		钵	p	32		邬	u̯	51			d̲
14		发	p‘	33		翳	e/ė	52			n̲
15		末	b	34		污	o	53			i̲
16		麻	m	35		遏轻呼	G	54			ɪ̲
17		拶	ts	36		霞	ɣ	55			u̲
18		擦	ts‘	37		法	hu̯	56			ė̲

说　明

1——41号字母属原字母表；42——56号字母为后增字母。38号字母仅见于文献中的字母表，未见实际用例。

42——45号字母分别同37、27、29、24号字母相对立，仅用于汉语。

46号字母只见于较晚期（非元时代）转写藏文的印章、对联、门匾等资料中，与其对应的藏文字母是ཨ。奇怪的是在八思巴字原字母表里没有用这个字母，而是以第14号字母取代了它。现在我们所见有这个字母的文物，时代似乎都晚于元。在元代，八思巴字到底用哪一个字母转写藏文的ཨ，现在还不知道。

47号和48号字母用于转写梵文和藏文，是第25号字母作前加字和后加字的简化形式。

49——56号字母用于转写梵文，分别是9号、10号、11号、12号、41号、31号、32号、33号字母的反体。

原字母表的31号、32号、33号、34号、39号字母为元音字母，40号和41号字母为半元音字母，38号字母不详（可能是辅音字母），其余为辅音字母。

元音字母在括号内的为原体形式、不带括号的为加字头符和连接符的单写形式即字首形式。

一些字母的两个转写符号，前一个是用于汉字转写体系，后一个是用于蒙古语的转写体系。

8.八思巴字字母的体式

八思巴字字母的体式，常见的有正体（楷体）和篆体两种，正体用得广泛，篆体主要用于元朝官方印章和碑额。此外还有双钩体和草体，但都少见。八思巴字字母的正体，同相应的藏文字母的正体基本相同，但更为方正，无怪乎《法书考》等文献把八思巴字体式描写为“方古严重”。八思巴字的现代名字又叫“方体字”，也是由此而来。

八思巴字的篆体字母是在正体字母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虽然笔划曲折回转，看起来很复杂，但基本结构完全受相对的正体字母的约束。笔划要素只有直线和直线转折两种。直线包括横一、

竖丨、斜/、＼三种。篆体字母的写法，虽然始终遵循一个总的原则即笔划的总趋向都与正体字母的基本结构保持一致，但曲折的繁简有相对的灵活性。因此，一个正体字母可以有许多对应的篆体字母。八思巴字篆体字母是一种很美观的艺术字，具有整齐、对称、均匀、饱满的艺术特点。八思巴字篆体字母是直接模仿汉字篆书而来，它的结构形式跟汉字的“九叠篆”以及模仿汉字篆书笔划而成的契丹字、女真字的篆体十分相似。⑩

9.八思巴字的类型

八思巴字是拼音文字。它的字母体系中有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区别，而每个字母分别表示一个音素。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元音 a 的表示方法问题。在八思巴字字母表里，没有专门的字母表示元音 a，但是元音 a 并非没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元音 a 是通过零形式来表现的。所谓零形式有两层意思。一是其它元音既然已经各有字母表示，那么不用字母表示的就只有 a 了。二是零形式的存在以辅音字母为前提，即一定条件下的辅音字母后无元音字母时表示辅音后有 a （详后）。

关于八思巴字的类型问题，以波普教授为代表的八思巴字研究家们一直认为，在八思巴字里每个辅音字母同时含有元音a，表示辅音和元音 a 构成的音节。因此，八思巴字是音节文字。我们认为这个看法不能成立。即使说辅音字母带有元音 a 构成音节，可是单由一个辅音和元音 a 构成的表音单位能不能代表和决定整个八思巴字的类型？更何况在八思巴字里，并非每个辅音字母在任何情况下都含有元音 a 。首先，事实上辅音字母并不始终含有 a ，例如辅音字母与元音字母相拼或辅音字母做韵尾（音节尾）时，辅音字母就不含 a ；其次，既然把辅音和元音 a 当作一个表音单位，那么为什么还用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概念，而把一个音节单位称作“辅音字母”呢？这不是难以自圆其说吗？至于含元音 a 的音节，在整个八思巴文字中，与用其它元音字母表示的

音节相比，只不过是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由此可见，说八思巴字为音节文字，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按八思巴字的整个表音体系，把元音 a 的表示归结为零形式，把八思巴字的类型定为音素文字。这样看才符合八思巴字的实际。

10.八思巴字的拼写法

在八思巴字的拼写法方面，早期的文献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例如陶宗仪《书史会要》说："切韵多本梵法，或一母独立一字，或二三母凑成一字。"《元史》载："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⑪这些记载揭示了八思巴字的拼写法的大致情况。所说的"其字仅千余"是指作为书写单位的音节而言的。至于"纽而成字"有"韵关之法"，大概是指单由辅音字母表现的书写单位里，有辅音字母和元音 a 相拼的规则；"合而成字"有"语韵之法"，大概是指由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组合（二拼、三拼、四拼）而表现的书写单位里，有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直接相拼的规则。"大要则以谐声为宗"，是说八思巴字的拼音性质。显然，这都是按梵文的框框来解释八思巴字拼写法的，跟前面所说八思巴字字母"采谙梵文"是一脉相承的。

八思巴字究竟有没有自己特有的拼写法呢？它的拼写法的具体内容是那些呢？既然文献不足征，那么我们只好利用现存的八思巴字实际材料来推求了。

（1）行款　八思巴字的行款是自左至右直行书写。这种行款跟藏文不同，藏文横行。而跟回鹘式蒙古文相同。

（2）书写单位　八思巴字的书写单位是音节。这一点跟藏文相似，而跟回鹘式蒙古文不同。回鹘式蒙古文的书写单位是词。

（3）字头符　在八思巴字系统里，元音字母（或半元音字母）居于字首（包括自成音节和音节首）时，或加字头符—，或

带零声母符号'。其中i、u、e/ė、o 四个元音字母用字头符—。

(4) 连接符　在八思巴字系统里，同一个书写单位中各个成素之间的联系，用连接符 ı 表示。各个成素包括字头符、元音字母、半元音字母、辅音字母。连接符一般居于右侧，只有 o在跟字头符或其它字母相连时才居于中间；u 跟字头符相连时，或已跟字头符相连的 u 后面再连其他字母时，连接符也用在整个字体的中间。

(5) 零声母符号　八思巴字字母表的' 不代表任何实际语音，用在字首的元音字母ė/e（包括 ėo、ėu/eo、eu 双字母）和半元音i̯、u̯及零形式的元音 a 之前，表示零声母。

字头符和零声母符号，实际上是字首的元音字母的附加符号，二者的功能相同，是分别用于两种相应条件下的书写形式。

(6) 双字母　在八思巴字系统里，主要是用一个字母表示一个音素，但也有少数是用双字母表示一个音素的，如 ėo/eo、ėu/eu和 hi。蒙古语的阴性元音 ö 和 ü，分别用 eo 和 eu 表示。例如：'eot'eogus = 'öt'ögus（老人，头人）；'eudur = üdur（日，白天）；汉语的 ï 或 ə，用 hi 来表示。例如：shi = sï（思），dhiŋ = dəŋ（登）。

(7)元音a的表示法　八思巴字没有表示元音a的专门字母，元音a 用零形式来表示。具体说，下列几种书写单位中的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元音 a：

a——每个单写的辅音字母后的零形式，例如，d = da "打"（汉语），z r = zara "月份"（蒙古语）。

b——两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之间的零形式，例如，hj = haj "海"（汉语），'l t'n = 'alt'an "金"（蒙古语）。

c——两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中后一个辅音字母为'时，每个辅音字母后面的零形式（只见于蒙古语），例如，g'nu = ga'anu "皇帝的"，ul' = ula'a "铺马"。

d——三个连写的辅音母之间的零形式，其中居中的辅音字母为ˑ时（也只见于蒙古语），例如，g·n=ga·an“皇帝”，j·n=ja·an“象”。

e——半元音字母后的零形式(只见于汉语)，例如，gi̯=gi̯a“家”，gi̯j=gi̯aj“佳”，ɣu̯=ɣu̯a“华”，ɣu̯j=ɣu̯aj“怀”。

f——辅音字母和yi之间的零形式（只见于蒙古语），例如，'yi mg='ayimag“部落，同族”，y bu t'u gyi=yabu-t'ugayi“走吧”。

g——跟元音字母u相连的ˑ后的零形式（只见于蒙古语），例如，lu·=lu·a“同（后置词）”，bo lu· su=bolu·asu“如果可以，成为”。

（8）拼写法原则　八思巴字译写各种语言时，表现出两种译写原则，一是语音学原则，即根据所译写的语言来拼写它的语音。从现存资料来看，译写蒙古语和汉语，就是采用这一原则。另一种是传统原则，即根据所译写的语言的书面形式一对一地转写它的字母。从现存资料来看，译写藏语和梵语，就是采用这一原则。

传统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转写法，无所谓拼写法。因此，以上所谈八思巴字拼写法内容，从整体说，只适用于蒙古语和汉语。

二、八思巴字资料的价值

八思巴字颁行以后，蒙古朝廷不遗余力地推广使用，由朝廷颁布一系列的诏令，规定“颁降玺书”、“宣命札付”、“省部台院奏目和文册”、“官府文移”、“省部台诸印信”、“铺马札子”，一律使用这种新创文字。原来使用回鹘式蒙古文的，如牌符等，一律改成“国字”。又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以保证新创文字的有效推行。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分置“蒙古翰林院”，

“专掌蒙古文字”，规定“随朝当值怯薛歹、阿者赤限一百日须管习熟会蒙古字”。又在各路设“蒙古字学”，“遣百官子弟入学”，培养新文字人才。并以“免一身差役”或“酌量授以官职”来鼓励人们学好新创文字。又用八思巴字译写汉文典籍“模板摹印，以赐百官”。

可是，由于这种文字是蒙古朝廷为自己在政治上的需要而创制的，在群众中没有基础。同时这种文字又是“译写一切文字”的特殊文字，它的拼写法是以平衡、折衷多种语言对象为原则制订的，对每一个具体语言并不完全适合。在某些方面，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具体对象的特点，而且作为八思巴字的主要书写对象——蒙古、汉、藏诸语言，当时都有自己通用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对各该语言方音的适应能力远远胜过八思巴字。因此，尽管蒙古朝廷竭力推行八思巴字，但仍然只限于官方狭小范围内通用，始终没能得到广泛的推行。最后随着元朝的灭亡，这种文字也就被废弃，成为一种死文字了。

尽管如此，八思巴字在大约一百一十多年的通行过程中，[12]遗留下来了写有这种文字的大量文物和文献。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就有八思巴字元代官厅文件、碑刻、印章、牌符、钱钞等文物多种，有《萨迦格言》蒙译本残页、《蒙古字韵》、《百家姓蒙古文》等文献。就所译写的语言而言，有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这些文物和文献不仅记录了当时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宗教、典章制度等一些情况，成为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学科极可宝贵的资料。

八思巴字文物、文献资料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只从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略加说明。

历史学方面：八思巴字资料是很宝贵的历史文献，它的内容涉及整个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

现存八思巴字资料主要反映有关元朝宗教政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历史人物、行政区划等社会情况。因此，它对于研究元史可提供直接的证据。

元代遗留下来的载籍不算少。但是这些载籍，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不能充分地、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尤其在流传的过程中，有的经历几个朝代的筛选和删改，已经面目非旧。而八思巴字资料在记录史实方面，完全保持着它的原始性。尤其刻在实物上的八思巴字资料，件件都是历史的记录，例如元朝八思巴字的官印，全国现存一百多方，而且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官印是元朝的各种官职、设施、行政区划的可靠物证，可用来核实、补充、纠正现有载籍。

语言学方面：八思巴字用于“译写一切文字”，给我们留下了当时多种民族语言的记录，成为探讨元代有关民族语言的基础材料。就蒙古语的研究而言，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是研究中世纪蒙古语的可靠依据。八思巴字颁行前，蒙古民族使用“以畏吾字写国语”的回鹘式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和用其它文字记录蒙古语的资料一样，也都是研究中世纪蒙古语的基本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在表音能力和记录语音的正确程度方面都远远不及八思巴字。例如元代蒙古语的四个圆唇元音，回鹘式蒙古文和其它有关文字资料，都不能准确反映，而八思巴字就能够区分。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对于研究当时蒙古语的词汇和语法，也有它的重要作用。

就汉语而言，八思巴字汉语资料尤为可贵，更是探讨元代汉语的可靠依据。众所周知，汉语的文献虽然很多，其中关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近代汉语的有关语音、语法、词汇的专著也不少。古代的汉语音韵之学，虽然很发达，但是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在古代关于汉语的语音只能分出类来，至于这些类的实际音值就难以确定。而八思巴字汉语资料对于解决这个难题，能够提

供依据。尤其是构拟近代汉语共同语的语音，八思巴字汉语资料比起其它有关的任何资料（包括当时韵书韵表和现代方言资料）都要可靠得多。八思巴字汉语资料至少还可以用来比勘当时汉语音韵资料，加深对这类资料的理解。比如元代汉语里深摄，咸摄的字有没有-m收尾，过去争论颇多，一查《蒙古字韵》，即可得到明确的答案，八思巴字一律写作-m，这个-m在“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里，注为“噙口”，跟p同类，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又比如元代汉语里有没有入声，入声带不带辅音收声，过去争论更多，在《蒙古字韵》里，入声字的八思巴字译音没有用辅音收声，而且入声韵承阴声韵，问题也得到澄清，这使我们对当时的入声性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八思巴字汉语资料，对我们今天进行的汉字正音工作，也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有一些字，在元代有某种读法，但不见于历代字书，而现在可能存在于某一种方言中。正音法必须参考或采取的一些音，于史无征，却在八思巴字所写的汉字里存在着。

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八思巴字资料，也同样能给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东西。在元代八思巴字碑刻中，有一种通称为白话的文体。其中有些语词和语法成分直接反映了蒙古语。尽管不易理解，甚至容易引起误会，但是它作为当时拥有大量文献的一种独特文体，其价值不可低估。元代白话所包含的这些成分还往往见于汉语的文学作品。研究这些成分对于确定有关语词的意义和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以及语言的相互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八思巴字研究主要参考著作目录

1.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排印本。

2. 盛熙明：《法书考》，见《楝亭十二种》、《上海函芬楼景印抄本》、《钦定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续编》。

3. 陶宗仪：《书史会要》，见《钦定四库全书》、《武进陶氏

逸园景刊洪武本》。

4. 朱宗文（校订），《蒙古字韵》，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影印大英博物馆藏旧钞本，1956年。

5.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刊本，1972年。

6. 陈元靓：《事林广记》，见《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元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

7. 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明嘉靖丁亥(1527)年重刻本。

8. 周德清：《中原音韵》，明正统辛酉(1441)年讷庵刊本。

9. 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

10. 罗常培遗著：《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9年第十二期。

11. 杨耐思：《八思巴字对音——读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官话〉后》，《中国语文》，1959年第十二期。

12. 照那斯图：《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年第一期。

13.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年第四期。

14. 杨耐思、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研究概述》，《民族语文》，1981年第一期。

15. A.Dragunov: The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苏联科学院通报》（人文科学部分），1930年。中文译本（唐虞译；罗常培校订）为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

16. Н.Н. Поппе: Квадратн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波普：《方体字》），194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英译本(J.Krueger译)

题为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八思巴字蒙古语碑刻),威斯巴登, 1957年。

17. L.Ligeti: Trois notes sur l'écriture 'phagspa(李盖提:《关于八思巴字三点意见》), 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 第十三卷, 一至二分册, 1961年。

18 Miyoko Nakano: A phonological study in the 'phags-pa script and the Meng-ku Tzu-yün》(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和〈蒙古字韵〉音韵研究》), 堪培拉, 1971年。

19. L. Ligeti: Monuments en écriture 'phags-pa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 (八思巴字碑铭, 汉字对译官厅文件),《蒙古碑铭集》之三, 布达佩斯, 1972年。

20. Mantaro J. Hashimoto: hp'ags-pa Chinese (桥本万太郎:《八思巴字和汉语》), 1978年。

注 释

① 见《元史·释老传·八思巴》, 中华书局1976年排印本, 第4517页。

② 同上, 第4518页。

③ 见《元史·世祖记》,中华书局1976年排印本, 第121页。

④ 同②

⑤ 见《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第31卷《礼部·学校》条。

⑥ 忽必烈改国号为元, 时在至元八年 (1271年) 十一月。见《元史·世祖纪》, 中华书局1976年排印本,第138页。

⑦ 这三个字母, 据桥本万太郎的考证, 是采用梵文的"天成书"。见The hp'ags-pa transcription of Chinese plosives, 载 Monumenta Serica,Vol.26(1967)。文字与言语研究资料 I,hp'ags-pa Chinese,1978,第14页。

(原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八思巴字研究概述

杨耐思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在大约一百一十余年的通行过程中①，遗留下来了大量的文物和文献。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就有八思巴字元官厅文件或元代碑刻、印章、牌符、钱钞等文物多种，以及《萨迦格言》蒙译本残页、《蒙古字韵》、《百家姓》等文献。就所拼写的语言对象而言，有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这些文物和文献不仅纪录了当时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宗教、典章制度等一些情况，成为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极可宝贵的资料。

八思巴字被废弃以后，明、清两代，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研究，国内只有少数金石家，收集一些八思巴字文物拓本，加以摹写，以备博览。明赵崡《石墨镌华》（1618）录入了一份陕西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八思巴字全文。但他不识八思巴字，抄录时依汉文行款自右至左，刚好与八思巴字行款相反。清《西清古鉴》也辑录了一些。近代罗振玉《历史符牌图录》、《隋唐以来官印集存》、罗福颐《东北古印》、金毓黻《东北古印钩沉》都有收辑。也有人传抄八思巴字文献，如贡节堂袁氏钞《译语》一卷②，清乾隆间（1736—1795）传抄的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二卷③。这些八思巴字文物的辑录和文献的传抄，对于流传、介绍、保存八思巴字资料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它本身毕竟还不能算是研究。

在这个时期，只有朝鲜由于进行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初年）④，才研究并利用了八思巴字的文献。例如《四声通考·凡例》⑤说：“唇轻声非敷二母之字，本韵及《蒙古韵》混而一之，且中国时（音）亦无别，今以敷归非”；“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于太白，北音流于缓弛，《蒙古韵》亦因北音，故不用终声。黄公绍《韵会》……是亦不用终声也。”

崔世珍《四声通解·凡例》（1517）说：“入声ㄹㄱㅂ三音，汉俗及《韵会》、《蒙韵》皆不用之……今俗所呼，谷与骨、质与职同音，而无ㄹㄱ之辨也。故今撰《通解》亦不加终声”；“《蒙古韵略》元朝所撰也。胡元入主中国，乃以字翻汉字之音，作韵书以教国人者也。其取音作字至精且切。《四声通考》所著俗音或同《蒙韵》之音者多矣。故今撰《通解》，必参以蒙音，以证其正俗音之异同。”

朝鲜的这两部著作都是拿谚文对译汉语用的韵书。谚文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对译汉语时有必要参考前人用拼音的符号系统拼写汉语的资料。两部韵书《凡例》的两位作者又都“通华语”，并对汉文文献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首先要参照汉语的八思巴字对音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两书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就是拿《蒙古韵》当作审音定韵的依据。《四声通考》根据《蒙古韵》非敷“混而一之”，就把敷并入非。拼写汉语入声字不用“终声”⑥，也是根据《蒙古韵》的八思巴字拼写来的。《四声通解》是据《四声通考》增补改编的，也承袭《蒙古韵》入声不用“终声”的办法，并指出《蒙古韵》代表“俗音”（当指当时汉语共同语的

说话音），把它用来作为书里纪录的“俗音”的依据。由此可见，两书作者对八思巴字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

西方人对八思巴字的注意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西方致力于东方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先是德国人贾柏莲（H·C·von der Gabelentz）从赵崡《石墨镌华》摘录出“重阳万寿宫碑”的八思巴字，加以复制，公诸于世，题为《一个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⑦。贾柏莲从赵崡《石墨镌华》录出八思巴字时，依照了赵崡原摹的行款，并用德文转写该碑刻和作了一些注释。贾氏的转写和注释有些错误，后来他自己又做了一些补正⑧。

1855年，在上海发现一个八思巴字碑刻，有人把它的拓本寄往伦敦，缩影后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中国部事务汇报》（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art 5，1855）上，这是八思巴字拓本第一次传入欧洲，也是欧洲人第一次看到八思巴字的真迹。

1857年，涅兹切（M·Netscher）在爪哇泗水发现了镌有八思巴字的蒙古钱币，朴节（G·Pauthier）作了报导和研究⑨。1862年朴节更进一步探讨了汉语的八思巴字铭文的问题⑩。他研究了汉文文献里八思巴字正字法后，首先把《元史》里的“八思巴传”以及《书史会要》里有关八思巴字的章节翻译成法文，然后通过藏文、梵文、蒙古文字母的对照，构拟出每一个八思巴字字母的音值。他关于入声韵尾的消失的解释，跟西方学者关于近代汉语语音的早期的论述十分相似。

维利（A·Wylie）对居庸关六体文字石刻的报导，在西方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他转写了东壁梵文石刻，又复制了六体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字、畏兀文、西夏文、汉文）石刻拓本⑪。到1894和1895年，沙畹（E·Chavannes）等人释读居庸关汉文、藏文、畏兀文、八思巴字石刻的著作陆续发表了⑫。1895年，波拿巴（Prince Roland Bonaparte）汇刊了居庸关石刻影图版⑬和贾柏莲、维利从汉籍中摘出复制过的“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及其他一些八思巴字资料。德热利（G·Deréria）也提供过不少居庸关石刻的复制品，并对其中一些石刻做了解读⑭。沙畹在对八思巴字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刊布了一些八思巴字碑刻和钱币铭文的影图版⑮。再往后，柯劳孙（G·L·M·Clauson 和约瑟特克（S·Yoshitake）⑯、伯希和（P·Pelliot）⑰也对八思巴字进行过研究，写出了专论。

除了碑刻和钱币铭文以外，还有一些镌有八思巴字的牌符和印章陆续被发现。例如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附近出土的一种圆碑，上有八思巴字五行（拼写蒙古语）；西伯利亚米奴新斯克出土的上下呈圆形的长银牌，两面都镌有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⑱。（近年在国内也发现了不少这种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也有不少人发现、刊布和考释八思巴字印章，其中大多数是西藏地方的用八思巴字转写藏文的印章。

在俄国，包泽瑟叶夫（А·Позднеев）可说是早期研究八思巴字有成绩的学者之一。他的《蒙古文学史讲义》讨论了八思巴字问题并且第一次刊布了八思巴字文献《百家姓蒙古文》⑲。伊凤阁（А·Иванов）最先在1909年的ZVO（页169—177）里转写了一个八思巴字碑刻，可惜他的研究太没有方法，以致不能有科学价值⑳。

在日本，寺本婉雅发现了《帕克巴喇嘛的新蒙古文字》㉑，鸳渊一发表了《用八思巴字转写的中原音韵中的汉字音》㉒，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总之，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这段时期内，八思巴字的研究处在早期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收集、整理八思巴字资料，制成图版，公诸于世，或对这些

资料进行考释和解读。这个时期得到的八思巴字资料，主要是碑刻以及一些铙有少量八思巴字的文物，就其所包含的八思巴字数量而言，还只是整个八思巴字材料中一小部分。材料既然很少，研究工作也就谈不上全面和系统，往往局限于考证个别字母的读音和钻研一些枝节问题，同时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总的来说，水平是不高的。

自从苏联龙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发表了《八思巴字和古官话》[23]，利用八思巴字碑刻的703个对音，研究了元代官话的语音系统，才算把八思巴字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联系起来，把八思巴字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龙氏的著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于1938年校订了此书的汉译本[24]，并在它的前面写了一篇长序，补叙八思巴字源流，详细介绍龙氏所构拟的元代汉语的音系。1939年罗先生在昆明得到陈寅恪先生赠给的大英博物馆藏《蒙古字韵》旧写本的照片（这份照片是于道泉先生摄制的，由向觉民先生赠给陈寅恪先生），又写了一篇《蒙古字韵跋》[25]。后来又利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收藏的艺风堂拓片中的八思巴字碑拓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元刊《事林广记·百家姓蒙古文》，与蔡美彪同志合作，进一步收集八思巴字资料，继续开展研究，即在1938年旧稿的基础上，分析新的资料，说明八思巴字的创制和推行情况。罗先生原来计划通过校订《蒙古字韵》一书，同《古今韵会举要》、《中原音韵》等韵书作对比，求出八思巴字对音所代表的汉语语音系统，对龙氏所得出的结论有所补充和修订。可惜这项计划未能实现，不幸罗先生因病逝世。1959年仅出版了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26]（以下简称《汇编》）；关于八思巴字写汉语的音韵问题，只有一个初稿，《中国语文》杂志社为纪念罗先生逝世一周年，由陆志韦先生校订后发表了[27]。

《汇编》收集的八思巴字写汉语的资料非常丰富，有碑刻图版27个，钱钞拓本图版2个，铜权拓本图版1个，还有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郑氏积诚堂刊本《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影印本，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刊本《事林广记·蒙古字百家姓》影抄影印本，写本《蒙古字韵》影抄影印本，等等。此外，《汇编》中还对这些资料作了全面的说明和一些考释，这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一个拼写汉语的八思巴字资料汇编。罗先生关于八思巴字音韵问题的初稿，也是继龙果夫之后，从语言学上探讨八思巴字的一个良好的范例，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还有，我国的历史学家韩儒林教授对某些八思巴字碑刻、钱币铭文也作过考释[28]。

在国外，差不多跟龙果夫同一个时期，波普（Н·Н·Поппе）教授也发表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29]。他利用当时所见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的资料提出了八思巴字字母表，解释了八思巴字拼写法，描写了元代蒙古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形式，整理了词表，而且对资料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波普的这本书是八思巴字研究的代表作，对八思巴字本身的体系，第一次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说明，对于人们学习、了解、研究八思巴字提供了一部完整的参考书。如果说当时在拼写汉语资料方面八思巴字研究水平的代表是龙果夫，那么在拼写蒙古语资料方面八思巴字研究水平的代表则是波普，他们共同为以后的八思巴字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时，莱维茨基（M·Lewicki）几乎把所有被发现的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整理一过[30]。服部四郎通过蒙古语的汉字注音研究了《蒙古秘史》的蒙古语[31]。他介绍和分析了八思巴字的重要文献——旧写本《蒙古字韵》，他认为《蒙古字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是反映宋朝国都迁至临安时所带来的汴京方音。跟《蒙古字韵》几乎同时的《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是北方话语音系统，即是现代普通话的源头。关于十三——十四世纪汉语

语音问题，龙果夫认为，当时的官话语音系统不是纯一的，可以分为甲、乙两派，甲派是官方的，乙派是近代的土话。八思巴字所纪录的属于甲派，在有些地方被当做标准官话，可是这些地方的口语是属于乙派的[32]。罗常培先生对龙氏的看法“相当地赞成”，并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33]服部氏认为甲派读音是临安的汴京方音，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匈牙利李盖悌（L·Ligeti）院士在八思巴字的研究方面有不少创获。他开始把汉语的八思巴字对音和对蒙古语的汉字注音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是对龙果夫、鸳渊一、莱维茨基的一个发展。李盖悌的第一部著作是用匈牙利文写的[34]，没有公开发表。后来他写了《八思巴字〈百家姓〉》，刊布了石田干之助寄赠的日本藏元刊《事林广记·百家姓》的照片，并对这部文献从语言学的观点作了精细的分析研究[35]。他又发表了《关于八思巴字的三点意见》[36]和《蒙古八思巴字〈萨迦格言〉残片》[37]等重要论文。前者探讨了八思巴字拼写法中的疑难问题。后者是迄今为止就全部《萨迦格言》蒙译本八思巴字版残片资料，从语言学、版本学等多方面所作的最详尽的研究著述。李盖悌院士一直重视八思巴字资料的汇集工作。在他所编《蒙古碑铭集》第三集中以拉丁转写形式刊布了已经问世的全部的八思巴字的蒙古语文件[38]。

霍普（Earl R·Hope）关于八思巴字的研究，主要是讨论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影”母作喉塞音[ʔ]的问题[39]。他假设“影”母不存在喉塞音，跟“喻”母一样都是元音起头的，“影”和“喻”的区分是声调的不同，并进而论述了八思巴字对音的 k，t，p……和 g，d，b …… 的交替现象也是声调不同的关系。他的这个论点似乎还缺乏有力的论据。霍普还论述了其他一些后起的文字，如朝鲜谚文、转写藏文的印章体及满文的某种变体等受八思巴字影响的问题。

柯劳孙[40]和邓临尔（Paul B·Denlinger）[41]对于写汉语的八思巴字字母的音值问题作了一些考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也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42]。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八思巴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资料的收集、整理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是八思巴字《百家姓》和《蒙古字韵》的刊布。在以前，八思巴字资料仅限于碑刻、印章、钱币、牌符等文物上的铭文，至于文献，除了本世纪初发现的八思巴字写蒙古语的《萨迦格言》残页外[43]，其余的都湮没不彰，包泽聂叶夫刊布的八思巴字《百家姓》，也由于版本不佳，错谬甚多，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五十年代，李盖悌刊布了一个较好的《百家姓》版本，罗常培、蔡美彪刊布了两个较好的版本。还有一个较好的版本，照那斯图已经进行了整理，不久就会刊布出来。

《蒙古字韵》，现存只有一个旧写本，藏英国博物馆，1956年由壶井义正编辑，在日本刊布了它的影印本[44]。1959年罗常培、蔡美彪刊布了它的影抄影印本。

《蒙古字韵》是一部蒙古字汉语对音的韵书，按汉语的音韵系统编制，上冠八思巴字，下列所对汉字，共收八思巴字约856个（包括补缺37个），收汉字约9,420个（包括补缺302个），书里还载有“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校正字样”、“字母”、“篆字母”等内容，可算是用八思巴字对译汉语的最为全面而系统的资料。

对于《蒙古字韵》这部重要文献，八思巴字学界从该书被发现以来，一直都十分重视，进行了许多研究。除刊布前，服部四郎、罗常培、蔡美彪[45]已有评论外；刊布后，日本尾崎

雄二郎依据书里的避讳字，考证出这个写本的抄写年代，并对《蒙古字韵·序》作了解说。他承前人服部四郎和赵荫棠的看法，认为《蒙古字韵》里已显示出汉语见系字已经腭化[46]。庆谷寿信论述了《蒙古字韵》入声字的韵尾 -k、-t、-p 消失的历程[47]。中野美代子也对《蒙古字韵》作了研究[48]，她的一些观点后来有些修正。我国台湾省语言学者郑再发先生详细地评介了《蒙古字韵》和跟八思巴字有关的韵书以及其他八思巴字资料，在拼写法方面有较深的研究[49]，并对资料进行了校勘[50]。日本神田喜一郎著《东洋学文献丛说》（1969年3月东京二玄社）73—109页“八思巴文字的新资料”涉及了《蒙古字韵》的内容并校勘了某些误字。桥本万太郎就《蒙古字韵》的来源、体例、转写和此书的价值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评介[51]。最近花登正宏撰《〈蒙古字韵〉札记》[52]一文讨论了《蒙古字韵》的一个“校”字译作 ts-，认为是见系开口二等字腭化的反映。

我们承罗常培先生遗意，校勘了《蒙古字韵》里的误字，并据《古今韵会举要》等韵书以及其他对译汉语的八思巴字资料，把《蒙古字韵》残缺部分进行了补正，还用拉丁字母符号转写了八思巴字字头，写成《蒙古字韵校本》，拟刊印出来，以飨同好。

当代从语言学方面研究译写汉语的八思巴字的学者中，要数中野美代子和桥本万太郎两氏的工作为最全面。中野1971年出版的《八思巴字和〈蒙古字韵〉音韵研究》[53]，利用了迄今已经刊布的全部八思巴字资料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对八思巴字译写的汉语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对于八思巴字反映的近代汉语语音系统的许多问题，都作了一些说明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部著作的内容相当丰富，但是关于近代汉语语音的考订和构拟，还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设想，有一些看法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桥本1971年发表了《梗摄字的八思巴字对音》[54]，利用八思巴字对译汉语的大量材料，采用语言学的方法，对近代汉语“梗”摄字的读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订和构拟，揭示了由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某些语音演变现象，归纳出一些重要的音变规律，发前人之所未发。后来他又发表了《近代汉语的八思巴字对音》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55]，充分地利用八思巴字资料来探讨近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全貌。第一、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八思巴字材料的整理，并按汉语音韵学的原则列出音韵表。第一部分按古音系统（《广韵》标目）列出全部汉语的八思巴字对音总表（包括《蒙古字韵》、《百家姓》和八思巴字写汉语的碑刻等）及《百家姓》、碑刻和其他材料的对音表。第二部分列出《蒙古字韵》对音表，是按《蒙古字韵》的音序编排的，而标注出例字所属的《广韵》韵目。八思巴字对音全部用罗马字母转写。桥本的这部著作所利用的八思巴字资料虽然有些不全，在音韵的分析和转写方法上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却是头一次把全部八思巴字对音按音韵学的原则整理出来，对于进一步探讨近代汉语语音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到现在的半个世纪内，八思巴字学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资料收集、整理、转写、翻译、校勘、刊布等，一是对资料所涉及的有关学科专门问题的研究，如语言学方面的分析，历史学方面的考证等。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中关于写汉语的八思巴字的研究，并进而对近代汉语音韵问题的探讨，进展比较快；而在写蒙古语的八思巴字研究和探讨古代蒙古语的问题方面，则没有多少进展，一般来说，仍然停留在波普的水平上。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八思巴字的研究过去主要是在国外进行的，国内只有罗常培等几位先生偶尔搜集一些资料，作一些研究工作。解放以后，情况有些变化，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八思巴字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并且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建国初期，蔡美彪

发表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八思巴字碑拓序目》（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三号），1959年罗常培先生与蔡美彪合编出版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这本书对八思巴字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整个八思巴字研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七十年代国外出版的有关八思巴字研究的新著述，有许多就是在罗、蔡公布的资料基础上进行的。1959年《中国语文》发表的罗常培先生遗著《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推荐龙果夫的研究成果，对龙果夫所构拟的古官话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述，并提出了补充、修订龙氏的结论的许多精辟的意见。杨耐思的《八思巴字对音——读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官话〉后》，也对龙果夫的研究作了一些评论，并介绍了罗常培先生关于八思巴字研究的成绩和意义。1963年亦邻真同志的文章《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见《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3年第一期），是我国在解放后涉及八思巴字写蒙古语资料的第一篇著述。作者就尼古拉·波普的转写符号体系和对该碑文的译注作了评论，重新译写了该碑文的全文，说明了八思巴字拼写法的若干规则，全面分析了语言现象，并详细考证了文献内容。近几年来，照那斯图比较有计划地搜集整理校勘了一些八思巴字资料，发表了《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北京），对收集的95件八思巴字官印（其中有些是新发现的并头一次公布）进行了考释。即将发表的《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对迄今发现的几个较好版本的《百家姓》进行了校勘和说明，并刊布一个新的《百家姓》版本，即元至顺间椿庄书院刻本《事林广记·百家姓》。与此同时，照那斯图还作了一些专题研究，发表了《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页37—43），就八思巴字本身体系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关于八思巴字的性质，八思巴字字母表，八思巴字拼写法等等的看法，都跟过去流行的观点很不同。他最近发表的《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是关于八思巴字篆体研究的头一篇论述，探讨了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的书写原则和结构特点，以供有关人员释读八思巴字篆体字母时参考。郝苏民《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释读兼论其意义》（《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第一期），蔡美彪《元代圆牌两种之考释》（《历史研究》，1980，4）对国内出土的一个八思巴字圆牌的铭文重新作了译释，订正了国外学者译释上的纰谬。昂奇《关于八思巴字母尼及其有关问题》（《蒙古语言文学》〔蒙文版〕，1980.1）探讨了八思巴字正字法和元代蒙古语语音的一些问题。照那斯图《关于〈萨迦格言〉最早的蒙译本及其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版本》（《蒙古语言文学》〔蒙文版〕，1980.1），就《萨迦格言》蒙译本八思巴字版残片的发现以及国外研究情况等作了评述。

八思巴字是我国的一种古文字，尽管一些资料流散于国外，但在我国国内现在保存的资料还是很丰富的，有一些资料尚未被利用。八思巴字的研究包含广泛的课题，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情况来说，以往所做的工作和达到的水平，无论从广度或深度来说，都还远远不够，需要我们今后做出更大的努力，从而取得更多的成就。

注　释

① 从八思巴字于1269年颁行起，至现存最晚的八思巴字官印——北元“甘肃省左右司之印”，署“天元五年（1382）六月　日中书礼部造”为止，有110余年。

② 《译语》不见著录，作者及成书年代均未详，是杂采元朝《事林广记》中蒙古译语、蒙古字体、《书史会要》、八思巴字及各种译语而成。其中八思巴字一章前未之见。“蒙古字体”小序称“上世大

元”，跟各本不同，又卷末附北元“太尉之印”。

③ 据日本尾崎雄二郎的考证。见《大英博物馆本〈蒙古字韵〉札记》，《人文》第8集(京大教养部)，页162—180，1962年。

④ 这次文字改革由李朝世宗和集贤殿的大臣们发起，制定了一种新文字——谚文，于1446年以《训民正音》的形式发布。

⑤ 《四声通考·凡例》，申叔舟（1417—1475）著。《洪武正韵译训》申序（1455）：“且以世宗所定《四声通考》别附之头面，复著《凡例》为之指南”。郑东愈对《四声通考》为世宗所定表示怀疑，参所著《昼永编》。

⑥ 即一般所说的收声。在元朝的时候，汉语共同语的入声的收声 -p，-t，-k 已经失去，八思巴字对音反映了这种现象。所以申氏据以审定谚文拼音。

⑦ 载《东方艺术杂志》，第2卷，第1期，页1—21，插图3个，1839年。

⑧ 《古代蒙古文碑刻注释补》，载《东方艺术杂志》，第3卷，页225—227，1840年。

⑨ 《关于泗水发现的两个铜币的报告》），载《亚洲学报》第5卷，第15期，页321—337，另插图3，1860年。本文介绍这两个钱币镌有八思巴字和阿拉伯文，经他考释八思巴字为“大元通宝”。

⑩ 《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载《亚洲学报》，第5卷，第19期，页5—47，另插图4，1862年。

⑪ 《中国北方居庸关古代佛经石刻》，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5卷，第1期，页14—44，1870年。

⑫ 《居庸关石刻初探》：沙畹“第一部分，汉文和蒙古文石刻”，载《亚洲学报》第9卷，第4期，页354—368，1894年；列维（S·Lévi）“第二部分，藏文石刻”，同上，页369—373；拉德洛夫（W·Radloff）“第三部分，畏兀文石刻”，同上，页546—550；胡斯（G·Huth）“第四部分，蒙古文石刻”，同上，第9卷，第5期，页351—360，1895年。

⑬ 《十三——十四世纪蒙古时期的文献》，1895年版，巴黎，二卷＋5页，另插图15个。

⑭ 《蒙汉文字简论》，载《亚洲学报》第9卷，第7期、8期，页91—128，395—443，1896年。同上第9卷，第9期，页183——184，1897年。

⑮ 《蒙古时期的中国内图文件和碑刻》载《通报》，第5卷，页357—447，1904年。《续集》，同上，第6卷，页1—42，1905年。《再续集》，同上，第9卷，页297—428，另图版30个，1908年。

⑯《藏文ཀ和ཁ的音值跟八思巴字字母里的相当字》，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页843—862，1929年。

⑰ 《古代蒙古时期使用的文字系统》，载《大亚细亚》，第2卷第2期，页284—289，1925年。

⑱ 早先一直被认为是西夏文，经班扎洛夫（D·Banzarov）考证，定为八思巴字。

⑲ 1897年出版，《百家姓蒙古文》影图见该书第二卷，页30—43，该资料是据李文顺之《稗编》所收本。

⑳ 转引自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苏联科学院通报人文科学部分，页628附注，1930年。

㉑ 见《佛教文学》第1卷，第11期，页917—934，1912年；同上第2卷，第2期，页108—127，1912年。

㉒ 小川博士还历纪念，《史学地理学论丛》，页601—641，1930年。

㉓ 同⑳。

㉔ 即唐虞译、罗常培校订的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11月第1版，共48页。

㉕ 北京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1卷，第3期，1939年，昆明。

㉖ 科学出版社，1959年11月第1版，图版33个。

㉗ 罗常培遗著《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载《中国语文》，1959年12月号，页575—581。

㉘ 《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2期页137—149，1941年。《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第3号，页361—364，1943年。

㉙ 《方体字(蒙古文字史1)》,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41年。后译成日文,日文本未收八思巴字资料图版和转写部分。1957年由克鲁格（J·Krueger）译成英文，名《八思巴字蒙古语碑刻》《哥丁根亚洲研究》第8种，威斯巴登，1957年。英译本加进了八思巴字资料，计13个八思巴字蒙古语碑刻图版和其他一些资料的图版，还增加了一些内容。

㉚ 《八思巴字文献》，东方丛书第12册，1937年，共72页。

㉛ 《元朝秘史中蒙古语的汉字标音研究》，东京龙文书局，共4＋146页，1946年。

㉜ 见汉译本《八思巴字与古汉语》，页23—24。

㉝ 同㉗。

㉞ 《八思巴字文献》，载《庆祝麦利希·琼斯七十寿辰论文集》，布达佩斯，页222—237，1942年。

㉟ 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第6卷，1—3分册，页1—52，1956年。

㊱ 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第13卷，1—2分册，页201—237，1961年。

㊲ 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第17卷，3分册，页239—292，1964年。

㊳ 《蒙古碑铭集》Ⅲ（八思巴碑铭，汉字对译官厅文件），布达佩斯，1972年。

㊴ 见《高本汉的古汉语的喉塞音声母——八思巴字母表的特殊用法及其在语言心理学上的特征》，渥太华，共12＋89页，1953年。

㊵ 《八思巴字字母表》，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12卷，页300—323，1959年。

㊶ 《汉语的八思巴字对音》，《华裔学志》第22卷，第2分册，页407—433，1963年。

㊷ 《译写汉语的八思巴字字母表概说》，W·B·亨宁纪念文集，伦敦，1970年。

㊸ 这部文献残页是1906—1908年在吐鲁番出土的，兰司铁作了报导。后来兰氏的学生阿尔托考证为《萨迦格言》的八思巴字蒙古语译本的残页，对原文进行了解读，又补叙了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资料概况。

㊹ 即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行的影印大英博物馆藏旧抄本《蒙古字韵》二卷，1956年。

㊺ 罗常培《蒙古字韵跋》(1939)，蔡美彪《关于蒙古字韵》（1951），均收入他们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1959年，页83—91。

㊻ 同③。

㊼ 庆谷寿信《入声韵尾消失过程的一个假设——研究蒙古字韵所得》，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37号，页1—37，1965年。

㊽ 中野美代子《蒙古字韵的研究——音韵史的考察》，北海道大学《外国语外国文学研究》，第11期，页15—37，1964年。

㊾ 郑再发《〈蒙古字韵〉跟跟八思巴字有关的韵书》，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15种，共4＋110页，＋插图1＋5页，1965年。

㊿ 郑再发《八思巴字标注汉语材料校勘记》，祝贺李济博士七十寿辰论集，第二辑，页933—1003，另6个图版，1967年。

(51) 桥本万太郎《大英博物馆藏旧钞本〈蒙古字韵〉杂记》，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通讯》第14号，1—4页，1971年。

(52) 花登正宏《蒙古字韵札记》，《中国语学》，第226期，页13—16，1979年11月15日出版。

(53) 本书由亚洲研究学会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出版，共5＋172页，堪培拉，1971年。

(54) 载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亚非言语文化研究》第4号，页1—38，1971年11月。

(55) 第1部分．载《亚非言语文化研究》第9号，页41—112，1974年11月；第2部分，同上，第10号，页165—182，1975年11月。

（原载《民族语文》1981年 第1期）

在南华寺发现一份八思巴字的新资料

照那斯图

在广东韶关南华寺藏有一份业已裱装的八思巴字文献资料。这是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的元代文献，包括两道圣旨（尾部均残缺），合裱于一纸（裱装有误）。圣旨的颁发皇帝是元仁宗普颜都。圣旨颁发的时间是一三一七年的前几年。圣旨甲宣谕的对象是元朝的军官、军人、城子达鲁花赤和官员、来往的使臣；圣旨乙宣谕的对象是元朝的宣慰司、廉访司官员、军官、军人、城子达鲁花赤和官员、来往的使臣，责令他们保护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所属各路寺院和圆觉寺的权益。

这个文件对于南华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由于这个原故，南华寺的住持们把它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往下传。这个文件收藏的经过没留记载，从后人的题记和印章看，它从清末起已引起外界的注意。在裱装绫边左侧有张之洞（1837—1909）于光绪己丑（1889）十月手书的题记。此外，在原件上盖有一些地方军政关防机构和社会人士的印章。其中有“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印”、“督理太平桥税□□公司关防”汉文满文并书印、“李根源印”、“赖芬荣印”等字样印。一九三七年隋斋居士在他所著《南华小志》一书（广州登云阁印）中曾公布过这个文献的局部照片，他称这个资料为“不能识别之异域文书”。

南华寺藏八思巴字圣旨因为它是原件，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在内地是唯一的一份（西藏有几份）。它也是有关语言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一份资料。它的可贵还在于能够补充或证明未见于其它记载的若干历史事实。这方面特别值得提的有两点。

1.关于字母ㄗ（p'）

八思巴字的研究者对于若干八思巴字母在整个八思巴字母表中的地位问题，持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字母 p' 的问题。这个字母在刊载八思巴字母表的有关文献（例如《法书考》、《书史会要》等）中都是有的，也见于八思巴字汉字对音韵书《蒙古字韵》，但人们从未发现它应用于官方文件中的实例。因此，一些八思巴字的研究者不承认这个字母在八思巴字母表中的地位。但这个字母在南华寺圣旨甲件中作为汉字“普”字的声母出现了两次，这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还澄清了八思巴字母表的一个悬案。

2.关于惠能的谥号

禅宗六祖惠能（又作慧能）的谥号，据《六祖坛经》附录《历朝崇奉事迹》，载有大鉴、真空、普觉、圆明。但是，南华寺藏八思巴字圣旨甲件中除此之外最后还有一个“广照”（译音）。这个谥号不见于近代有关六祖事迹的著述。岑学吕所编《虚云和尚法汇》录有虚云为六祖请赐加封谥号呈文。呈文陈述上述文献所载六祖谥号“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后说：“宋以后地方有司。未为请谥。故无闻焉”。我们也曾查过一些史籍，请教过一些宗教人士和学者，但未得线索。由此看来，记载六祖这一谥号的汉籍文献尚未被发现或已不传世，而八思巴字文献提供了新证据。至于这个谥号为宋神宗（“圆明”系宋神宗追封）至元仁宗间哪一个皇帝所追封和我们的译音汉字是否准确，有待于佛教史研究者考定。

（原载《民族研究》1982年 第3期）

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

照那斯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提要 广东曲江南华寺藏有裱装本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一卷。内容是元仁宗普颜笃皇帝赐予南华寺、圆觉寺等寺院的护敕，包括两道圣旨。由于原件曾断成数截，且有一部分残损，装裱时把两个文件糅合在一起，行款次序错乱，文义不相连属，无法通读。

本文试图把裱装本混在一起的两道圣旨分开，恢复原来的面貌，并考订其颁发的年代。最后把这两件文书分别加以翻译和考释。

壹 两件文书的复原

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裱装本文献一卷。高 54 厘米，宽 332 厘米。白宣纸书写，八思巴字正体墨书，共 58 行。有“御前之宝”汉字篆书印鉴五处，三处完整无缺，一处中间有断损，一处仅存“之宝”二字。另有李根源(1879—1965)等观赏印鉴十方。此外，在原卷裱装的左侧绫边上，有张之洞(1837—1909)光绪己丑(1889)十月题记四行。

1937 年广州登云阁印行的隋斋居士《南华小志》一书中曾发表过这份文献的局部照片(第 28 行至第 48 行)，并称之为“不能识别之异域文书”。经仔细辨认照片，可以确定就是上边提到的裱装本。可见此本装裱的时间应在 1937 年之前。

我们按照八思巴字书写行款格式自左向右直行通读裱装本全文，发现第 30 行与第 31 行，又第 41 行与第 42 行，文义都不衔接，而且这两处正好都有拼接的痕迹。此外，裱装本没有此类文件应有的收尾段落。可见裱装本不仅拼接有错误，而且文字也不完整，肯定有残佚的部分。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南华寺林得众等负责同志的支持和协助。常凤玄同志在搜集和查阅资料方面也给作者很大的帮助。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仔细观察裱装本，可以看出第 1 行至第 30 行与第 31 行至第 58 行两部分无论行距宽窄、墨色深浅、字体大小、字的疏密都不相同。而这两部分内容上却又有许多重复之处。可见裱装本显然是把性质相近的两个独立的文件糅合在一起了。如果把 31 行至 41 行移至 42 行至 58 行之后，不但这 28 行的文义完全顺畅，而且第 58 行上方的印文“之宝”二字也正好与第 31、32 行之间的印文“御前”二字密切吻合。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裱装本包含两件文书。第 1 行至 30 行为一件，第 42 行至 58 行与第 31 行至 41 行合起来为另一件。两者都缺结尾部分。以下称前者为甲件，后者为乙件。

甲件的内容是宣谕军官、士兵、城子达鲁花赤和官员以及来往使臣，责令他们保护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所属各路寺院的权益。

乙件的内容是宣谕宣慰司和廉访司的官员、军官、士兵、城子达鲁花赤和官员以及来往使臣，责令他们保护圆觉寺的权益。

这两件文书结尾缺损部分应包括正文最后一部分文字以及签署文书的时间和地点等。至于其它部分少数残损的字，大都可以根据上下文或参照同类文书的相应内容补出。

贰　文书的年代

这两件文书的颁发年月因尾部残缺而佚去。但是我们仍可根据其它线索确定文书的年代。元代颁发给寺院的八思巴字圣旨文件里，总要按世系引述先世帝王的圣旨（所谓“在先圣旨体例”）作为当今君主颁发同类圣旨的依据。甲乙两件文书引述发布圣旨的先世帝王顺序均为：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最后一世为元武宗曲律，由此可以断定甲乙两件圣旨应是元仁宗普颜笃皇帝颁发的。

特别重要的是南华寺除了这两件圣旨之外，还藏有一份藏文的帝师法旨（译文见附录），帝师名为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kun dga' blo gros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这份法旨跟甲件一样，也是颁发给韶州路南华禅寺和广州路南华戒院的，收执者也是（福心）弘辩慈济大师。法旨说：“今遵皇帝陛下圣旨”，“今此重申护敕，必须遵旨承办”。“皇帝”显然是指普颜笃皇帝，“圣旨”“护敕”指的应该就是甲件。由此可知甲件的颁发时间应早于法旨。法旨末尾记时是“蛇年正月晦日”。据《元史》记载，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任帝师始于延祐二年（1315）。（《元史·释老传》：“（延祐）二年，以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嗣”。）他历任普颜笃、格坚、泰定三朝帝师。这三朝

中只有一个蛇年，即元仁宗普颜笃延祐四年丁巳(1317)。据此，甲乙两件文书的颁发时间应在公元 1312（仁宗登位之年）至 1317 的数年之中。

叁　原文的转写和翻译

元代官方颁发给寺院的各种八思巴字蒙古语文件(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等)的碑刻，大都附有汉文翻译。南华寺所藏甲乙两件文书原来没有汉文译文。下边我们除了对原文蒙古语词逐一用汉字释义外，每行之后加上仿照元代白话体的译文，全文之后另附现代汉语译文。

这两件文书里有一些汉语专名和术语的八思巴对音字。其中有的是习见的说法，有的见于文献记载，不难确定所对应的汉字。至于少数难以确定的，则暂时在《蒙古字韵》所收的同音字组里选一个可能的字。此类字前边一律标上*号，表示待考。

下文在每一行前边的括弧里标出甲件和乙件的行数。例如(甲 3)表示甲件第 3 行，(乙 15) 表示乙件第 15 行。(甲件和乙件行数的编号见图版一至四)。转写音标之间的短横表示词干与格附加成分之间的界限，但一行末了的短横则表示移行。如果移行处正好碰上是词干的末尾，则改用长横表示。加圆括弧的音标表示补出的原文缺字。

甲件

(甲 1)moŋk'a dèŋri-yin k'uč'un-dur　长生天气力里，
　　长生　天　气力里

(甲 2)yèke su ǰali-yin ·ihe·en-dur　大福荫护助里，
　　大　福荫 威严　护助里

(甲 3)(ga·an) ǰarliG man-u　皇帝圣旨俺的。
　　皇帝　圣旨　俺的

(甲 4)č'eri·ud-un noyad-da　军官每根底，
　　军　官每根底

(甲 5)č'erig haran-a balaga- 军人每根底，城子
　　军　人每根底　城子每

(甲 6)d-un darugas-da noyad— 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
　　达鲁花赤每根底 官人每根底

(甲 7)(da) (yor)č'igun yabugun èlč'in-e du·ulgaguè　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
　　往来的　行走的　使臣每根底 宣谕的

(甲 8)ǰarliG　圣旨。
　　圣旨

(甲 9)(ǰ)iŋgis gan-u ök'ödeè ga·an-u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
　　成吉思　汗　窝阔台　皇帝

(甲 10)(seč'en) ga·an-u öljeėt'u ga·an-u 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
薛禅 皇帝 完者笃 皇帝

(甲 11)(k')ülug ga·an-u ba jarliG-dur doyid ėrk'e·u(d) 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
曲律 皇帝 并 圣旨里 和尚每 也里可温每 也里可温、

(甲 12)(s)ėnš$_1$hiŋud aliba alba Gubč'iri ülu üjen 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
先生每 任何 差发 科敛 休 担当

(甲 13)(dėŋri-yi) (ja)lbariju hiru·er ögun at'uGayi k'e·egde(g)- 告天祝寿者"么道
天 祈祷 祝福 与 有 道

(甲 14)sed aju·uė ėdu·e ber bö·esu uridan-u 有来。如今呵，依着在先
有来 如今 也 有呵 在先

(甲 15)jarliG-un yosu·ar aliba alba Gubč'iri 圣旨体例里，不拣什么差发
圣旨 体例里 任何 差发 科敛

(甲 16)(ülu) üjen 休当者。
休 担当

(甲 17)dėŋri-yi jalbariju hiru·er ögun at'u- 告天祝寿者
天 祈祷 祝福 与 有者

(甲 18)Gayi k'e·en guaŋ duŋ taw š$_1$ew džiw lu lėu dzu taj 么道，广东道韶州路
道 广 东 道 韶 州 路 六 祖 大 六祖大

(甲 19)(gįam) (džin) k'uŋ p'u gįaw 'ụėn miŋ guaŋ džew š$_1$en 鉴真空普觉圆明
鉴 真 空 普 觉 圆 明 广 照 禅 *广*照禅

(甲 20)š$_1$hi amit'u buk'uė-dur bosGaGsan tsaw k'ėi (baw) 师活的时分立的曹溪宝
师 活的 有时分 立的 曹 溪 宝

(甲 21)lim š$_1$an nam ɣụa š$_1$en zhi süme-de Gariyat'an gė(损) 林山南华禅寺属□
林 山 南 华 禅 寺 寺 属 □

(甲 22)(损) (lu) men p'u gįaj 'uėn guaŋ džiw lu dzaw š$_1$ėu □路*勉普戒院、广
□ 路 勉 普 戒 院 广 州 路 枣 树 州路枣树

(甲 23)ħįaŋ nam ɣụa gįaj 'ụėn ɣaŋ džiw lu nam ɣụa š$_1$en (zhi) 巷南华戒院、杭
巷 南 华 戒 院 杭 州 路 南 华 禅 寺 州路南华禅寺

(甲 24)ėde sümes-dur aGu ħụu sim ɣuŋ pen tshi (dzi) 这的每寺里有的*福*心弘
这的每寺里 有的 福 心 弘 辩 慈 济 辩慈济

(甲 25)(taj) š$_1$hi dhij jen džaŋ law-da bariju yabu·ayi 大师德*衍长老执把行的
大 师 德 衍 长 老 执把 行的

(甲 26)jarliG ögbeė ėden-u sümes-dur geyid— 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里房舍里，
圣旨 与 这的每 寺里 房舍里

(甲 27)dur an-u ėlč'in bu ba·ut'uGayi ula·a ši- 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
他每的 使臣每 休 安下者 铺马 祗应

(甲 28)(·u)su bu barit'uGayi ts'aŋ t'amGa bu ög(t'u-) 休拿者。地税、商税休与
休 拿者 地税 商税 休 与者 者。

(甲 29)(geė) süme-de ėle Gariyat'an Gajar usu(n) 但属寺院的水土、
寺 但 属 地 水

(甲 30)(haran) adu·usun bag t'egirmed dem k'eb(id) 人口、头匹、园林、碾磨、店、
人口 头匹 园林碾磨 店 铺席 铺席(下缺)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们、官员们,来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和曲律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给广东道韶州路六祖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广照禅师生前所建曹溪宝林山南华禅寺所属□□路勉普戒院、广州路枣树巷南华戒院、杭州路南华禅寺等寺院的福心弘辩慈济大师德衍长老收执的圣旨。在他们的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不得索取铺马、祗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寺院所属土地、河流、人畜、园林、碾磨、店舍(下缺)

乙件

(乙 1)(moŋ)k'a dèŋri-yin k'uč'un-dur 长生天气力里,
长生 天 气力里

(乙 2)yèke su ǰali-yin ·ihe·en-dur 大福荫护助里,
大 福荫 威严 护助里

(乙 3)ga·an ǰarliG man-u 皇帝圣旨俺的。
皇帝 圣旨 俺的

(乙 4)sụèn ·ue shi (lị̀am) 宣慰司、廉
宣 慰 司 廉

(乙 5)ħụaŋ shi-yin noyad-(da) 访司官人每根底,
访 司 官人每根底

(乙 6)č'eri·ud-un noyad-(da) 军官每根底,
军 官每根底

(乙 7)č'erig haran-a balaGad-un daruGas-da noyad-da yorč'i(Gun) (ya-)
军 人每根底 城子每 达鲁花赤每根底 官人每根底 往来的 行走的

军人每根底,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

(乙 8)buGun èlč'in-e du·ulGaGuè 使臣每根底宣谕的
使臣每根底 宣谕的

(乙 9)ǰarliG 圣旨。
圣旨

(乙 10)ǰiŋgis gan-u 成吉思汗、
成吉思 汗

(乙11)ök'ödeè ga·an-u 窝阔台皇帝、
窝阔台 皇帝

(乙12)seč'en ga·an-u 薛禅皇帝、
薛禅 皇帝

(乙13)öljeėt'u ga·an-u 完者笃皇帝、
完者笃 皇帝

(乙14)k'ülug ga·an-u ba jarliG-dur doyid ėrk'e·ud s(ėnš₁hi-)
曲律 皇帝 并 圣旨里 和尚每 也里可温每 先生每

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

(乙15)ŋud aliba alba gubč'iri ülu üjen 不拣什么差发休当,
任何 差发 科敛 休 担当

(乙16)dėŋri-yi jalbariju hiru·er ögun at'uGa(yi) 告天祝寿者"
天 祈祷 祝福 与 有

(乙17)(k'e·egde)gsed aju·uė ėdu·e ber bö·esu ur(idan-u)
道 有来 如今 也 有呵 在先

么道有来。如今呵,依着在先

(乙18)(jarliG-un) yosu·ar aliba alba gubč'iri ülu ü(jen)
圣旨 体例里 任何 差发 科敛 休 担当

圣旨体例,不拣什么差发休当。

(乙19)(dėŋ)ri-yi jalbariju hiru·er ögun at'uGayi k'e·e(n) 告天祝寿者么道,
天 祈祷 祝福 与 有者 道

(乙20)(损) (损) č'ölge-dur ɣo 'ėu dzu gėu tši (bo)sGa·ulu(G)-
□ □ 路 何 遇 祖 居 士 教立的

□□路何遇祖居士教立的

(乙21)(san) 'ụėn gịaw zhi süme-dur aGun doyid-da bariju ya(bu·ayi)
圆 觉 寺 寺里 有的 和尚每根底 执把 行的

圆觉寺里有的和尚每根底执把行的

(乙22)(jarliG) (ög)beė ėden-u süm(es)-dur geyid-dur an-u (ėl-)
圣旨 与 这的每 寺里 房舍里 他每的 使臣每

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里房舍里,使臣

(乙23)(č'in) bu ba·ut'uGayi ula·a ši·usu bu barit'uGayi ts'aŋ t'a(mGa)
休 安下者 铺马 祗应 休 拿者 地税 商税

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地税、商税

(乙24)(bu) (ög)t'ugeė süme-de ėle gari(yat'a)n gaǰar usun baG (t'e-)
休 与者 寺院 但 属 地 水 园林 碾磨

休与者。但属寺院的水土、园林、碾磨、

(乙25)(gi)rmed dem k'ebid gịaj den k'u gala·un usun oŋGoč'as (残缺)
店 舖席 解 典 库 温 水 船栰

店、舖席、解典库、浴池、船栰

(乙26)(残缺) buliju t'at'aju bu abt'uGayi ėde basa doy(id)
夺 征 休 要者 这每 更 和尚每

休夺要者。这和尚每

(乙27)(jarlig)t'a(n) k'e·eju yosu üge·uė üėles bu (üė-)
有圣旨 道 体例 没有 勾当 休 做者

有圣旨么道，没体例勾当休做者。

(乙28)(ledt'ugeė) (ü)ėledu·esu mud basa ülu·u ayuɢun（下缺）
做呵 他每 更 不 怕

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

靠长生天的气力，托大福荫的护助，皇帝圣旨。

向宣慰司、廉访司官员们，军官们，士兵们，城子达鲁花赤们、官员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和曲律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兹按以前的圣旨，不承担任何差发，祷告上天保佑；给□□路何遇祖居士之意所建圆觉寺的和尚们收执的圣旨。在他们的寺院、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不得索取铺马、祇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寺院所属土地、河流、园林、碾磨、店舍、解典库、浴池、船栈、（残缺）。和尚们也不得依仗圣旨去做无理的事；如做，他们岂不怕？（下缺）

肆 注释

[1]（甲1，乙1）：moŋk'a 元代"白话"译作"长生"。这个字在八思巴字文献里有 moŋk'a，moŋɢa，moŋk'e，moŋga 等多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其中以 moŋk'a 最为常见。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语音形式不符合蒙古语元音和谐律和元音与辅音的配合规律，因此对这个词的八思巴字写法的可靠性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写法上的差异可能代表不同的方音，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词本来是突厥语借词，所以读音不稳定。看来后一种可能更大。

[2]（甲2，乙2）：yėke "大"。辅音 k 一般不出现于蒙古语词里，按照蒙古语语音构造规律，这个词里的 k 应该是 g。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里还有一个包含辅音 k 的词：juk-(iyer) "正确(地)"，但在现代蒙古语里，与这个词里的 k 对应的是辅音 b。我们知道，在蒙古语音演变过程中，有 g 和 b 交替的现象。因此，跟 yėke 里的 k 一样，juk 里的 k 也应该是 g。这个 g 应该是 b 的前身。

[3]（甲2，乙2）：·ihe·en "保佑"。现代蒙语与此相当的词形是 ibegel。古蒙语里，清擦音 h 照例只在词首出现。h 见于词中的例子，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里除了·ihe·en 之外，还有 t'aha·ulju "吩咐"一例。《华夷译语》里的"塔温丁"，《卢龙塞略》所收《北虏译语》里的"塔兀勒"就是这个词的词干部分 t'a·ul- 或 t'a·a·ul- 的对音。这个词在蒙古书面语里是 taγaγul-，在这里八思巴字 t'aha·ul- 中的这个 h 则相当于蒙古书

面语的 γ。

[4] (甲6, 乙7): darugas "达鲁花赤"。-s 是表复数的附加成分。这个词的单数形式应该是 daruga。不过在我们所见到的八思巴字文献里,这个词往往用的是复数。单数形式只出现过一次,但不是 daruga,而是 darugač'i。在《元朝秘史》里, 这个词还有另一个单数形式 darugač'in "答鲁舌合中臣"。

[5] (甲5–6,乙7): balagad-un darugas-da noyad-da "城子达鲁花赤、官员们"。darugas 和 noyad 分别带位格附加成分 -da,二者之间是并列关系,不是修饰关系,所以译文在二者之间用顿号。

[6] (甲 11,乙 14): doyid "和尚们"。单数形式是 doyin。这是汉语"道人"的音译。在元代蒙古语里,这个词指的是和尚。

[7] (甲 11,乙 14): ėrk'e·u (d) "也里可温们"。甲件最后一个字母缺损,今据上下文及乙件补。这是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 ėrk'e·un,基督教教士。

[8] (甲 12,乙14): sėnš$_1$hiŋud "先生们"。单数形式是 sėnš$_1$hiŋ, 是汉语"先生"的音译,指道士。

[9] (甲18–20): 六祖大鉴真空普觉圆明广照禅师。关于禅宗六祖慧能的谥号,《六祖坛经》所附《历朝崇奉事迹》谓:"唐宪宗皇帝谥大师曰大鉴禅师。宋太宗皇帝加谥大鉴真空禅师。""宋仁宗皇帝天圣十年…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皇帝加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具见《晏元献公碑记》。"岑学吕《虚云和尚法汇》所录虚云为六祖请加封谥号的呈文在提到六祖的"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等谥号之后说"宋以后地方有司未为请谥, 故无闻焉。"甲件所记"广照"的谥号当是宋神宗以后加封的。这个谥号似不见于汉籍文献。我们根据八思巴字音译的"广照"二字是否正确,待考。

[10] (甲19,22)两见字母ㄗ (p')。这个字母虽然见于《法书考》《书史会要》的八思巴字母表及《蒙古字韵》中, 但以前从未看到这个字母在文献中应用的实例。因此龙果夫 (A·A·Dragunov) 和波普 (N·Poppe) 都不承认这个字母在八思巴字母表中的地位。字母ㄗ在甲件中是用来标汉字"普"的声母的,写法与《蒙古字韵》、《法书考》和《书史会要》全同。甲件里"普"字的八思巴字对音也与《蒙古字韵》完全一样, 都是 p'u。这个字母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八思巴字母表里的一个悬案,同时也证明了上引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11] (乙28): üėledu·esu mud basa ülu·u ayugun "如做,他们岂不怕?"这是在八思巴字护寺文书中常见的一个句子。相当于元代汉语"白话"碑中的"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由于这个句子难懂, 一些学者曾经对它进行过语法分析。波普教授在

其《方体字》[1]一书的第23条注释中提出的看法，在蒙古语言学界较为流行。波普认为这个句子是疑问句。句中 ülu·u 的 ·u 是疑问语气助词，相当于蒙古书面语的 -uu 和现代布里亚特语的 -gu。他以 ilegu/ülegu "多余"为佐证，把书面语的 -uu 的前身拟作 *-γu。但是现代蒙古语的 -uu 和布里亚特语的 -gu 以及其它蒙古语族语言的这个疑问语气助词同八思巴字 ülu·u 中的 ·u 在用法上完全不同。大家知道，蒙古语族诸语言的这个疑问语气助词只能出现在谓语后面。说它用于副词后谓语前的位置上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试作另一种解释。

首先讨论一下 ülu 的词性。大家知道，这个词(蒙古书面语为 ülü)在现代蒙古语里没有形态变化，并且只修饰动词，属于副词类。然而它在古代蒙古语里却不同，可以带有形动词将来时附加成分-gü，属动词类(不完全动词)。原来与这个词同属一类的另一些表示否定意义的词，例如 ese "没有"，在现代蒙古语里仍然保留着它的形动词将来时形式——ese-gü，表明 ülu·u 的 ·u 和 esegü 的 gü 是同一个东西(八思巴字的 · 与 u 分别同蒙古书面语的 γ/g (g) 与 u/ü 对应)。其次，ülu·u 中的 ·u 与其它动词的同一形式一样，后面还可以接表示格的附加成分。在现存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中虽然找不到这方面的直接例证，但是我们看到《元朝秘史》第 248 节中有这样一句话：

ene eye-dur man-u oro-gu ulu-·u-yi ker medekde-gu ……
这个 商量 里 俺的 从 的 不从的 行 怎 可得知

"不知随不随咱们的这个计议……"

这里 oro-gu 与 ulu-·u 是并列成分，以宾格形式 (附加成分 -yi) 作 medekde-gu 的宾语。据此，我们认为八思巴字 ülu·u 中的 ·u 应该是形动词将来时附加成分。至于这个句子的语气，我们认为不是一般的疑问，而是表示肯定意思的反问。因此我们把这个句子译作"如做，他们岂不怕？"。

此外，这个句子里的 ayugun "怕"也是形动词将来时的一种形式，以 -gun 这种附加成分作为终止形的谓语，也是古代蒙古语的特点。

---

[1] Н. Н. Поппе, Квадратн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а СССР, 1941. J. R. Krueger 的英译本更名为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Ḥp'ags-pa Script.

附录：藏文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帝师法旨译文

常凤玄译

奉圣旨，

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法旨：

晓谕：军官、士兵，地方达鲁花赤、金字使、僧俗人等，一体周知：

兹有韶州路南华禅寺（及）广州路南华戒院之住持弘辩慈济大师德衍长老，虔诚礼佛，恪守清规，今遵皇帝陛下圣旨，前此未曾摊派之军需，粮饷、乌拉（差役）等项，不得强征；不得滥索地税商税；不得进驻村舍庐帐；前此赐其辖属之佃户，财物、田地、河水、水磨、驮畜等，不得强取豪夺；凡敲诈勒索、贪赃胁骗之事不得发生。务使其自在修行。今此重申

护敕，必须遵旨承办，若有违命抗旨之徒滋生事端，则当禀奏

皇帝陛下，严惩不贷；而承受法旨者，亦应依照法旨所示章程行事，不得有违。

蛇年（延祐四年丁巳）正月晦日，于京城大都之大寺内，颁写法旨。

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

［说明：照片顶端的数字是裱装本的行数，其中1—30同时也是甲件的行数。照片底部的数字是乙件的行数。］

1　2　3　4　5　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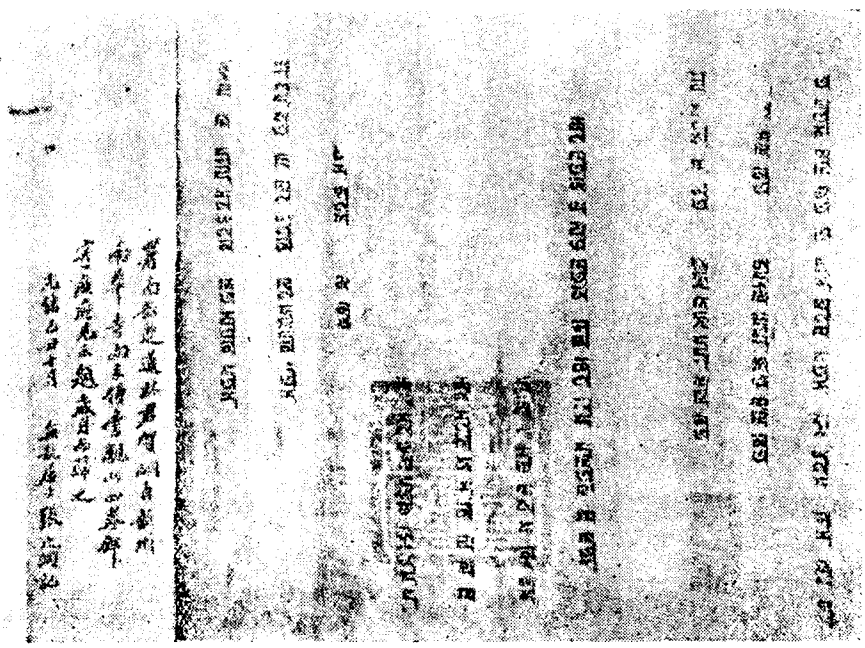


图　版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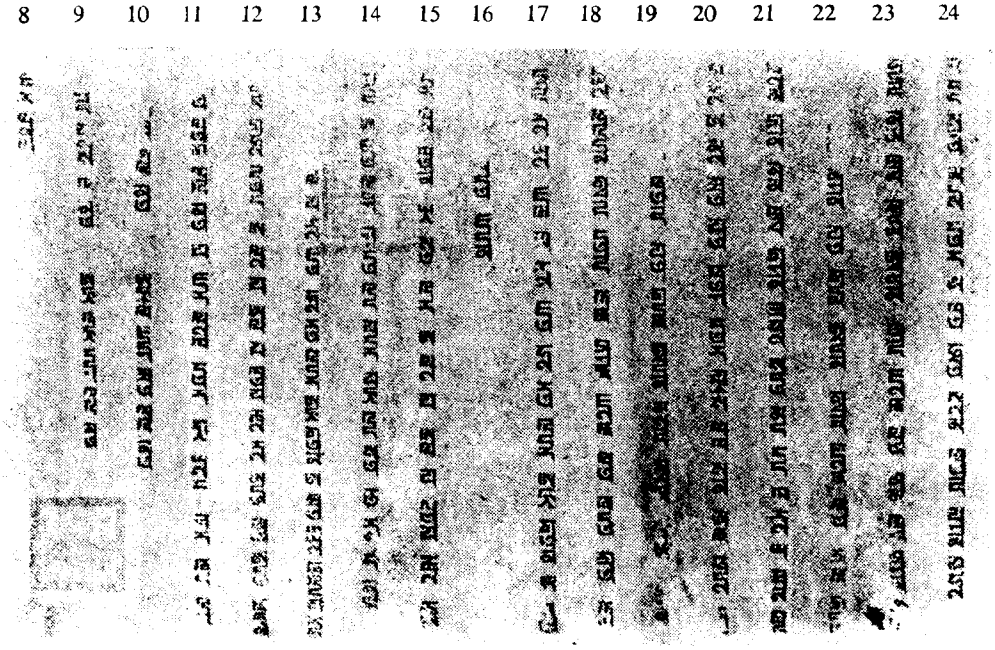


图　版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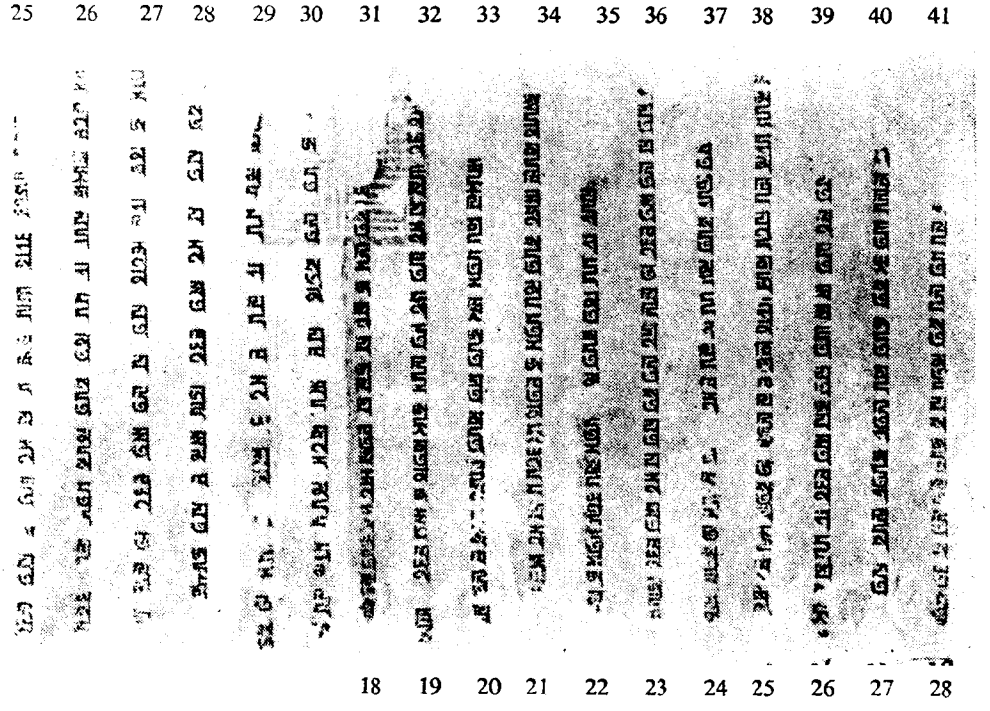


图　版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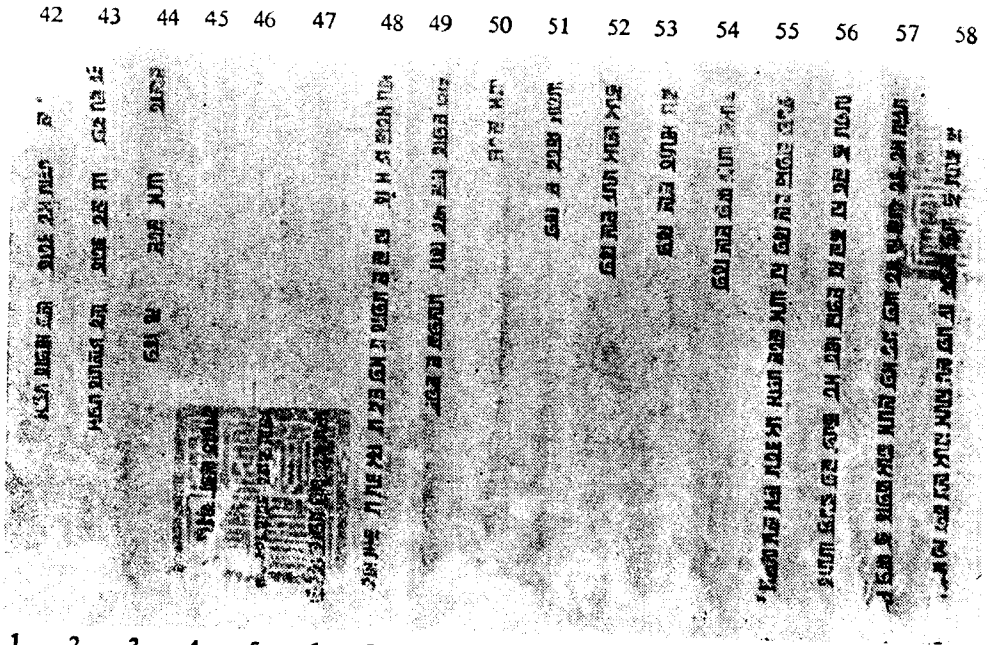


图　版　四

（原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1982年12月出版）

天宝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

照那斯图　　道　布

根据王铁柱同志提供的线索,[1] 我们最近赴河南省许昌县天宝宫考察了一件以前没有刊布过的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我们的考察得到中共许昌县委宣传部、许昌县文化局、许昌县文化馆的协助。

天宝宫是道教中真大道教一派的著名宫观,[2] 位于许昌县城西北25公里处的石固镇附近，现在是县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许昌县志》[3] 所收《天宝宫碑》记载，这座庙宇大约创于宋代，明代重修[4]。宫内现存碑刻多种，其中就有这块八思巴字汉字合璧的圣旨碑。碑石高约266公分，宽约110公分。碑文是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5]于至元二年[6]（公元1336年）颁发给天宝宫提点王清贵[7]的圣旨。就圣旨内容来看，是一份例行的护敕。碑文上半截是八思巴字,写蒙古语,共32行；下半截是汉字,为蒙古语圣旨的汉语白话译文,共24行。

据我们所知，此碑仅在《许昌县志》中简单提到过。《许昌县志》（卷十六·金石）中说："元至元二年御碑，在天宝宫。上半截蒙古文。下半截汉字，系赵字正书。"[8] 迄今，研究八思巴字的各种著述均未收录此碑。[9] 为了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这座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的内容，我们分拉丁字转写和汉语旁译、圣旨汉语白话原译文的转录和今译、八思巴字碑文拓本[10]照片等三部分介绍如下。

拉丁字转写[11]和汉语旁译

行1：　(m)oŋ(k'a)[12]　(dèŋri) - (y)in　k'uč'un-dur
　　长生　　天　　的　　气力　里

行2：　(y)èke　(su)　(jali) - (yi)n　'ihe'en-r[d]ur[13]
　　大　　福　　荫　　的　　护助　里

行3：　ga'an　jarlig　man-u č'eri'ud-un noyad-da　č'erig č'[h]aran-a[14]　balagad-un
　　皇帝　圣旨　俺　的　军　每　的　官每　根底　军　　人每　根底　城子每　的

行4：　　darugas-da　noyad-(da)[15]　yorč'igu (n)　(ya)bugun　èlč'in-e
　　达鲁花赤每　根底　官人每　根底　　往来的　　行走的　　使臣每　根底
　　du'ulgaguè
　　宣谕的

行5：　jarlig
　　圣旨

行6：　jiŋgis　gan-u
　　成吉思　汗　的

行7：　'ök'ödeè　ga'an-u
　　月阔台　皇帝　的

行 8： seč'en ɢa'an-u
薛禅 皇帝 的
行 9： 'öljeėt'u ɢa'an-u
完者都 皇帝 的
行10： k'ülug ɢa'an-u
曲律 皇帝 的
行11： buyal[n]du⑱ ɢa'an-u
普颜笃 皇帝 的
行12： gege'en ɢa'an-u
格坚 皇帝 的
行13： ɢut'uɢ (t'u) ⑰ ɢa'an-u
忽都图 皇帝 的
行14： ǰaya'at'u ɢa'an-u
扎牙笃 皇帝 的
行15： rėnč'ėn dpal ɢa'an-u ba ǰarli'ud-dur doyid ėrk'e'ud sėnš$_{i}$hi-
亦怜真 班 皇帝 的 并 圣旨每 里 和尚每 也里可温每 先 生
行16： ŋud dašmad 'aliba 'alba ɢubč'iri 'ülu 'üǰen
每 答失蛮每 不拣甚么 差发 科敛 休 见
行17： dėŋri-yi ǰalbariǰu hiru'ar'er⑱ 'ögun 'at'uɢayi k'e'egdegsed
天 行 祷告 祝寿 与 有 么道
行18： 'aǰu'uė ėdu'e ber bö'esu uridan-u
有 如今 也 有呵 在先 的
行19： ǰarli'ud-un yosu'ar 'aliba 'alba ɢubč'iri 'üɢ[l]u⑲ 'üǰen
圣旨每 的 体例 不拣甚么 差发 科敛 休 见
行20： dėŋri-yi ǰalbariǰu
天 行 祷告
行21： bidan-a hiru'a[e]r 'ögun 'at'uɢayi k'e'en pen lėŋ lu ħėu džiu-da bu-
俺每根底 祝寿 与 有 么道 汴 梁 路 许 州 根底 有
行22： k'u t'en baw gėuŋ-dur 'aɢu miŋ džin gụaŋ dħij taj š$_{i}$ħi ti dem
天 宝 宫 里 有 明 真 广 德 大 师 提 点
行23： 'ụaŋ ts'iŋ gue t'eri'ut'en sėnš$_{i}$ħiŋud-de bari(ǰu) ⑳ yabu'ayi
王 清 贵 为头儿 先生每 根底 执把 行的
行24： ǰarliɢ y[']ögbeė㉑ ėden-u gėuŋ gon-dur geyid-dur 'an-u ėlč'in bu ba'u-
圣旨 与了 这的每的 宫 观 里 房舍 里 他每的 使臣每 休 安下
行25： t'uɢayi ula'a ši'usu bu barit'uɢayi ts'aŋ t'amɢa bu 'ögt'ugeė
铺马 祗应 休 拿 粮税 商税 休 与
行26： ɢaǰar usun baɢ t'egirmed dem k'ebid gėj den k'u ɢala'un u-
地 水 园林 碾磨 店舍 铺席 解 典 库 浴堂

行27： sun gulud oŋgoč'as ya•ud k'əd-dur 'an-u k'ed ber bolǰu k'uč'u
竹园 船只 物 件 里 他每的 谁每 也 做 气力
行28： bu k'urget'ugeė buliǰu t'at'aǰu bu 'abt'ugayi ėde basa
休 送 到 夺 抢 休 要 这的每 更
行29： ǰarlict'an k'e•eǰu yosu 'üge•un 'üėles 'üėledu•esu mud basa
圣旨有 么道 体例 无 勾当 做呵 他每 更
行30： 'ülu•u ayugun
不 怕
行31： ǰarlig man-u dži 'ụėn goyar hon gulugana ǰil namur-un t'eri•u(n) ㉙
圣旨 俺 的 至 元 二 年 鼠 年 秋 的 头
行32： zara-yin harban goyar-a šiaŋ du-da buk'uė-dur bic'ibeė
月 的 十 二 行 上 都 根底 有 时分 写了

圣旨汉语白话原译文㉘和今译

一、原译文：

行1： 长生天气力里，
行2： 大福荫护助里！
行3： 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
行4： 宣谕的
行5： 圣旨：
行6： 成吉思皇帝、
行7： 月阔台皇帝、
行8： 薛禅皇帝、
行9： 完者都皇帝、
行10： 曲律皇帝、
行11： 普颜笃皇帝、
行12： 格坚皇帝、
行13： 忽都图皇帝、
行14： 扎牙笃皇帝、
行15： 亦怜真班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
行16： 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在先
行17： 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
行18： 天俺根底祝寿者么道，汴梁路许州天宝宫里有的明真广德大师提点王清贵为头儿
行19： 等先生每根底与了执把的
行20： 圣旨。他每宫观、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着者。税粮休与者。田土、园林、水碾磨、
行21： 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竹园、船只不拣甚么他每的，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这

行22：　的每有

行23：　圣旨么道，做无体例的勾当呵，他每更不怕那甚么？

行24：　圣旨（至元）㉑二年鼠儿年七月十二日上都有时分写来。

二、今译：

依靠长生天的威力，

在大福荫护助之下！

皇帝圣旨。

向军官们、士兵们、城市的达鲁花赤们、官员们、往来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汗、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格坚皇帝、忽都图皇帝、扎牙笃皇帝、亦怜真班皇帝的圣旨里说过："和尚们、也里可温（基督教士）们、先生（道士）们、答失蛮（伊斯兰教士）们不负担任何徭役、赋税、让他们祷告上天保佑吧！"现在依照先前圣旨的规定，不负担任何徭役、赋税，让他们替我祷告上天保佑吧！特此颁发汴梁路许州天宝宫明真广德大师提点王清贵为首的先生（道士）们收执的圣旨。在他们的宫观、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不得索取铺马、祗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无论什么人都不得抢夺他们的田地、园林、水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竹园、船只等财物。如果他们依仗圣旨去做违法的事，他们难道不害怕吗？

圣旨写于（至元）二年鼠年七月十二日，上都。

注　释：

① 1984年5月初，河南省长葛县食品公司王铁柱同志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到有关天宝宫元代八思巴字圣旨碑的情况。历史研究所黄振华同志把这封信转给我们，并建议考察。当我们写成此文的时候，不能不首先向王铁柱同志和黄振华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② 这里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同志惠赐的材料，谨向陈智超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③ 许昌县文化馆郑兆瑞同志帮助我们查阅了《许昌县志》的一部分稿本，谨向郑兆瑞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后来，我们又查阅了民国《许昌县志》1923年石印本。本文使用的引文均据1923年石印本。

④ 见上引书，卷十六·金石，第50叶。《天宝宫碑》明邵宝撰。邵宝于成化22年（公元1486年）知许州，后迁户部员外郎。邵宝说这座庙宇"盖创自宋天历间，历元而废，我朝洪武间道士刘希真复之……"按，宋代无"天历"年号。据查，含"天"字的年号有"天禧"（1017—1021）和"天圣"（1023—1032）；含"历"字的年号有"庆历"（1041—1048）；都属于11世纪上半叶。如果"天历"是上述三个年号之一的误写，那么，天宝宫的创建也应该在11世纪上半叶。但是，据陈智超同志研究，真大道教创于金朝初期，在宋朝天禧、天圣、庆历年间尚无此教派，作为真大道教的宫观天宝宫似乎不可能创于此时。然而元朝却有"天历"年号，为文宗图帖睦尔所使用。所以，如果年号"天历"无误，则天宝宫当创于元朝。这里我们着眼于邵宝所撰碑文在介绍天宝宫沿革时历数宋、元、明三个朝代，误写的可能性比年号或许小些，姑从邵宝说，推断天宝宫创立于宋代。

⑤ 元代各朝皇帝以圣旨形式向寺院、宫观颁发护敕时，从不署名。但从圣旨体例可以推知护敕是哪一朝皇帝颁发的。护敕一般都引述先前各朝皇帝的圣旨。天宝宫这件护敕所引述的先前各朝皇帝的圣旨从成吉思汗、月阔台皇帝（即太宗窝阔台）、薛禅皇帝（即世祖忽必烈）、完者都皇帝（即成宗铁穆耳）、曲律皇帝（即武宗海山）、普颜笃皇帝（即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格坚皇帝（即英宗硕德八剌）、忽都图皇帝（即明宗和世㻋）、扎牙笃皇帝（即文宗图帖睦尔）一直到亦怜真班皇帝（即宁宗懿麟质班）止。可

见天宝宫这件圣旨当是宁宗之后的皇帝妥欢帖睦尔颁发的。同时，圣旨所用的纪年也可为证。

⑥ 元代圣旨纪年按蒙古族习惯往往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十二生肖相当于汉族使用的地支。这件圣旨写于“至元二年鼠儿年七月十二日”。我们知道，元代有两朝皇帝使用过“至元”年号，即世祖忽必烈和惠宗妥欢帖睦尔。后人分别称之为前至元和后至元。前至元二年岁次乙丑，后至元二年岁次丙子。丙子与鼠儿相合，所以天宝宫这件圣旨颁发于后至元二年无疑。这一年是公元1336年。

⑦ 王清贵担任天宝宫住持，到1336年至少已有十年的历史。泰定三年虎儿年(公元1326年)三月十五日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曾经给天宝宫颁发圣旨，称这位明真广德大师提点王清贵为“天宝宫里住持”（见蔡美彪著《元代白话碑集录》所收《1326年许州天宝宫圣旨碑》，第80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我们在天宝宫看到了刻有这件圣旨的碑石。

⑧ 见民国《许昌县志》，卷十六·金石，第19叶。

⑨ 蔡美彪著《元代白话碑集录》所收《1326年天宝宫圣旨碑》与本文介绍的八思巴字汉字合璧圣旨碑不同。两碑所镌圣旨颁发时间相隔10年。两碑现均存天宝宫。

⑩ 在许昌县文化馆馆长孟宪心同志协助下，我们拓制了一份拓片。谨向孟宪心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⑪ 拉丁字转写系统请参阅照那斯图、杨耐思著《八思巴字研究》一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用拉丁字转写八思巴字母，对蒙古语和对汉语有所不同。本文即按《八思巴字研究》一文的处理办法区别对待。

⑫ 碑刻上有些字已残毁，我们参照同类圣旨一一补出。补出的字放在圆括弧中。下同。

⑬ 这里把位格附加成分-dur的d误写为r。八思巴字字母d与r写法近似。我们把勘出的正字放在八角括弧中。下同。

⑭ haran的第一个字母h误写为č。

⑮ noyad后面应该有与格附加成分-da，因为它与前面的darugas-da是并列关系。我们所见其他同类文献均如此。

⑯ 元仁宗蒙古语名Buyandu。这里把n误写为l。

⑰ 元明宗蒙古语名Gut'uct'u。这里漏写了最后一个音节t'u。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元明宗蒙古语名在其他同类文献中出现过两次，都是Gut'uct'u。

⑱ hiru'ar'er 一词的 'ar 是衍文。这个词在其他同类文献里是 hiru'er。下面第21行的“祝寿”误写为 hiru'ar 是由于'后漏写了 e。

⑲ 'ülu在八思巴字文献里是常见字。这里显然把l误写为g了。

⑳ 这里漏写了并列副动词附加成分-ju。据其他八思巴字文献应该补上-ju。

㉑ 第一个字母应为'，此处误写为y。

㉒ 这个词在其他八思巴字文献里出现过十次，都是以n结尾。这里应该补上n。

㉓ 原文无句读。我们转录时酌加了标点符号。

㉔ 原文此处残缺，今据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补年号“至元”二字。

（原载《民族语文》1984年 第6期）

关于玄中寺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刻

照那斯图

山西省交城县石壁山（历史上又称龙山）有一古刹，创建于北魏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称“石壁玄中寺”，元代改为“永宁禅寺”，今名玄中寺。寺内有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及汉语白话译文。这道圣旨是元世祖忽必烈授予该寺住持安僧录的护敕。

石刻至今保存完好。碑文拓片国内外都有收藏。日本学者小泽重男[①]和德国学者弗朗克[②]分别在1962年和1966年发表文章介绍过这道圣旨，并对文字内容作了考证。匈牙利李盖提教授在其《蒙古文献集》[③] Ⅲ中也对该圣旨作了拉丁转写。我们在这里所以还讨论它，因为第一，国内尚未全面介绍它[④]，在学术界很少有人知道；第二，在国外学者的考证中尚有可订正之处；第三，希望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进一步解决遗留问题。

关于圣旨的颁发皇帝　　根据同类文件的程式，不难确定该圣旨的颁发皇帝。圣旨引述已故皇帝圣旨时只提到成吉思汗一人，这在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里意味着该圣旨的颁发皇帝是元世祖忽必烈。因为在忽必烈颁发的其它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里，不引述其它已故皇帝的圣旨，尽管在他以后的皇帝引述前朝皇帝圣旨时，从不漏太宗窝阔台皇帝；此外，八思巴字是忽必烈时代的产物（至元六年即1269年颁诏推行），用八思巴字颁发的圣旨不可能早于忽必烈。玄中寺圣旨的颁发皇帝无疑是元世祖忽必烈。小泽重男、李盖提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弗朗克推测的与圣旨对应的年代范围中包括1301年[⑤]，如果这道圣旨属于1301年，就意味着颁发者不是忽必烈了。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圣旨的颁发年代。

关于圣旨的颁发年代　　对于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重要的是判明其颁发皇帝，不然无从考订它的颁发年代。玄中寺圣旨的年代，文末有明确记载：牛儿年正月二十五日。但这个“牛儿年”究竟与公元的哪一年相对应？弗朗克列出的可对应年代是1277、1289和1301年；李盖提拟为1289年；小泽重男尽管考虑到1277年，但他更倾向于1265年。这样，国外学者关于玄中寺圣旨年代的考订共涉及 1265/1277/1289/1301 四个牛年。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弗朗克把

---

① 小泽重男《山西省交城县石壁山玄中寺的八思巴文字蒙古语碑文的解读》，载《东京外国语大学论集》9（1962，3）。其蒙文译文载《蒙古语言文学》1984，2，页34—51，译者哈斯巴根，校译双福。笔者主要参考和利用了蒙文译文。

② H.Franke：Eine Unveröffentlichte 'P'ags-pa Inschrift aus T'ai-yüan，载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7期，页49—57，威斯巴登，1966。笔者没有看到原文，只是从李盖提的书中，间接了解到弗朗克关于玄中寺圣旨年代所持的看法。

③ L.Ligeti：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Ⅲ，布达佩斯，1972，页34。

④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著《玄中寺》（文物出版社，1980）小册子中刊布了玄中寺圣旨照片。执笔人丁明夷同志在其介绍中认为该圣旨年代属1277年，但没有说明具体根据。

⑤ 同注③。

圣旨牛年与元成宗皇帝完者笃执政时期的1301年相联系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没有理由认为圣旨的颁发皇帝不是元世祖忽必烈。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把1301年排除掉。至于其余三个年份倒是都属于忽必烈在位时期。但小泽重男教授下了很大功夫论证的1265年，也是不能成立的。他所以得出了这个看法，是利用了别人提供的有关玄中寺元代住持的一些材料，我们一时看不到他提及的几位住持的汉文记载，无法核实是否可靠。但可以肯定地讲，圣旨年代绝不是1265年。为什么？我们有两点根据：一、据文献记载，正式颁诏推行八思巴字（诏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的时间是至元六年（1269），因此在1265年八思巴字尚未推行，不可能用它颁发圣旨；二、玄中寺圣旨末署有“大都有时分写来”，意思是说圣旨写于大都。大家知道，元大都的建成和这个名称的使用是至元九年（1272）二月，所以玄中寺圣旨的年份不可能先于至元九年。这样只剩下1277年和1289年了。至于李盖提只考虑1289年而排除1277年，那是他记错了忽必烈即位的年代，他把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误作1280年，这是他一时的疏忽。事实上，现在谁也没有找到把圣旨牛儿年落实到1277或1289年上的可靠根据。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及这个问题。

关于圣旨收执者安僧录　清夏筐庸纂修的《山西省交城县志》（光绪八年刊本）卷八人物门·仙释·元（代）一节有这样一段记载：“大汉僧录姓聂氏，法名安，身长九尺，能解空门法眼，又能诵咒驱邪，通藏经千余卷，时以异人尊礼之。中统三年朝廷闻名召入，欲为殿中将军，固辞不拜，逐命为本县僧录司僧录，禅衣二件，上织龙凤、山河，最为工巧，传言自宫中制也。即号大衣禅师，后圆寂焚化有舍利红光之异。大众建塔于安定村寺中，以藏师骨。所遗二禅衣贮于龙山永宁禅寺，世守之以为宝。”在清乾隆四十八年所修《太原府志》（卷四十七，仙释节叶八）中也有与此差无几字的记载。我们把这个记载与牛儿年圣旨相对照，两者在时代（元朝）、寺院（玄中寺/永宁寺）、官职（僧录）、称呼（法名安/安僧录）等方面相吻合，把这份地方志人物史料中的“大汉僧录”看作牛儿年圣旨的收执者“安僧录”，大概是不错的。该史料还告诉我们这位仙人被任命为僧录的时间是中统三年（即公元1262年），这对于我们考证牛儿年圣旨的年代有重要的意义，它给我们明确了圣旨所属年代范围的上限（1262年）。那么，安僧录主管玄中寺到何时，现时我们还没有有关这方面的直接的材料，我们在上面已经确定的牛儿年所属年代范围的那个上限，对于小泽重男所拟1265年也是适用的，但问题是他所利用的材料并不完全支持他的这种看法，甚至我们可以从中找出恰好支持另一种看法的根据。小泽先生所利用的材料主要是道端良秀教授所著《中国净土教与玄中寺》一书，在这里道端良秀提供了不少关于玄中寺及其元初历届住持的材料。按照小泽重男的引述，在元代，玄中寺的第一代住持是圆明禅师惠信，他的大弟子叫广安，他可能担任了第二代或第三代住持，接替广安的是广琼，他于1278年已担任玄中寺住持。小泽重男认为广安就是安僧录。小泽在论文中特别引用道端良秀的如下一段话：“从以上两座碑文（按指《宣授太原路都僧录安公行碑》和《大龙山石壁寺圆明禅师遗行之碑》——本文作者）看，广安是交城县广兴里人，自幼入玄中寺，拜惠信禅师为师，跟随他至40岁，助其师管理僧人事务。他身材魁梧、聪明超人，曾会见大元帝师，并与他一起在万岁山谒见皇帝。皇帝要他还俗，委以殿中宿卫将军，被谢绝，从而授以太原路都僧录。他任此职期间，威令严整，德化广度，如风及草一般。他于至元七年奉旨进都，被赐袈裟，受帝师之戒。第二年又承蒙恩赐。”（转译自蒙文译文页37。）我一时尚未查到有关上述两座碑文的材料。但他根据这两座碑文对广安作出的描述，与我在上面所引地方志记载，有许多相同之

处，因此小泽先生提出的广安＝安僧录说不无道理。不过有一些问题还需弄清。例如，“大汉僧录”和广安所授职务不同，前者为“县僧录司僧录”，后者为“太原路都僧录”，还有“大汉僧录”领授职务和禅衣时间为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而广安奉旨进都，被赐袈裟时间是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相差八年。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大汉僧录”于中统元年先任“县僧录司僧录”，后于至元七年晋升为“太原路都僧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至元七年。小泽先生引用道端良秀的上述一段话后，紧接着提出了这样的推断：“从道端的论述看，广安似乎在至元七年前担任玄中寺住持……”（蒙文译文页37。）这样他把圣旨所及年代范围的下限定在这一年，并且说：“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圣旨的牛年或者至元二年的乙丑年（1265），或是至元十四年的丁丑年（1277）。究竟两者的哪一个，回答这一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说它是乙丑年，那时八思巴字尚未颁诏推广，令人难以置信；说它是丁丑年，广琼1278年已是玄中寺住持，叫人怀疑在1277年广安是否还担任该寺住持。如果能够证明广安担任了哪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住持，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问题是不得不留待以后考订，不过我从多方面加以考虑，以为1265年是正确的，同时把广安看作第二代住持。”(见蒙文译文页37。）看来小泽先生认为广琼在1278年已是玄中寺的住持，好象1277年也不见得不是他，所以把圣旨的年代宁愿不往1277年考虑。然而我认为把圣旨的牛儿年与1277年的丁丑年相联系理由可能比较充分。这里特别补充说一下，如果广安就是安僧录，广安先于广琼担任玄中寺住持，那么圣旨的牛儿年如果不是1289年的戊丑年，就是1277年的丁丑年。问题只是前提是否确实存在。最后在这里再明确一下我对玄中寺圣旨具体年代的看法：颁发玄中寺圣旨的牛儿年可能是1277年或1289年，而最可能是前者，相信将来能够得到最后的考订。

有关玄中寺圣旨的其它方面，学者们尤其是小泽重男教授当年作过全面深入的考订，这里我不想再作什么解释，如果有兴趣，可参阅拙作《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1982.12）和笔者与道布同志合写的《天宝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民族语文》1984.6期）。

下面是对玄中寺圣旨原文的拉丁转写，最后附原白话译文和今译，以及玄中寺圣旨碑刻拓本照片。

拉丁转写：

① moŋk‘a dėŋri-yin k‘uč‘ü-dur

② yėke su ǰali-yin ·ihe·en-dur

③ ɢa·an ǰarliɢ man-u

④ č‘eri·ud-un noyad-da č‘erig haran-a

⑤ balaɢad-un daruɢas-da noyad-da yor-

⑥ č‘iɢun yabuɢun ėlč‘in-e du·uluɢaɢuė

⑦ ǰarliɢ

⑧ ǰiŋgis ɢan-u ba ɢa·an-u ba ǰarliɢ-dur doyid ėrk‘e·ud senš¡hiŋud dašmad ’aliba

⑨ ’alba ɢubč‘iri ’ülu ’üǰen dėŋri-yi ǰalbariǰu hiru·er ’ögun ’at‘uɢayi

⑩ ge·ek‘degsen ’aǰu·uė ėdu·e ber bö·esu uridan-u

⑪ ǰarliɢ-un yosu·ar ’aliba ’alba ɢubč‘iri ’ülu ’üǰen dėŋri-yi ǰalbari-

⑫ ǰu hiru•er 'ögun 'at'ugayi ge•en t'aj 'ụèn hụu-dur buk'un šị i bi zhi-dur 'agun
•an shiŋ.

⑬ lèu-da bariǰu yabu•ayi

⑭ ǰarliG 'ögbeė èden-u sümes-dur geyid-dur 'an-u èlč'in bu ba•ut'ugayi ula•a

⑮ ši•usu bu barit'ugayi ts'aŋ t'amga bu 'ögt'ugeė gaǰar usun bag t'egirmed ya-

⑯ •ud k'ej(<d)*-i 'an-u buliǰu t'at'aǰu bu 'abt'ugayi ède basa doyid

⑰ ǰarligt'u k'e•eǰu yosu 'üge•uė 'üèles bu 'üèleddugeė 'üèledu•esu 'ülu-

⑱ •u 'ayugu mun

⑲ ǰarliG man-u hük'er ǰil gabur-un t'eri•un zara-yin gorin t'abun-a

⑳ taj du-da

㉑ bugué-dur

㉒ bič'ibeė

*ǰ 为d之误，即该词应为 k'ed-i。

原白话译文：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管军的官人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圣旨里："和尚每、也里可温每、先生每、答失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交当者，拜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呵，依着在先圣旨里，不拣什么差发休当，拜天祝寿者么道，太原府里石壁寺有的安僧录根底，执把圣旨与了也。这寺院、房子里，使臣休□*下者。铺马、祇应休要者。税粮休纳者。地土、园林、水碾不拣什么他每的，休夺要者么道。更这(和)** 尚每圣旨与了也、没体例的勾当休做；做呵，他每不怕那什么？

圣旨了也。

牛儿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前第九代住持沙门丛吉立石，见住持传法嗣祖沙门元寔，本县杨玉刊）

*字损，当为"安"字。

**漏字，参考同类圣旨补出。

今译：

依靠长生天的威力，

在大福荫护助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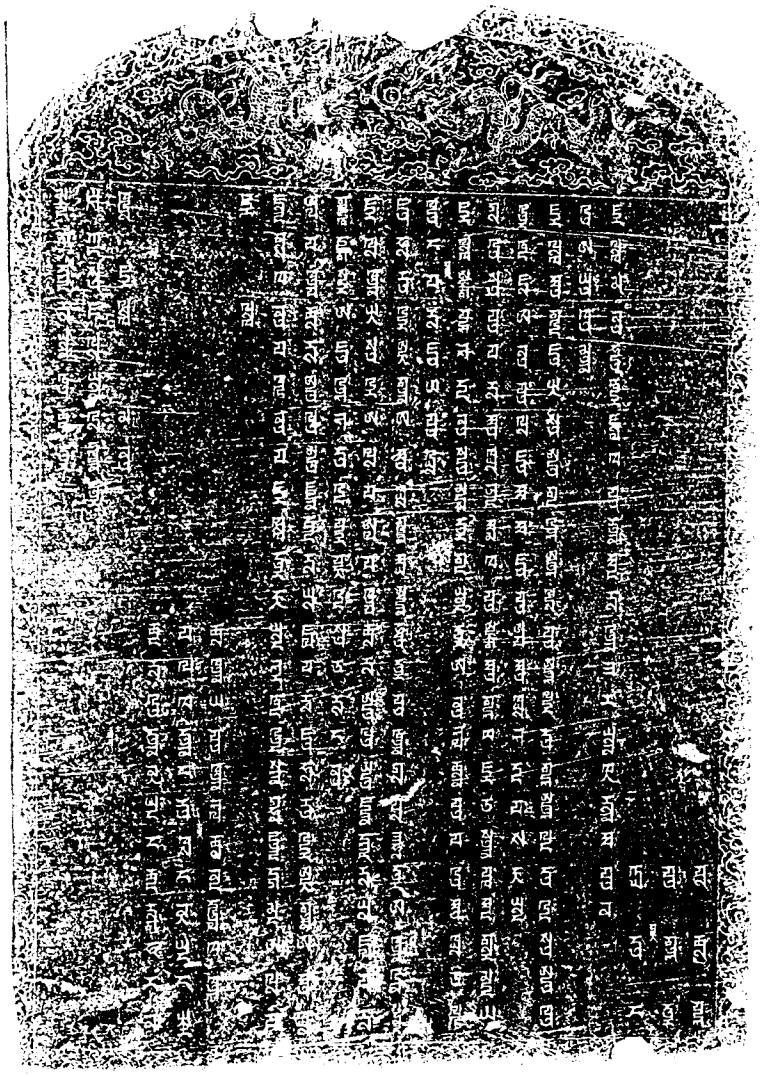
皇帝圣旨。

向军官们、士兵们、城市的达鲁花赤们、官员们、往来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圣旨里："和尚们、基督教士们、道士们、伊斯兰教士们不负担任何徭役、赋税，让他们祷告上天保佑吧！"现在依照先前圣旨的规定，不负担任何徭役、赋税，让他们祷告上天保佑吧！特此颁发太原府石壁寺安僧禄收执的圣旨。在他们的宫观、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不得索取铺马、祇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抢夺他们的田地、园林、碾磨等任何东西。他们也不得依仗圣旨做违法的事，如做，他们难道不怕吗？

圣旨写于牛儿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都

附：玄中寺圣旨碑刻拓本照片



（原载《民族语文》1986年 第 期）

A ROYAL EDICT OF EMPEROR YINGZONG GEGEGEN OF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MONGOLIAN ḤPAGS-PA SCRIPT

Junast

In the last few years, I have gathered some new texts in the Mongolian ḥPags-pa script, one of which is presented here. This is not the text of an inscription — inscriptions making up almost all the material in ḥPags-pa script — but a rare official document issued by the Yuan court. Only one other document of this kind is known: the 'Huaining Imperial Decre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Pelliot in G. Tucci's 'Tibetan painting scroll'. The present document was found in Tibet. A few years ago, in another part of China, I found the originals of two edicts in the ḥPags-pa script issued by Emperor Renzong Buyantu and preserved in the Qujiang Nanhua Temple, Canton,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Chinese Linguistic Journal* (1, 1982).

The Yuan official document I am now introducing is kept by a Tibetan scholar. The document was in the custody of a group of monks headed by kar-ma-wa ʻen-sa-wa. Here kar-ma-wa is the equivalent of Tibetan kar-ma-ba, designating the Tibetan Buddhist sect Karma; and ʻen-sa-wa seems to be the Tibetan word dben-sa-ba transliterated into Mongolian, being an honorific title of a certain eminent Buddhist monk. If this is so, it must refer to Rang-byung rdo-rje (1284-1339),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Karma sect at that time. According to our sources, he established the Karma lha-stengs Temple and built other temples in many parts of Tibet and in Xikang, taking in followers and teaching Buddhist doctrine. As a venerable and respectable leader of the Karma sect, it was appropriate that he should be honoured with an imperial edict. Since our document is concerned with the Karma sect, and on the basis of our interpretation of ʻen-sa-wa, the protected temples and monks were certainly located in the Tibetan region.

The document is in good condition. It consists of 39 lines, sealed four times with the Chinese seal, reading Yu Qian Zhi Bao *Imperial Seal.* All four characters are in the Zhuan style. It ends with Zhizhi san nian Zhuer nian xiaji mo yue chu san meaning *the third (day) of the last (=sixth) month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of the Pig, third year of Zhizhi*, corresponding to A.D. 1323. Emperors never put their names on Mongolian edicts in ḥPags-pa script, but usually referred to their predecessors' edicts. The edict under study mentions the former emperors up to Renzong Buyantu. We can therefore infer that the edict was issued by Yuan Yingzong Gegegen, whose rule fell within the date of the edict.

Donald C. Laycock and Werner Winter, eds *A world of language: paper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S.A. Wurm on his 65th birthday*, 309-313. *Pacific Linguistics*, C-100, 1987.
© Junast

All edicts in ḥPags-pa script issued by the Yuan emperors were aimed at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emples and palaces, so they followed the same model. Several books and many articles have been written on these documents; the work of Professor Pelliot and Professor Poppe is especially well-known. It is unnecessary to repeat what we already know. I would like only to make a few corrections to some clerical errors in the original, and to suggest a new explanation for one word, which is given in the footnotes to the transcription. I first present the Latin transcription, followed by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The original text is reproduced on page 311.

Latin transcription

Please note the following:

(1) Generally, ḥPags-pa scholars use q to transcribe the letter  , and consider its pronunciation as [q'] . However, I use G, since in my opinion this letter of the ḥPags-pa script represents the voiceless uvular stop (there is no disagreement among scholars about this). However, it does not always represent an aspirate [q']; it may also indicate the relative non-aspirate under given conditions: it is pronounced as a non-aspirate [q] after a vowel (at the end of a syllable).

(2) Some ḥPags-pa scholars use a raised dot · to transcribe the letter  , and others use a raised comma, '. There are also two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ts function: some consider it as a glottal stop, others as a syllable-dividing mark or a symbol for zero initial. I favour the latter view. As a matter of fact, I believe it has three functions:

(i) When it 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riting unit, it serves as a symbol for zero initials, or as a syllable-dividing mark. For example, ėrk'e·ud *Christian* is pronounced as ėrk'e-ud.

(ii) When it occurs between the same vowels in a writing unit, it becomes a symbol of long vowels, as in Ga·an *emperor*, which is pronounced as q'aan/q'ā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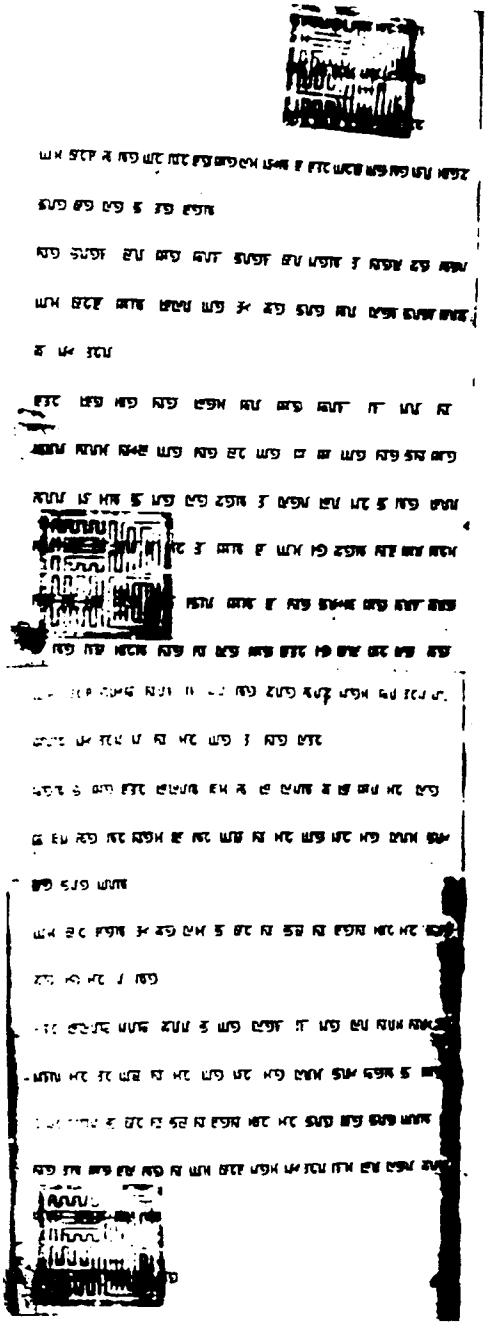
(iii) When it occurs between different vowels in a writing unit, it is a symbol of a diphthong, as in yabu·asu *if it is on*, or *walk*, pronounced as yabuas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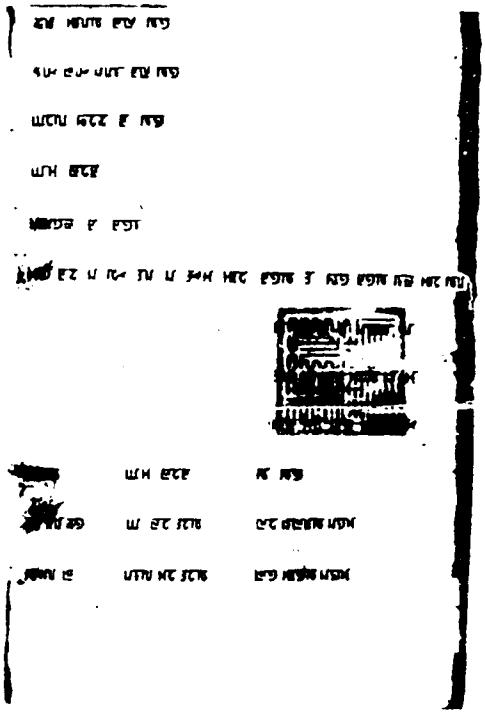
(3) The ḥPags-pa letter  is regarded by many scholars as a specific symbol for an initial a. I cannot agree with this. I think that it is a symbol of zero initial before vowels preceding a word (see also below), and I use ' to transcribe it.

(4)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two special writing symbols in the ḥPags-pa script: one is the dash - as a head-word symbol, and the other is a vertical bar | used as a link symbol. The head-word symbol is in fact a symbol of zero initial, and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other symbol of zero initial: ' is used for the initial vowel a and the vowel letter e (eu = ü, eo = ö) and for the semivowel u̯, and - is used for the vowels i, u, ė, and o. The vertical bar | is used for linking the writing units — the elements of a syllable, such as the head-word symbol, the letter for vowels, semivowels and consonants, and it is usually placed on the right side. It is placed on the middle line only when the head-word symbol is linked with o or u (for instance, line 19: uṙidan-u). It occurs when o is linked with other letters (for instance line 1: moŋk'a), and when u linked with the head-word symbol, precedes other letters (there is no such example in our document). These two writing symbols are not represented in our transcription system.

(5) The hyphen - at the end of a line in the transcription system indicates the division of a word; elsewhere it indicates the boundary between stems and case suffixes.

(6) The Chinese words in the document are transcribed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devised by Professor Yang Naisi.





A royal edict of
Emperor Yingzong Gegegen
of the Yuan Dynasty

Transliter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1. moŋk‘a dėŋri-yin k‘uč‘un-dur
2. yėke su ǰali-yin ʿihe ʿen-dur
3. ɢa ʿan ǰarliɢ man-u
4. č‘eri ʿud-un no-
5. yad-da č‘erig hara-
6. n-a balaɢad-un da-
7. ruɢas-da noyad-da yorč‘iɢun yabuɢun èlč‘in-e
8. du·ulɢaɢuė
9. ǰarliɢ
10. ǰiŋgis ɢan-u
11. ’ök‘ödeė ɢa ʿan-u
12. seč‘en ɢa ʿan-u
13. ’öl̆jeėt‘u ɢa ʿan-u
14. k‘ülug ɢa ʿan-u
15. buyant‘u ɢa ʿan-u ba ǰarliɢ-dur doyid ėrk‘e ʿud sėn-
16. šiŋhiŋud ’aliba ’alba ɢubč‘iri ’ülu ’üǰen
17. dėŋri-yi ǰalbariǰu hiru ʿer ’ögun ’at‘u-
18. ɢayi k‘e ʿegdegsed ’aǰu ʿuė ėdu ʿe ber bö ʿe-
19. su uridan-u
20. ǰarliɢ-un yosu ʿar ’aliba ’alba ɢubč‘iri ’ü-
21. lu ’üǰen
22. šakiamuni buryan-i ǰalbariǰu hiru ʿer ’ö-
23. gun ’at‘uɢayi k‘e ʿen karmawa ʿEnsawa t‘eri ʿu-
24. t‘en doyid-da bariǰu yabu ʿayi
25. ǰarliɢ ’ögbeė ėden-u sümes-dur geyid-dur
26. ’an-u èlč‘in bu ba ʿut‘uɢayi ula ʿa ši ʿusu
27. bu barit‘uɢayi ts‘aŋ t‘amɢa bu ’ögt‘ugeė sü-
28. me-de èle ɢariyat‘an ɢaǰar usun baɢ t‘egir-
29. med haran ’adu ʿusun ya ʿud k‘ed-i ’an-u k‘ed
30. k‘ed ber bolǰu buliǰu t‘at‘aǰu bu ’abt‘u-
31. ɢayi k‘uč‘u bu k‘urget‘ugeė ėde ba-
32. sa doyid
33. ǰarliɢt‘an k‘e ʿeǰu yosu ’üge ʿuė ’üèles
34. bu ’üèle(d)t‘ugeė ’üèledun yabu ʿasu mud
35. ’ülu ʿu ’ayuɢun
36. ǰarliɢ man-u dži tsi ɢut‘u ʿar hon ɢaɢayi ǰil ǰun-u heč‘us
37. zara-yin ɢurban ši-
38. ne-de šiaŋdu-da bu-
39. guė-dur bič‘ibeė

The stem of the word ’üèle(d)t‘ugeė in line 34 should be ’üèled- *do*, consisting of a noun root ’üèle *act, deed* plus denominal verbal suffix -d. There is no example of the verbal suffix -d being lost before the imperative suffix -t‘ugee. This is obviously an error in writing. Therefore d should be added.

According to Poppe, ʿu in ’ülu ʿu (line 35) serves as an interrogative particle corresponding to -uu in Written Mongolian and to -gu in modern Buriat. He cites ilegu/ülegu *superfluous* in support of his argument, reconstructing -uu in Written Mongolian as *-γu. Nevertheless, -uu in modern Mongolian and -gu in Buriat, and their equivalent in the other Mongolian languag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ʿu of ’ülu ʿu in ḥPags-pa script usage. We know that in Mongolian languages this interrogative particle comes only after a predicate. It is unthinkable that it should appear after an adverb and before a predicate. Therefore we must try to find another explanation.

Let us consider what part of of speech is represented by 'ülu. We know that this word (equal to ülü in Written Mongolian) does not change in modern Mongolian and is classified as an adverb, modifying only verbs. However, the situation was different in ancient Mongolian: it could be followed by the participial suffix of the future tense and by auxiliary verbs. Other words, which were previously assigned to the same part of speech as ülü and which have negative meaning (for example ese *not*), continue to have the participial form of the future tense: ese-gu. This shows that the ·u of 'ülu·u and the -gu of esegu a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 and u in ḥPags-pa script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γ/g and u/ü in Written Mongolian). Secondly, the ·u in 'ülu·u, like its equivalent in other verbs, can be followed by case suffixes. Compar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ene eye-dür man-u oro-gu ülü-·ü-yi ker medekde-gü
this deliberation-in our obedient be not obedient how do not know
(We) do not know whether our deliberation will be obeyed.

Here oro-gu and ülü·ü are coordinate members and serve as object (with the suffix -yi) of medekde-gu. Hence I think that the ·u in 'ülu·u in ḥPags-pa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participial suffix of the future tense. In regard to the modal nature of the sentence,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it is a rhetorical question (expressing a positive meaning) rather than a general question. Therefore I have translated this sentence as *If they do so, will they not be afraid?*

Translation

By the strength of Eternal Heaven and by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eat grandeur, our imperial edict.

An edict, addressed to military officers and soldiers, the daruγa *of cities, officials* (noyan), *and travelling emissaries.*

In the edicts of Chinggis qan, *Ogedei* qaγan, *Sechen* qaγan, *Oljeitu* qaγan, *Kulug* qaγan *and Buyantu* qaγan, *it was stated that Buddhist, Christian and Taoist clergy, not observing any tribute or tax, are to pray to Heaven and pronounce benedictions. Now, stating that they, in accordance with previous edicts, not observing any tribute or tax, are to pray to Sakyamuni and pronounce benedictions, We have issued an edict to the Buddhist monks of the Karma sect headed by Ensaba. Messengers must not stop at their temples and dwellings, they must not take relay mounts and provisions and must not collect land tax and business tax. With reference to the lands and waters, gardens, mills, inns, people and cattle belonging to the monasteries, or anything of theirs, no one is to use force. Those who receive and keep the present edict in their turn must not commit unlawful deeds, saying that they have an edict. If they do so, will they not be afraid?*

Our edict was written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sixth month,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of the Pig, the third year of Zhizhi, while staying at Shangdu.

（原载《语言的世界：献给温棣帆教授65寿辰的语文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1987年）

مسابقة الشعر العربي الحر

لجنة التحكيم في مسابقة الشعر العربي الحر تعلن أسماء الفائزين

القاهرة

أعلنت لجنة التحكيم في مسابقة الشعر العربي الحر التي نظمتها مجلة «الآداب» بالتعاون مع نادي القلم بالقاهرة أسماء الفائزين بجوائز المسابقة في دورتها الثالثة. وقد تألفت لجنة التحكيم من الدكتور محمد مندور رئيساً، والدكتور لويس عوض، والدكتور عبد العزيز الأهواني، والأستاذ أنور المعداوي، والأستاذ سهير القلماوي.

وقد تقدم للمسابقة هذا العام ٣٤٧ شاعراً وشاعرة من مختلف الأقطار العربية، وهو أكبر عدد تقدم في دورات المسابقة الثلاث. وكان من بين المتقدمين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شعراء الشبان الذين لم يسبق لهم النشر في الصحف والمجلات الكبرى.

وقد منحت لجنة التحكيم الجائزة الأولى، وقدرها ٥٠٠ جنيه، للشاعر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شرقاوي عن قصيدته «الأرض والإنسان»، والجائزة الثانية، وقدرها ٣٠٠ جنيه، للشاعر صلاح عبد الصبور عن قصيدته «مأساة الحلاج»، والجائزة الثالثة، وقدرها ٢٠٠ جنيه، للشاعر أحمد عبد المعطي حجازي عن قصيدته «مدينة بلا قلب».

وقالت لجنة التحكيم في بيانها إن القصائد الفائزة تمثل اتجاهاً جديداً في الشعر العربي الحر، وإنها تجمع بين الأصالة والمعاصرة في الشكل والمضمون. وأشارت اللجنة إلى أن عدداً من القصائد التي لم تفز بالجوائز كانت قريبة جداً من الفوز، وأن اللجنة تأسف لأن عدد الجوائز المتاحة لا يسمح بتكريم جميع المستحقين.

وسيقام حفل توزيع الجوائز في ٢٣ يوليو ١٩٥٢ في قاعة الجمعية الجغرافية الملكية بالقاهرة، وسيحضره عدد من الأدباء والشعراء والمثقفين. وقد أعلن الدكتور محمد مندور أن المجلة تعتزم نشر القصائد الفائزة في أعدادها القادمة، وأن لجنة التحكيم ستعقد اجتماعاً آخر في ١٥ أغسطس لاختيار الفائزين بجوائز الدورة الرابعة.

(انظر ص ٣ عمود ٤)

ﻣﺎﺩﺓ ٢٣ ـ ﻳﺠﻮﺯ ﻟﻠﻤﺤﻜﻤﺔ ﺍﻟﻌﻠﻴﺎ ﺃﻥ ﺗﺄﻣﺮ ﺑﻮﻗﻒ ﺍﻟﺪﻋﻮﻯ ﺍﻟﺘﺄﺩﻳﺒﻴﺔ ﺃﻭ ﺍﻟﺘﺤﻘﻴﻖ ﻓﻴﻬﺎ ﻣﺆﻗﺘﺎً ﺇﺫﺍ ﺭﺃﺕ ﻟﺰﻭﻣﺎً ﻟﺬﻟﻚ ﻟﺤﻴﻦ ﺍﻟﻔﺼﻞ ﻓﻲ ﺍﻟﺪﻋﻮﻯ ﺍﻟﺠﺰﺍﺋﻴﺔ ﺍﻟﻤﺮﺗﺒﻄﺔ ﺑﻬﺎ ﺃﻭ ﻓﻲ ﺍﻟﺪﻋﻮﻯ ﺍﻟﻤﺪﻧﻴﺔ ﺍﻟﺘﻲ ﺗﺘﺒﻊ ﺍﻟﺠﺰﺍﺋﻴﺔ ﺃﻭ ﺍﻟﺘﻲ ﺗﺘﺮﺗﺐ ﻋﻠﻰ

(ﻣﺴﻮﺩﺓ) ﻣﺮﺳﻮﻡ ﺑﻘﺎﻧﻮﻥ ﺭﻗﻢ ﺳﻨﺔ ١٩٣٥ ﺑﺘﻌﺪﻳﻞ ﺑﻌﺾ ﺃﺣﻜﺎﻡ ﻗﺎﻧﻮﻥ ﺍﻟﻌﻘﻮﺑﺎﺕ

ﻧﺤﻦ ﻓﺎﺭﻭﻕ ﺍﻷﻭﻝ ﻣﻠﻚ ﻣﺼﺮ

ﺑﻨﺎء ﻋﻠﻰ ﻋﺮﺽ ﻣﺠﻠﺲ ﺍﻟﻮﺯﺭﺍء ﻭﺑﻌﺪ ﺃﺧﺬ ﺭﺃﻱ ﻣﺠﻠﺲ ﺍﻟﺸﻴﻮﺥ ﻭﻣﺠﻠﺲ ﺍﻟﻨﻮﺍ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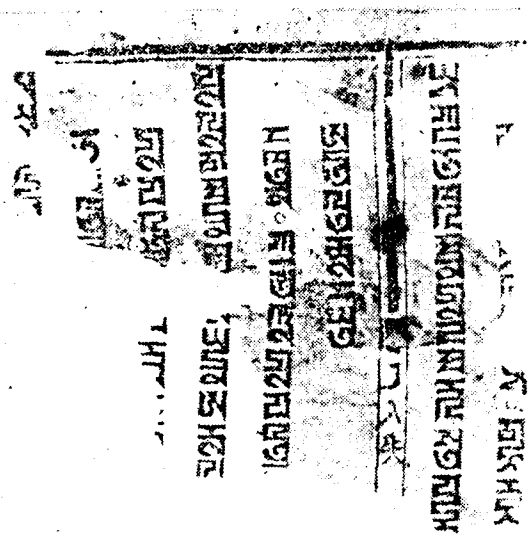
ﻗﺪ ﺃﻗﺮﺭﻧﺎ ﻭﻧﺮﺳﻮﻡ ﺑﻤﺎ ﻫﻮ ﺁﺗﻲ :

ﺍﻟﻤﺎﺩﺓ ﺍﻷﻭﻟﻰ — ﻳﻌﺪﻝ ﺍﻟﻔﻘﺮﺓ ﺍﻷﻭﻟﻰ ﻣﻦ ﺍﻟﻤﺎﺩﺓ ٢٠٨ ﻣﻦ ﻗﺎﻧﻮﻥ ﺍﻟﻌﻘﻮﺑﺎﺕ ﺍﻟﺼﺎﺩﺭ ﺑﺎﻟﻤﺮﺳﻮﻡ ﺑﻘﺎﻧﻮﻥ ﺭﻗﻢ ٥٨ ﺳﻨﺔ ١٩٣٧ ﻭﺗﻜﻮﻥ ﺻﻴﺎﻏﺘﻬﺎ ﺍﻵﺗﻴﺔ :

ﻳﻌﺎﻗﺐ ﺑﺎﻟﺴﺠﻦ ﻣﺪﺓ ﻻ ﺗﺰﻳﺪ ﻋﻠﻰ ﺳﻨﺘﻴﻦ ﻛﻞ ﻣﻮﻇﻒ ﻋﻤﻮﻣﻲ ﺃﻭ ﺷﺨﺺ ﻣﻜﻠﻒ ﺑﺨﺪﻣﺔ ﻋﺎﻣﺔ ﺍﺳﺘﻌﻤﻞ ﺳﻠﻄﺔ ﻭﻇﻴﻔﺘﻪ ﺃﻭ ﺧﺪﻣﺘﻪ ﻟﻐﺮﺽ ﻳﺨﺎﻟﻒ ﺍﻟﻘﺎﻧﻮﻥ ﺃﻭ ﺍﻣﺘﻨﻊ ﻋﻤﺪﺍً ﻋﻦ ﺍﻟﻘﻴﺎﻡ ﺑﻌﻤﻞ ﻣﻦ ﺃﻋﻤﺎﻝ ﻭﻇﻴﻔﺘﻪ ﺃﻭ ﺧﺪﻣﺘﻪ ﺍﻟﺘﻲ ﻛﺎﻥ ﻣﻜﻠﻔﺎً ﺑﻬﺎ ﻭﻓﻘﺎً ﻟﻠﻘﻮﺍﻧﻴﻦ ﻭﺍﻟﻠﻮﺍﺋﺢ ﻭﺍﻷﻭﺍﻣﺮ ﺍﻟﻤﻘﺮﺭﺓ ﻟﻬﺎ ﻣﺘﻰ ﻛﺎﻥ ﻣﻦ ﺷﺄﻥ ﺫﻟﻚ ﺇﻳﻘﺎﻑ ﺳﻴﺮ ﺍﻟﻌﻤﻞ ﺃﻭ ﺍﻹﺿﺮﺍﺭ ﺑﻤﺼﻠﺤﺔ ﻋﺎﻣﺔ ﺃﻭ ﺑﺄﺣﺪ ﺍﻷﻓﺮﺍﺩ .

ﻭﻳﻌﺎﻗﺐ ﺑﺎﻟﺤﺒﺲ ﻣﺪﺓ ﻻ ﺗﺰﻳﺪ ﻋﻠﻰ ﺳﻨﺔ ﻭﺑﻐﺮﺍﻣﺔ ﻻ ﺗﺠﺎﻭﺯ ﺧﻤﺴﻤﺎﺋﺔ ﺟﻨﻴﻪ ﻛﻞ ﻣﻦ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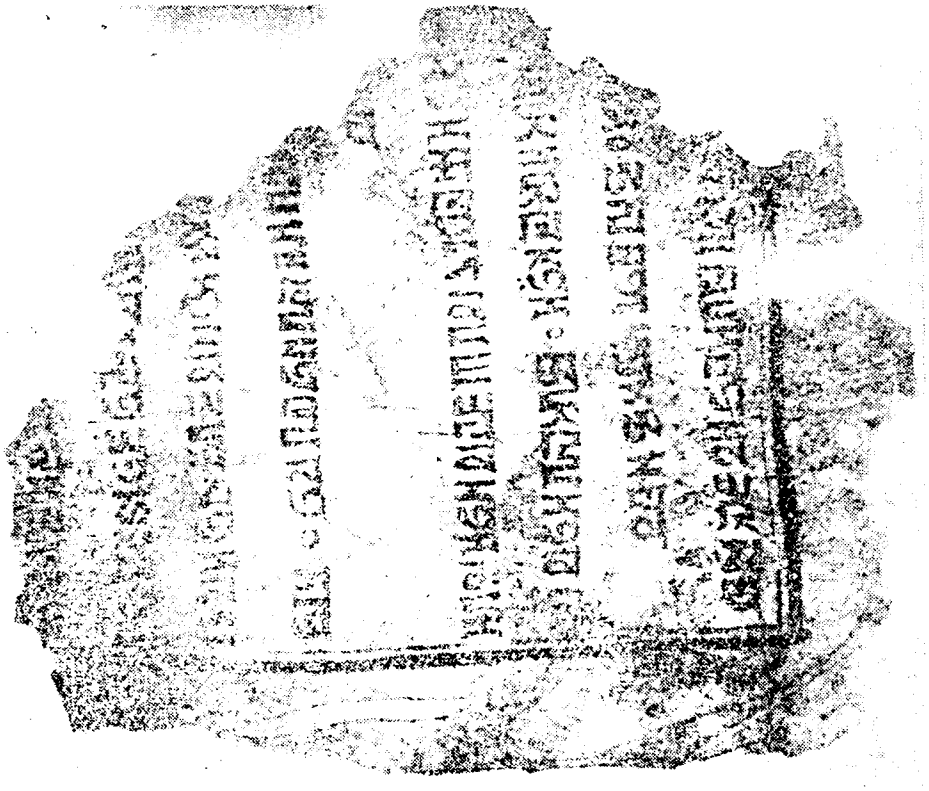
a 面

(1) sa—yi…éu ……
(2) ur—Gu'a ※① ……
(3) ši—ba—'un… ran ……
(4) bi—lig—t'en ge…i—yen
'a—ril……
(5) da—Gun。 ka—ru—ti ši—
ba—'un ……
(6) 'eu—lu č'i—da—yu……

b 面

(1) yè—ke u—Ga'a—t'an šiŋ—
t'a—ra'a—su ber ……
(2) č'…bo—lu … uè。geo —reo…

II



(第Ⅰ問)

α

(1) (第Ⅰ問) 次の文章を読んで、あとの問いに答えなさい。

(2) 言語学者は、言語の音声を研究するために、音声学という学問を作りました。音声学では、音声を発音するときの口の形や舌の位置などを調べます。

(3) 音声学者は、世界中の言語の音声を調べました。その結果、人間が発音できる音声は、およそ二百種類ある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

(4) ※① 音声学者は、音声を発音するときの口の形や舌の位置などを調べました。

(5) 音声学者は、世界中の言語の音声を調べました。その結果、人間が発音できる音声は、およそ二百種類ある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

(6) 音声学者は、音声を発音するときの口の形や舌の位置などを調べました。

(7) 音声学者は、世界中の言語の音声を調べました。その結果、人間が発音できる音声は、およそ二百種類ある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

(8) ※② 音声学者は、音声を発音するときの口の形や舌の位置などを調べました。

(9) 音声学者は、世界中の言語の音声を調べました。その結果、人間が発音できる音声は、およそ二百種類ある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

(10) ※③ 音声学者は、音声を発音するときの口の形や舌の位置などを調べました。

(11) 音声学者は、世界中の言語の音声を調べました。その結果、人間が発音できる音声は、およそ二百種類ある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

(12) ※④ 音声学者は、音声を発音するときの口の形や舌の位置などを調べました。

(13) 音声学者は、世界中の言語の音声を調べました。その結果、人間が発音できる音声は、およそ二百種類ある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

(14) ※⑤ 音声学者は、音声を発音するときの口の形や舌の位置などを調べました。

(15) 音声学者は、世界中の言語の音声を調べました。その結果、人間が発音できる音声は、およそ二百種類ある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

β

(第Ⅱ問)

(1) ……s —lan 'eo—leo
(2) ……re Ga—Galuyu ha—sa—'ul
(3) …… e—ni u—Gan 'eu—lu č'i—da
(4) …… se de—le—du—'e—su ° bu
(5) …… Gu
(6) ……sur—t'a—Gué é—ne J̌a—ya•an—dur mer
(7) …… i t'eo—reol—dur ° 'eo—'e—rnn 'a
(8) …… un 'ab—Guė—dur 'a—da—li
(9) …… ė—se ber Gu—ri—ya•a—su

(第Ⅲ問) α

(1) … ya—ri—yan G……
(2) …i—yer t'e—J̌i ……
(3) … bu—sud ha—ran。do ……
(4) … r—di—ni—dur šin—č'i le ……
(5) …n ǰe šin—č'i le—k'un
(6) …er ber'eu—lu ba—ya—sun。do—rom—J̌……
(7) …u ma—'ué—lan。 'eo—•e—run ėr—de—mi—yen……
(8) …su ė—le。 sa—yid boG—da—sun bel—ge 'a—nu b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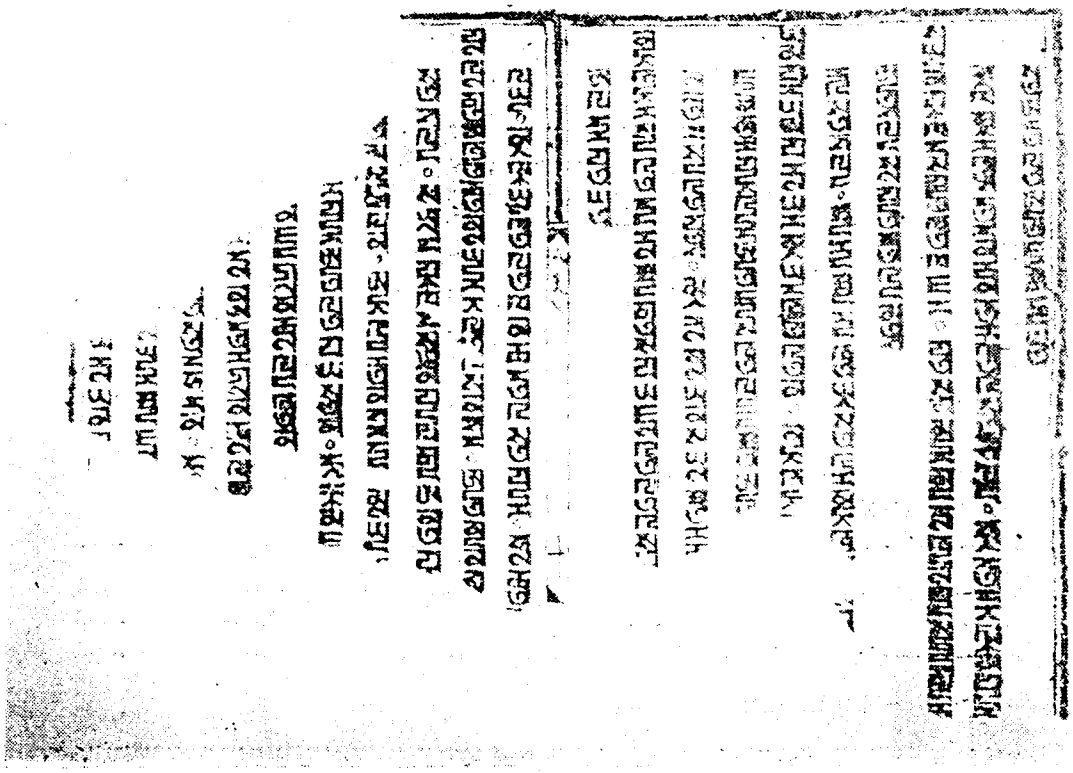
(9) bi—li—gun k'eu—č'u—ni—yer o—luG—san éd。 'eu—nen éd ……
(10) layi。 no—Goyi Gu—lu—Ga—na č'a—du'a—su ber。 hi—č'u ……

(Ⅲ) b

(1) 'al—dar bu—yu

(2) neo—k'eor se—'u—de—ri t'e—gus ba—ya—ǰi —'u—lu'a—su……
(3) i—nu é—se—'u bué。mo—ri—ni—yan sa—yi—t'ur č'……
(4) jen—dur beo—'ed 'eu—jes—k'u—leŋ—t'u 'eu ……
(5) yam—bar yam—ba—ri—yar no—yad k'eu—'un。 neo—k'eo ……
(6) ra'a—su ė—le。 t'e—re t'e—re k'u yo—su—'ar neo—k'eo……
(7) 'euė—le—si beu—t'u—'e—muė
(8) sa—yin boG—bas beu—k'u Ga—ǰa ra。bu—su mer—ge—di k'en ǰe seŋ —ge—r ……
(9) hoG—t'or—Gué dur na—ran＊⑥ ur—Gu'a—su é—le。 ho—dud o—lon ber……
(10) su 'eu—lu 'eu—ǰeg—de—yu

Ⅲ



Ⅳ

Ⅲ

(1) sa—yin ·eu—ge—t'u ėr—di—ni—yi'n c'aŋ ne—re—t'u·
šas—ti—ra—č'asa ……

(2) ni o—no—Guė neo—k'co—·e Ǯeu—yil da·us—bayi
(3) sa—du sa—du
(4) ma—·uė k'cu—·un ėd—t'u bo—lu·a—su ė—le° deu—led—t'e
ma—·uė ,a ……
(5) bo—lu—yu 。u—rus—Gu u—su—ni k'er ber Ga … ul ……
(6) ru—·u k'u u—ru—sun buė
(7) ma—·u—na—č'a sa—yin ' a—bu—ri Gar—Ga·a—su ber 。t'e—re ……
(8) bo—layi 。bo—lo—ri ėr—di—ni—·er ,eoŋ—ge—l ……
(9) dur k'eu—ru—·e—su mun ' eoŋ—ge—·en 'eu—Ǯ……
(10) muŋ—Ga—·ud 'euė—le—si sa—yi—t'ur beu—t'u—·e—b ……

(1) buė Ǯc i—nu beu—t'u—·eg—sen bu—su Go—ro 。 Gay……
(2) Gol bo—lu—run 。k'eu—·u—nu u—ra—ni—yar bo—luG—s ……
(3) sa—yi—dun beu—t'u—·eg—sen ė—ye—yi。 ma—·un ni—k' ……
(4) t'a—ri—ya—č'i—nu hon za—ra Ǯo—boG—san t'a—ri—ya ……
(5) … Gi—ra·u—lu—muė
(6) … ·un ·co—·c—run ge—mi—yen b ……
(7) … bur—t'a—Gi i—deg—sen Go—š ……
(8) … r—č'i—muė
(9) … le—dur ya—bu—' ……
(10) heu—n ……

(1) ﻣﻦ ﺑﻮﻳﺎﻥ ﺍﻭﻟﻮﻣﺠﻰ ﺳﻮﻣﻰ ﺩﺍ ﺑﺎ

⑯ = ᠰᠡᠮᠵᠢᠭᠡᠨᠦ ᠬᠡᠯᠡᠪᠦᠷᠢ ᠶᠢᠨ ᠪᠠᠭᠠᠰᠬᠠᠭᠤᠯᠬᠤ ᠬᠡᠯᠡᠪᠦᠷᠢ ᠶᠢᠨ ᠨᠡᠷᠡ ᠲᠡᠢ ᠪᠠᠢᠳᠠᠯ ᠤᠨ

《孝经》译成蒙古文

《孝经》（كسيا）《蒙古族历史文化大辞典》

《孝经》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李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

（大德）十一年（1307）刻本。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كسيا）、平章政事（كسيا）、左丞（كسيا）、参知政事（كسيا）、右丞（كسيا）、参知政事（كسيا）、平章政事（كسيا）、左丞相（كسيا）、右丞相（كسيا）、平章政事（كسيا）、参知政事（كسيا）、右丞（كسيا）、左丞（كسيا）、参知政事（كسيا）、平章政事（كسيا）、右丞相（كسيا）、左

— 110 —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 ᠤ ᠵᠥᠪ ᠵᠠᠩᠭ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ᠯᠢ ᠪᠢᠴᠢᠭ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 ᠤ ᠵᠥᠪ ᠵᠠᠩᠭ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ᠯᠢ ᠪᠢᠴᠢᠭ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 ᠤ ᠵᠥᠪ ᠵᠠᠩᠭ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ᠯᠢ ᠪᠢᠴᠢᠭ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 ᠤ ᠵᠥᠪ ᠵᠠᠩᠭ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ᠯᠢ ᠪᠢᠴᠢᠭ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 ᠤ ᠵᠥᠪ ᠵᠠᠩᠭ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ᠯᠢ ᠪᠢᠴᠢᠭ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 ᠤ ᠵᠥᠪ ᠵᠠᠩᠭ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ᠯᠢ ᠪᠢᠴᠢᠭ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 ᠤ ᠵᠥᠪ ᠵᠠᠩᠭ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ᠯᠢ ᠪᠢᠴᠢᠭ

ᠮᠣᠩᠭᠣᠯ ᠬᠡᠯᠡᠨ ᠤ ᠵᠥᠪ ᠵᠠᠩᠭ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ᠯᠢ ᠪᠢᠴᠢᠭ

《达达字孝经》与《达达译语》

内蒙古大学 乌兰 乌兰巴特尔

《达达字孝经》一本四十二叶，每叶八行，每行十字，共计一千三百一十一字（至大 —— 1311 年）。《达达译语》一本二十四叶，每叶八行，每行十字，共计一千七百零七字（洪武 —— 1368 年）。两书均为内府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达达字孝经》是元代用蒙古语翻译的《孝经》，《达达译语》是明代编纂的蒙古语词汇集。两书在研究元代蒙古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达达字孝经》的翻译者是谁，史书没有记载。《元史》（明宫史）卷 ?? 仅提到"命翻译《孝经》"，未载译者姓名。《达达译语》的编纂者是刘若愚（刘若愚）。

《达达字孝经》的翻译，是元代蒙古语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孝经》是儒家经典之一，元代统治者为了推行儒家思想，将《孝经》翻译成蒙古语，以便蒙古贵族学习。

《达达译语》的编纂，是明代蒙古语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刘若愚（刘若愚）在编纂时，参考了元代的蒙古语翻译资料，并结合当时的蒙古语实际，对词汇进行了整理和注释。

两书的版本，现存内府刻本（内版书数）。《达达字孝经》的刻本，字体工整，版面清晰，是元代刻书的精品。《达达译语》的刻本，也保存完好，为研究明代蒙古语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 1 1 8 — 9 1 1 ）

神田喜一郎（ Kanda Kiichiro ）《东洋学文献》，京都，1969，第 1 1 1 — 1 1 6 页。

永乐（ 1 4 0 6 ）年间，吴澄为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作序，其中有 1 1 种书籍，其中有《 华夷译语 》。

吴澄（ 1 2 4 9 — 1 3 3 3 ）为武昌路洪福寺作碑记，其中有《 华夷译语 》。

洪武（ 1 3 6 8 — 1 3 9 8 ）年间，有《 华夷译语 》。

达达字孝经

《 华夷译语 》

神田喜一郎（ Kanda Kiichiro ）《东洋学文献》，京都，1969，第 1 1 1 — 1 1 6 页。

永乐（ 1 4 0 6 ）年间，吴澄为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作序，其中有 1 1 种书籍，其中有《 华夷译语 》。

吴澄（ 1 2 4 9 — 1 3 3 3 ）为武昌路洪福寺作碑记，其中有《 华夷译语 》。

洪武（ 1 3 6 8 — 1 3 9 8 ）年间，有《 华夷译语 》。

达达字孝经

《 华夷译语 》

1

2

3

4

5

6

7

8

9

10





22
23
24
25
26

⑨ ᠬᠠᠭᠠ : « ᠮᠣᠩᠭᠣᠯ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ᠡᠬᠢᠨ ᠦᠶᠡ ᠤᠨ ᠰᠤᠯᠢᠭᠠᠨ ᠵᠠᠰᠠᠯ ᠤᠨ ᠵᠠᠭᠪᠤᠷ » ᠵᠢᠨ 78 ᠬᠡᠰᠡᠭ ، 1983، ᠬᠢᠲᠠᠳ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ᠰᠤᠷᠤᠯᠴᠠᠭ ᠤᠨ 16 ᠳᠤᠭᠠᠷ ᠬᠡᠪᠯᠡᠯ ، 26 ᠬᠡᠰᠡᠭ .

⑧ Rachewiltz Igor The preclassical mongolian studien » ᠵᠢᠨ hsiao-ching « zentralasiatische version of the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ᠰᠤᠷᠤᠯᠴᠠᠭ ᠤᠨ 16 ᠳᠤᠭᠠᠷ ᠬᠡᠪᠯᠡᠯ ، 26 ᠬᠡᠰᠡᠭ .

⑦ ᠠ . ᠪᠠᠶᠠᠷ : « ᠮᠣᠩᠭᠣᠯ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ᠡᠬᠢᠨ ᠦᠶᠡ ᠤᠨ ᠰᠤᠯᠢᠭᠠᠨ ᠵᠠᠰᠠᠯ ᠤᠨ ᠵᠠᠭᠪᠤᠷ »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214 ، 1983، ᠬᠢᠲᠠᠳ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ᠰᠤᠷᠤᠯᠴᠠᠭ ᠤᠨ 2 ᠳᠤᠭᠠᠷ ᠬᠡᠪᠯᠡᠯ ، 1982 . 5 ᠪᠠᠶᠠᠷ .

⑥ ᠪᠠᠶᠠᠷᠰᠠᠢᠬᠠᠨ : « ᠬᠡᠪᠯᠡᠯ ᠤᠨ ᠵᠠᠰᠠᠭᠴᠢ ᠪᠠᠶᠢᠭᠤᠯᠯᠠᠭᠠ ᠤᠨ ᠲᠡᠮᠳᠡᠭᠯᠡᠯ ᠤᠨ ᠵᠠᠭᠪᠤᠷ »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1 ᠬᠡᠪᠯᠡᠯ ، 1982 . 2 ᠪᠠᠶᠠᠷ .

⑤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ᠨ ᠬᠤᠪᠢᠴᠠᠯᠠᠯ ᠵᠢᠨ ᠵᠢᠩᠰᠢᠨ : «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ᠨ ᠬᠤᠪᠢᠴᠠᠯᠠᠯ ᠵᠢᠨ ᠵᠢᠩᠰᠢᠨ »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VII ᠳᠤᠭᠠᠷ ᠬᠡᠪᠯᠡᠯ ، 1969 ، ᠬᠥᠪᠦᠨ ᠬᠡᠪᠯᠡᠯ ᠤᠨ ᠬᠡᠷᠡᠭᠯᠡᠭᠡᠨ ᠤ ᠬᠢᠲᠠᠳ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ᠰᠤᠷᠤᠯᠴᠠᠭ ᠤᠨ ᠡᠷᠬᠡᠯᠡᠯ ᠤᠨ ᠵᠠᠭᠪᠤᠷ »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XIII ᠳᠤᠭᠠᠷ ᠬᠡᠪᠯᠡᠯ ، 1969 ، ᠬᠥᠪᠦᠨ ᠬᠡᠪᠯᠡᠯ ᠤᠨ ᠬᠡᠷᠡᠭᠯᠡᠭᠡᠨ ᠤ ᠬᠢᠲᠠᠳ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ᠰᠤᠷᠤᠯᠴᠠᠭ ᠤᠨ ᠡᠷᠬᠡᠯᠡᠯ ᠤᠨ ᠵᠠᠭᠪᠤᠷ »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I ، 1961 ، ᠬᠥᠪᠦᠨ ᠬᠡᠪᠯᠡᠯ ᠤᠨ ᠬᠡᠷᠡᠭᠯᠡᠭᠡᠨ ᠤ ᠬᠢᠲᠠᠳ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ᠰᠤᠷᠤᠯᠴᠠᠭ ᠤᠨ ᠡᠷᠬᠡᠯᠡᠯ ᠤᠨ ᠵᠠᠭᠪᠤᠷ »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184 ، 1957، ᠬᠡᠪᠯᠡᠯ ، 1957 ، ᠬᠥᠪᠦᠨ ᠬᠡᠪᠯᠡᠯ ".

② ᠠ . ᠪᠣᠷᠣᠵᠢᠨᠰᠬᠢᠢ : « ᠮᠣᠩᠭᠣᠯ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ᠲᠡᠮᠳᠡᠭ ᠤᠨ ᠤᠳᠬᠠ ᠵᠢᠨ ᠰᠤᠭᠤᠯᠪᠤᠷ »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1 ، 1957 ، ᠬᠡᠪᠯᠡᠯ ، 1941 ، ᠬᠡᠪᠴᠢᠶᠡᠯ — ᠬᠡᠪᠯᠡᠯ ".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 3 ᠬᠡᠰᠡᠭ ، 1957 ، ᠬᠡᠪᠯᠡᠯ ".

① ᠯ . ᠭᠤᠮᠢᠯᠸ : « ᠬᠤᠪᠢᠴᠠᠯᠠᠯ ᠵᠢᠨ ᠵᠢᠩᠰᠢᠨ »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16 ᠳᠤᠭᠠᠷ ᠬᠡᠪᠯᠡᠯ ، 1985 ᠣᠨ ᠤ ᠬᠥᠪᠦᠨ ᠬᠡᠪᠯᠡᠯ ᠤᠨ ᠬᠡᠷᠡᠭᠯᠡᠭᠡᠨ ᠤ ᠬᠢᠲᠠᠳ ᠪᠢᠴᠢᠭ ᠤᠨ ᠰᠤᠷᠤᠯᠴᠠᠭ ᠤᠨ ᠡᠷᠬᠡᠯᠡᠯ ᠤᠨ ᠵᠠᠭᠪᠤᠷ ᠵᠢᠨ ᠬᠡᠰᠡᠭ

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ülu·u

〔蒙古族〕 照那斯图■

八思巴字蒙古语护寺文书中经常见到这么一个句子：'üèledu·esu mud（其单数形式mun） basa 'ulu·u ayuGun（其单数形式为ayuGu）"如果做，他们岂不怕？"在元代汉语"白话"翻译中，把此句译作"做呵，他每更不怕那什么。"由于这个译文难懂，加上在现代蒙古语里这种句子结构已不存在，学者们做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和翻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ulu·u的理解上。尼古拉·波普（N·POPPE）教授在其专著《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①中，综合考察学者们对这个句子所做的解释和翻译后阐述了如下的看法：这个句子是疑问句，'ulu·u的·u是疑问语气助词，它相当于现代布里亚特语的-gu和现代蒙古书面语的uu/üü。对此，笔者在《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一文的注释②中提出，这个句子不是一般的疑问句，'ülu·u的·u不是疑问语气助词。最近看到波普上述专著的中文译本，译补者郝苏民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加按语，综合评述了我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这再一次引起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正好在不久前看到一些补充自己看法的实例，想在这里再说几点认识。

1．'ulu·u的u不是疑问语气助词

波普教授把'ulu·u的·u与布里亚特语的疑问语气助词-gu（书面形式-ry）和演化自*γu/-*gu的蒙古书面语的疑问语气助词uu/üü相联系，这从蒙古语语音史的角度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八思巴字的"·"与布里亚特语、蒙古书面语在内的其它蒙古语族语言的γ/g之间存在语音对应关系。不过，同样的语音形式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里还代表另一种语法意义：它在动词词干后是形动词的将来时形式。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到底是两者的哪一个呢？如果不是单纯从语音角度考虑，只能是后者。因为从其它方面如从·u所处地位看，把'ulu·u的·u认作疑问语气助词，则无法说通。我在拙文的注释中已指出众所周知的事

①THE MONGOLIAN MONUMENTS HP 'AGS—PA SCRIPT，《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1957，维斯巴登。见注23。郝苏民译补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

②《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一期，第423—447页。

实："蒙古语族诸语言的这个疑问语气助词只能出现在谓语后面。说它用于副词后谓语前的位置上是不可思议的。"这里再补充说两个更加具体的证据。其一，在布里亚特语里疑问语气助词-gu（书面形式-ry）出现的位置也不例外，仍在句末。例如：баеш haaш ry（你身体好吗）？ахашнш аnnyypuда rapaa ry（你哥哥打猎去了吗）①？其二，在明末清初的蒙古文以至元代的回鹘式蒙古文献中，处在γu/gu形态上的疑问语气助词，照例都出现在句末。例如：

ying šui-yin cbuge inu jung ken ugulegsen luge metu ed-i kunggelen ayali aburi-yi degejileku uge inu olan-a uliger bolγaγdaqui busuγu相应汉文原文：公之祖考平昔立论贱货贵德确考为世法言——应瑞祖父仲贤曾经说过轻财物重道德的话，这话不是应该给大家做表率的吗？（张应瑞先茔碑，年代1335，第39—40行）②

qaγan asaγur-un jiguntei—yin kubegud inu buyuγu kemebesu sergesgeb neretu kubegun bui kemegdejü相应汉文原文：文宗问竹温台有后否曰有有子曰撒而吉思鉴——文宗问："竹温台有后代吗？"答："有。有个儿子名叫撒而吉思鉴。"③

由此可见，就是在古代蒙古语里，至少在元以后的蒙古语里，疑问语气助词γu/gu也不曾出现于非句末，没有根据把处在句中修饰动作的 'ulu'u的'u看作疑问语气助词。

2、'ulu'u的'u是形动词将来时附加成分

笔者所以这么看，因为在语音方面'u是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出现的形动词将来时四种语音形式即-'u、-Gu、-gu、ku之一，与蒙古书面语的-γu、-gu、ku相对应。这里首先要澄清的是，'ulu'u的词性是什么，是动词吗？这个问题不言而喻：它的词干是'ulu，这个词在现代蒙古语（书面语：ulu）里没有任何形态变化，只以原形修饰动词，无疑是属于副词。但它在元代蒙古语里，除了原形至少还以形动词将来时形式修饰动词，因此它属动词（确切些说是不完全动词）。与其同类的词还有ese-（没有、未）、'uge-（没有、无）等。在现代蒙古语里，ese仍保留着它的形动词将来时形式，如 yabuqu ese-ku-yi ulu meden-e（蒙古书面语）（不知走不走）。'uge-在现代蒙古语里则失去了它的独立性，不作动词使用，成了死亡词根。下面是ese-和'uge-早期处在动词意义上的实例：

silem-tur orabasu（orobasu）ba ese-besu（按：-besu为副动词假定式附加成分）ber qaγca mongke（möngke）tegri mede kemejü——是不是接受洗礼只有长生天知道……（阿尔浑王子致尼古拉四世书信，1290年，第17—19行）④

lab olbasu bar ulu uge-gu-yin tulada ed-i tayalaqu sedgil inu masita ariluγad——一定能够得到，所以贪财之心完全消散……（《〈入菩提行论〉疏》，1312年，

①参阅 ГРАММАТИКА БУРЯТСКОГО ЯЗЫКА，布里亚特语语法语音学和形态学，东方文献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版，疑问语气助词一节，第317页。

②收在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6月，北京）把道布同志读识转写（以下简称D书），第212页。

③D书，第269页。

④D书，第45页。

第9—11行）①

teguber jogis uge-gu-yi üiledür-e kürügsen-tür jalan duradqaydaqui bui 汉文原文：故当不义则争之——所以，对不义的行为应进行规劝②。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ulu与ese-、uge-一样，在元代蒙古语里与形动词附加成分-gu（在八思巴字文献中是-'u）结合的形式屡见不鲜，举几个例子如下：

sing-tai-yin yeke üile qadayalayuluysan bögesu ülü-gü bolqu bölege 汉文原文：使……立廊庙当何如也——让他担当省台（按：中书省御史台）重任不可以吗？（达鲁花赤竹温台碑，年代1338，第20行）③

edeger üges kemebesü tüg tümen ood（=od）-tur kürtele eduri durisu bolqu üges ülu-gu bui 汉文原文：斯言也其万世之龟镜欤——这些话不是永远可以作为借鉴的吗？（张应瑞先茔碑，年代1335，第39行）④

不仅如此，在早期阶段，ulu-gu、ese-gu、uge-gu与其它形动词形式一样，还可以带某些格的附加成分。ulu-gu以宾格形式在《蒙古秘史》中曾经出现过一次，那就是：

ene eye-dür oro-Gu ülü-ü-yi ker medekde-gü（不知随不随咱们的这个计
这个 商 里 从 的 不从的行 怎 可得知

议……）（§248节）

我在不久以前，在胡和温都尔先生校注的《蒙古源流》（蒙古文，成书年代1662年，民族出版社1987版）中还看到两个以宾格形式出现的ulu-gu，即：

sübegetci bayatur eyin ücirün：

čidan yadan yabuǰu üǰey-e

čidaqu ülü-gü-yi eǰen-ü sülde-medetügei

kičiyeǰü yabun nekeǰü üǰey-e，

kilbar-a butuku-yi eǰen-ü sülde medetügei。清乾隆汉文译文：苏伯格德依巴图尔奏言愿竭力奋勉其成与否惟主上威福是赖——速不台将军说：愿勉力一试，

成与否靠主上的威福吧！

愿谨慎追逐，

马到成功靠主上的威福吧！（该书78页）

boyda eǰen qaralamai ulus-i qayira kiǰü，

bolqu ülü-gü-i（yi）tümente mingyanta bolyan aǰu，

boyarči（boyorči）kemen nigen-eese duradbai bisiu čamai，

borǰigin-a kučun-iyen öggügčin čamayar kesegdekui。清乾隆汉文译文：今主上施恩众属赏逾千万而并未提博郭尔济此辈之效力博尔济锦者非由尔之指示乎——

圣主赏赐众属千万次，

---

①D书，第158页。

②D书，第78页。

③D书，第269页。

④D书，第212页。

何尝区别优与劣，

一次也没有提到你孛尔赤，

岂不是为孛尔只斤效力的你却被惩戒。（该书111页）

这两例中的ülügü在语法形式上是宾格，而在功能上与其前面的动词相并列，以相同的语法形式充当句子的直接宾语，所以对ulugu的 gu只能作出形动词的解释，无法作其它的解释。

3、关于这句话的意思和语气

蔡美彪同志在他《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第22页的注中指出，“‘不怕那什么’意即‘什么都不怕么’”。他还说此语在汉语文言体中译作‘宁不知惧’”。我认为他对“不怕那什么”作出的解释是准确的。我们采用“岂不怕”“难道不害怕吗”的译法，与蔡美彪同志的解释是一致的。

这里还要涉及这个句子的语气问题。波普所以把这个句子看作疑问句，是因为他把 'ulu 'u的'u认为是疑问语气助词。按照我们的看法，他的这种前提不能成立。那么，这个句子还是不是疑问句呢？笔者以为这个句子是疑问句，但它所表达的不是一般的疑问意义，而是表示肯定意思的反问，即用反问的语气表达说话者的肯定意思。这种句子的语气，在口语里是用一种特殊的语调表达的。

前面说过，这种结构类型的句子，在现代蒙古语里已不存在，但在古代蒙古语里，比如在元代蒙古语里则很通用。据澳大利亚蒙古学家罗依果的检索，在《蒙古秘史》一书里这种句子共出现二十二次①。这里择其两个，并附原汉语译文，对于我们理解这种句子的意思和语气可能有所帮助。

tende·ece činggis Gan ügülerün:

ǰoči-yi yekin teyin ke'emui ta, ke'ud-ün minu aGa ǰoči ulu-u bui? Goyina teyin bu keledkün! 太祖说。如何将拙赤那般说。我子中他最长。今后不可为如此说。——成吉思汗说：把拙赤说得那样，他不是我孩子中的老大吗？今后不许那样说！（§255）

basa belgütei noyan ügülerün:

amidui bögetele nökör-e Gor-iyan abta'asu aGsan ya'un tusa bui? töreksen ere-de ükü'esü daki Gor numun lü'e-ben yasun lu'a niken-e kebte'esü ulu-u sayin bui 别勒古代又说。若生时被人将弓箭夺了呵。济生耶。男子死呵与弓箭一处岂不好。——别勒古代说：如果活着被人夺走弓箭，生存有什么意义，作为男子死时应与弓箭在一起。（§190节）

---

①IGOR DE RACHEWILTZ, Index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罗依果：蒙古秘史索引，印地安那大学1972年出版.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 第1期）

《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底本与八思巴字的关系问题*

照那斯图

关于《蒙古秘史》明初汉字音译本底本文种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在议论，也曾有过激烈争论，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见解。其中底本不是八思巴字本的观点早已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可以说这个问题原则上得到了解决。但从微观上看，似乎还需要继续论证。

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2期上刊载甄金先生《试论〈蒙古秘史〉原文》，就《蒙古秘史》原文研究史等有关问题“评介从来通说，兼叙个人见解”，对于国内读者全面了解与《蒙古秘史》原文有关的问题提供了很多国外的信息，笔者读后得到不少收获。在此，仅就其中与八思巴字的关系问题，结合八思巴字文献语言特点和实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底本的文种，我支持不是八思巴文的观点。其底本是否八思巴文本，自然要把它与八思巴文献相比较，全面观察两者的异同点。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和八思巴文献的共同点，不一定都能成为前者的底本为八思巴文的立论。比如说，汉字音译本《蒙古秘史》有词首 h- 这一点能不能证明它的底本是八思巴文呢？显然不能，因为可以有别的解释：从回鹘式蒙古文译写时，因为回鹘式蒙古文没有相应的字母表示它，必须按实际口语注音，这样就把当时蒙古语各个方言普遍存在的词首辅音 h- ——表示出来。对于《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的其它与回鹘式蒙古文不同，而与八思巴字文献相同的那些特点，很多就可以作出这种解释。因此，简单地用共同点立论，不是有说服力的、过硬的办法。与此相反，汉字音译本和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则能有力地反证汉字音译本底本不是八思巴文，这里我们提供如下若干事实。

1.八思巴字文献里 o、u、ö、ü 四个圆唇元音各有自己专门的表示方法，彼此是对立的独立的音位。其中 o 和 ö、u 和 ü 之间有自由交替现象，至少在不同方言间存在这种现象，例如：olon（或 olan）～'ölon“多”，mor～mör“法，理”；k'u•un～k'ü•un“人”，buri～büri，'ülu～'ülü“没有，不”，huk'er～hük'er“牛”等等，但无论如何 o 和 u、ö 和 ü 相互不可替代。然而在八思巴字文献和《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之间，却出现了 ü 和 ö 的语音对应的分歧现象：

---

* 本文为1988年8月30日至9月5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八思巴	秘史①	
ėdu'e (=ėdü'e)	edö'e (额朵额)	如今
k'übe'un (=k'übe'ün)	kö'ün (可温)	儿子

"儿子"一词，在八思巴文献里还曾以 k'e'un 的形式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里还出现了 e 与 ö 的对应关系。而"如今"这个词在八思巴字文献和《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的出现频率都很高，而且语音形式都始终如一。

2.在八思巴字文献里 o 后的 a 变 o、ö 后的 e 变 ö 的蒙古语音史中这种顺同化现象有广泛反映，而相应的例子在秘史里多数没有这种变化：

蒙古书面语	八思巴	秘史	
jobaɣsan	jobogsan	jobaqsan (勺巴黑三)	受苦
toɣan	t'o'on	to'a (脱阿)，to'an (脱安)	数目
ɣowa	go'g-da	qo'a (中豁阿)	美，好
noqai	nogoyi	noqai (那孩)	狗
moɣai	mogoyi	moqai-ya (抹中合牙)	蛇
örgen	'örgön	örgen (斡舌儿坚)	宽

两者也有相同变化的例子：

蒙古书面语	八思巴	秘史	
töbed	t'öböd-un	tö'öd-üd (脱斡都阔)	藏人 (复数)
qotala-yi	got'ola-yi	qotola-yi (中豁脱剌宜)	全部，所有
ötegüs	'öt'ögus	ötögüs (斡脱古思)	老人们
ökedei	'ögödeė	ögödei (斡歌歹)	窝阔台
	～'ök'ödeė		
	～'ögedeė		

此外，秘史的"受苦"、"数目"还有一种变化了的形式：jobo-（勺孛）、to'o（脱斡）；"多"在八思巴文献中共见三种语音形式：olon、'ölon、olan，相应的词在秘史里只有一种变化了的形式 olon（斡孛）。

3.八思巴字文献中出现的词首 h- 在秘史里也是 h-，但有一个词例外：《八》heč'ult'e-le——《秘》ecültele（额出勒帖列）"直到完结"。

4.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语言里 aa、ee 等长元音已经形成，在同一个书写单位的辅音字母后用"'"表示，例如 g'n=ga'an (gān)"皇帝"、d'e-re=de'ere (dēre)"上面"。"皇帝"一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它的元音只以固定的长元音一种形式出现，但在秘史里它的汉字标音多数情况下是"中合罕"，学者们把它转写作 qahan，显然还处在两个音节的阶段。与此同时还有 qa'an-u（中合阿纳）等与八思巴文献相一致的非主格形式并存，qa'an- 和 qahan 的出现比例为41:388。

---

① 《蒙古秘史》的拉丁转写本文采用的是澳大利亚蒙古学家罗依果 (IGOR DE RACHEWILTZ) 博士体系。他的 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即《蒙古秘史索引》（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出版，1972年），不仅标出了拉丁转写在卷、节、叶、行与汉文原书的对应关系，而且对全书每个单词乃至某些语法附加成分都一一做出了引得，查对汉文本原文极为方便。

5.出现于词首的 üyi 这个音组，在八思巴文献里已形成 'üė 的复元音，无一例外；但它在秘史里以两个音节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尚未形成复元音：

八思巴	秘史	
'üėle	üyile（委亦列）	事情
'üėles	üyiles（委亦列思）	事情（复数）
'üėledu'esu	üyiletdü'esü（委亦列惕都额速）	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

6.g 与 k'（k）和 k'（k）与 g 的对应

在八思巴字文献和《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里，存在着 g 与 k'（k）和 k'（k）与 g 的对应关系。g 与 k'（k）的对应往往见于词末，例如：

《八》g	《秘》k（k'）②	
č'ereg, č'ėreg	cerik（扯舌里克）	军人
k'ereg	kerek（客舌列克）	需要
k'ülug	külük（曲鲁克）	曲律（皇帝）
'ög-	ök-（斡克）	给与

吐气音 k' 在八思巴字文献里绝对不在词末出现。而处在秘史词末的 k，在以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前一律转换为 g，例如cerik（扯舌里克）——cerig-iyer（扯舌里吉耶舌儿），ök（斡克）——ög-ün（斡昆）。k'（k）与 g 的对应往往出现于词首，例如：

《八》k'	《秘》g	
k'u'un, k'ü'un, k'un	gü'ün（古温）	人
k'uč'un, k'üčun	gücün（古纯）	力量
k'uč'u	gücü（古出）	力量
k'urge-	gürge-（古舌儿格）	送
k'ürt'ek'u, k'urt'ek'u	gürtegü（古舌儿帖古）	分得
k'urus	gürü（古舌鲁）	石
k'üse-	güse-（古薛）	希望
k'eyi-（geyi-）	geyi-（格亦）	天亮

在这里还要特别说一说“长生”一词在八思巴文献和《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里的异同情况：它在八思巴文献里有四种语音形式，即 moŋk'e、moŋga、moŋga、moŋk'a，前三种各只出现一次，最后一种为常见形式（曾见20多次）；而秘史只有 mönke（蒙客）一种形式。

7.d 与 t（t'）的对应

这种对应关系主要出现于词末（音节末），例如：

《八》d	《秘》t③	
ėd	et（额惕）	财物
uɢad-je	uqat-je（兀中合惕者）	省悟也者
ja'ud	ja'ut（札兀惕）	百
č'idɢu-	citqun（赤惕中浑）	倾下

②、③ 对于《蒙古秘史》音译用字小写的“克”和“惕”（均在音节末出现），学者们在转写或拟音上有不同意见，对前者分别用 k（k'）和 9，对后者分别用 t（t'）和 d；如依 9 和 d 的转写或拟音，在《蒙古秘史》与八思巴字文献之间就不存在我们在这里所说不同语音的对应关系。

'üėledk'un	üyiletkün（委亦列惕坤）	做
sayid	sayit（撒亦惕）	好

在八思巴字文献里 t' 绝对不在词末（音节末）出现，而处在词末（音节末）的秘史的 t（t'）在以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前一律转换成 d，例如 ayima'ut（阿亦马兀惕）——ayima'udaca(阿亦马兀答察)"部落"，cat-tala(察惕塔剌)——cad-u-mu-je(察都木者)"饱"。

d 与 t（t'）的对应关系还涉及语法领域，位与格附加成分在八思巴字文献里，除了以 -r 结尾的名词后出现两例 -t'ur 以外，在其它情况下均以 -dur 的形式出现。然而在秘史里，两者出现频率向我们展示了相反的情形：-dur／-dür 只出现70次，-tur／-tür 则出现814次。至于位与格另一种附加成分 -da／-de 和 -ta／-te，在八思巴字文献里只见 -da／-de，不见 -ta／-te；而在秘史里两者并用，前者比后者出现得多。

有关这两个辅音的对应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语词能够说明问题，这就是"天"。它在八思巴字里是 dėŋri（还有一例 deŋri），但在秘史里却为 tenggeri（腾格吉里）（出现 64 次）和三个 tenggiri（腾吉吉里）。相比之下不仅词首辅音不同，而且秘史里比前者多出了一个词中 ge（格）或 gi（吉）的音节。

8.' 与 b 的对应

八思巴文献和秘史的这种对应关系集中表现在造格附加成分 -'ar／-'er 和 -bar／-ber、反身领属附加成分 -'an／-'en 和 -ban／-ben 上。前者在现存资料中只见 -'ar／-'er 和 -'an／-'en，未见用 -bar／-ber 和 -ban／-ben 之例；后者则两种并用，而以 -bar／-ber 和 -ban／-ben 居多。例如：

《八》		《秘》	
'üge-'er		üge-ber～üge-'er	以话
'öŋge-'en	把自己的颜色	de'ü-ben	把自己的弟弟

9.' 与 y 的对应

《八》	《秘》		
č'abč'a'al	cabciyal	（察卜赤牙勒）	居庸关
'ihe'en	iheyel	（亦协耶勒）	护助

这里在第一个词第二音节的 č'（c）后还有元音 a 与 i 的不同；在第二个词的末尾辅音上也有 n 和 l 的区别。

10.ǰ（j）与 č'（c）的对应

成吉思这个专名，在八思巴字里写作 č'iŋgis 者只有一例，其它一律为 jiŋgis（17次），而秘史始终作 cinggis。

以上是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之间存在不同的一些明显实例。如果明初《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的底本是八思巴文本，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些不同点。因此我认为，《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的底本不是八思巴文本；如果当时有过八思巴文的《蒙古秘史》，它最多不过是用来作为注释某些语音的一种参考本而已。

关于《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与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的关系问题，尼古拉·波普教授认为前者的底本为回鹘式蒙古文本，而记音依据为八思巴蒙古语的语音体系（参见前述甄金文章引语）。《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的记音依据，是否同于八思巴蒙古语文献语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原载《民族语文》1988年 第6期）

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

照那斯图

一、校勘记

八思巴字主要研究者之一，已故苏联汉学家龙果夫（Л·А·Драгунов）曾经这样说过："八思巴字译音的百家姓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去应用它：这个文件的字母写得太不成样，只有借着相对的汉字和其它八思巴字碑文的帮助才可以解释明白"（见唐虞译《八思巴字与古汉语》，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三页）。这里龙果夫教授指的是明唐顺之（号荆川）所撰《稗编》中的八思巴字百家姓。确实，《稗编》的八思巴字的刻写，绝大部分都走了样，不成字，无法加以辨认。在四百多字中写得准确或比较准确的，只不过有三十几字，还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是，龙果夫对八思巴字百家姓的上述评价，不适用于别的版本。八思巴字百家姓有多种版本，现在我们见到的除了《稗编》外还有四种，均在《事林广记》。《事林广记》各版本的百家姓在刻写上尽管也有优劣之分，但是，它们在准确程度上却是《稗编》无法比拟的。

关于《事林广记》一书的各种版本，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考证。其中郑氏积诚堂刻本和日本元禄刻本，蔡美彪同志不

但作了若干考证，而且详细校订了这两种本子里的八思巴字，还影印了原件（详见《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罗常培、蔡美彪合编，科学出版社，1959）。匈牙利科学院李盖提（L.Ligeti）院士也曾详细研究过一种八思巴字百家姓，并把自己的论文和所据的资料原件公布在匈牙利《东方学报》（卷Ⅵ，1956）上。本文所利用的成果还有胡道静先生专就《事林广记》一书及其各种版本撰写的《〈事林广记〉叙录》，这篇文章收在他的《农书·类书论集》中，不久将会刊行于世。胡先生详细介绍了《事林广记》一书和它的各种版本，给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李盖提公布的八思巴字百家姓，到底出自哪一本《事林广记》，有待确定。李盖提以为很可能是日本元禄十二年刻本，然而，他所刊行的原件照片，同日本元禄十二年刻本《事林广记》百家姓不是一回事。李盖提说，他所公布的八思巴字百家姓照片是日本石田干之助寄给他的；而我们从胡先生上述文章中得知，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一部我国明永乐十六年（1418）建阳翠嶽精舍刻本《事林广记》，其中也收有八思巴字百家姓。因此，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想，李盖提所公布的八思巴字百家姓照片很可能出自静嘉堂文库所藏的这个版本。

现将四种《事林广记》版本和收在其内的八思巴字百家姓分述如下：

a.元至顺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事林广记》百家姓：题曰《百家姓蒙古文》，每面七行，每行六字。

b.元后至元六年（1340）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事林广记》百家姓：题曰《百家姓蒙古文》，每面八行，每行七字。

c.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元泰定（1325）刻本

《事林广记》百家姓：题曰《百家姓》，每面十行，每行四字。

d.明永乐十六年(1418)建阳翠巖精舍刻本《事林广记》百家姓：题曰《百家姓蒙古文》，每面十四行，每行九字。

以上 b、c、d 三个版本八思巴字百家姓影印件已公布于世。我们今天有幸把 a 版本的八思巴字百家姓原件照片介绍给大家。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藏有底板的中华书局。底板原为商务印书馆在解放以前所摄，后来移存于中华书局。商务、中华为保存祖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八思巴字的书写质量方面，这四种《事林广记》百家姓中，以 a、b 两个版本为好，字体工整，笔划差误很少，错误不到二十个字；其次是 d 版本，笔误有四十多处；较差的是 c 版本，笔误多达一百一十多处。

我们考察四个版本八思巴字方面的笔误，发现 a、b 版本中的笔误几乎是一样的。a、b 版本的笔误在 d 版本里大多也出现，然而 c 版本里却有几种情形：有正的，有误的，还有注音的不同。

四个版本八思巴字百家姓，在汉字姓氏的内容上，除了个别的别字和次序的不同，还有“有”和“无”的差别：c 本有“和穆肖尹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藏”和“勿商归迟”，而a、b、d本均无；复姓中 a、b、d 本有“东方阎丘长孙解于”，而 c 本无；c、d 本有“越”（两者有注音的不同），而 a、b 本无。

校勘八思巴字百家姓时，我们特别注意了同一个字在不同版本中不同的写法（即注音）和笔误的区别。例如“江”，a、b、d 版本和《蒙古字韵》都作 geŋ，而 c 版本作 giaŋ，两者都没有笔误，是写法的不同。我们知道，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其它文件中，这种“一字多形”或“一字多音”的现象是常见的。这大概反映了注音依据(对象、时间、地点)

的不同，其中还可能有拼写法问题。八思巴字百家姓各版本内出现的这种又读字，在我们的校勘总字表内分别列作独立的条目，并在园括弧内注明该字的其它书写形式。

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并考虑到印刷的方便和使用的需要，对八思巴字百家姓四种版本的校勘，同时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对笔误最少的 a、b 两个版本单本的校勘，即一一指出它们所有的误字；一是把四个版本综合起来，提供一个八思巴字百家姓总字表，其中包括代表八思巴字正字字样的拉丁转写，相对的汉字，在各版本的行数，以及同《蒙古字韵》的比较共四个项目。最后再附一份八思巴字百家姓中的汉字姓氏和八思巴字（代用转写符号）的对照表。

为供大家考察八思巴字百家姓和《蒙古字韵》的关系，我们对两者作了比较，而且就八思巴字百家姓的每个字在《蒙古字韵》里的写法作了有关的说明（有个别的一时没有查出）。这里附带说明的是：在八思巴字的书写上，《蒙古字韵》也有不少笔误，但因为有八思巴字百家姓正字字样的拉丁转写可供参考，就无需一一指出这里所及《蒙古字韵》的那些笔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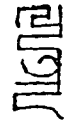
八思巴字百家姓同其它用八思巴字拼写的汉语文献一样，是研究汉语语音史的宝贵资料。八思巴字百家姓对于研究八思巴字本身，如字母表、字体、拼写法等也有重要意义。例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其它文件中从未出现的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即“越”字的写法。“越”一般都作'ụe，但八思巴字百家姓 d 本（见第四十行）却作 iụe。八思巴字百家姓不仅有语言学、文字学等方面的多种史料价值，它还有实用价值，可用来译释见于元代印章、陶瓷器等文物上的八思巴字。

下文 a、b、c、d 后的数字代表各版本的总行数；MZ 代表

《蒙古字韵》，其后的数字是它的页码。我们所依据的《蒙古字韵》是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蒙古字韵》二卷，影印大英博物馆藏旧抄本。

二、八思巴字百家姓 a、b 本笔误的校正

	误		正	
(百家)姓		a.1, b.1		c.105, MZ.23
冯		a.3, b.3		c.4, MZ.17
蒋		a.4, b.3		MZ.29
沈		a.4, b.3		c.5, MZ.116
习		a.23, b.20		c.38, MZ.99
翔		a.33, b.29		d.23, MZ.57
松		a.35, b.30		MZ.19
秋		a.38, b.33		MZ.104

暴		a.39, b.34		MZ. 94
雍		a.49, b.43		MZ. 19
燕		a.51, b.64		MZ. 89
隆		a.60, b.52		MZ. 20
聂		a.61, b.52		C.94, MZ.122
泉		a.61, b.52		C.95, MZ.97
鞠		a. 64		b.55, C.99 MZ. 57
查		b. 56		a.65, C.101, d.44, MZ.(缺頁)
(复)姓		a.67, b.58		C.105, MZ.23

三、八思巴字百家姓四种版本总字表

（按八思巴字字母顺序排列）

八思巴字字母
拉丁转写符号对照表

k(a)		p(a)		l(a)		e	
k'(a)		p'(a)		š(a)		o	
ɣ(a)		b(a)		s(a)		ė	
ŋ(a)		m(a)		h(a)			
č(a)		c(a)		'(a)			
č'(a)		c'(a)		(ɲ)			
ǰ(a)		j(a)		G(a)			
ň(a)		w(a)		ɣ(a)			
t(a)		ż(a)		i̱			
t'(a)		z(a)		u̱			
d(a)		·(a)		i			
n(a)		y(a)		u			

k (a) (235)
k‘(a) (235)
g (a) (236)
ŋ (a) (238)
č (a) (239)
č‘(a) (239)
ǰ (a) (240)
ň (a) (241)
t (a) (241)
t‘ (a) (241)
d (a) (241)
n (a) (242)
p (a) (242)
b (a) (243)
m(a) (244)
c (a) (245)
j (a) (245)
w(a) (246)
ż (a) (246)
z (a) (247)
• (a) (247)
y (a) (248)
l (a) (249)
š (a) (251)
s (a) (252)
h (a) (253)
’ (a) (255)

ɣ (a) (255)
i (256)
u (256)

k (a)

kụen 权：a.66, b.57, c.102, d.44, MZ.89

ki 暨：a.56, b.48, c.88, d.38, MZ.35

（万）俟（又 čhi）：a.68, b.59, d.46, MZ.35

未见有“俟”，“俟”44作čhi

kiw 仇：a.39, b.34, c.62, d.27, MZ.103

裘：a.27, b.24, c.44, d.19, MZ.103

kuė 夔：a.60, b.51, c.93, d.40, MZ.46

keŋ 强：a.21, b.19, c.31, d.15, MZ.31

kew 乔（又gėw）：c.72, MZ.99未见有“乔”，“乔”96作gėw

kei 祁：c.34, MZ.45

郗（又 č'i）：c.60, MZ.45未见有“郗”

keu 琚（又kėw）：a.50, b.43, d.34, MZ.57

瞿（又geu）：a.54, b.47, d.37, MZ.57

kėw 乔（又kew）：a.46, b.39, d.31, MZ.96

琚（又keu）：c.78, MZ.96未见有“琚”，“琚”57作 keu

k' (a)

k'aŋ 康：a.16, b.14, c.23, d.11, MZ.27

k'am 阚：a.62, b.53, c.96, d.42, MZ.108

k'hiw 寇：a.58, b.50, c.90, d.39, MZ.106

k'ụaŋ 匡：a.58, b.50, c.90, d.39, MZ.32

k'ụay 蒯：a.64, b.55, c.100, d.44, MZ.65

k‘ụe(ʔ) 阙（又k‘uė）：c.91，MZ.未见有k‘ụe，“阙”127作 k‘ụė

k‘i 郤：a.50，b.43，c.78，d.34，MZ.35

k‘iw 丘：a.24，b.21，c.39，d.16，MZ.103未见有“丘”

(闾)丘：a.71,b.61，d.48,MZ.103未见有“丘”

k‘u 库：a.60，b.52，c.94，d.41，MZ.52

k‘uŋ 孔：a.6，b.5，c.8，d.4，MZ.15

空：a.63，b.54，c.97，d.42，MZ.15

k‘uė 阙（又 k‘ụeʔ）：a.59，b.50，d.40，MZ.46未见有“阙”，“阙”127作k‘ụė

k‘eu 屈：a.19，b.17，c.28，d.13，MZ.57

麹（又 geu）：a.33，b.29，d.23，MZ.57

g (a)

gan 干：a.28，b.24，c.45,d.19,MZ.78

gam 甘：a.40，b.34，c.63，d.27，MZ.108

gaw 郜：a.42，b.36，c.67，d.29，MZ.92

高：a.24，b.21,c.40,d.17，MZ.92

ghiw 勾：a.61，b.52，c.95，d.41，MZ.106

gịa 郊（又 ge）：a.52，b.44，d.35，MZ.125

家：a.1、33，b.1、29，c.1、53，d.1、23，MZ.125

贾（又 ge）：c.36，MZ.125

gịaŋ 江（又 geŋ）：c.37，MZ.未见有 gịaŋ，“江”31作 geŋ

姜：a.7，b.6，c.9，d.5，MZ.未见有 gịaŋ，“姜”31作 geŋ

gi̯an 简（又 gen）：c.97，MZ.85 未见有“简”，“简”84作 gen

gi̯uė 季（又 geuė）：c.31，MZ.50

gu̯aŋ 广：a.58，b.50，c.91，d.39，MZ.32

gu̯an 关：a.64，b.55，c.100，d.43，MZ.84

gu̯aw 郭：a.23，b.20，c.37，d.16，MZ.100

gu̯o 戈：a.56，b.48，c.87，d.38，MZ.119

gi 汲：a.34，b.30，c.55，d.23，MZ.34

纪：a.19，b.17，c.28，d.13，MZ.34

姬：a.48，b.42，c.76，d.33，MZ.34

冀：a.51，b.44，c.80，d.35，MZ.34

giŋ 景：a.41，b.35，c.65，d.28，MZ.20

荆：a.65，b.56，c.101，d.44，MZ.20

gin 靳：a.34，b.29，c.54，d.23，MZ.70

gim 金：a.6，b.6，c.9，d.5，MZ.115

gu 古：a.1、55，b.47，c.86，d.1、37，MZ.52

谷（又 yeu）：a.37，b.32，d.25，MZ.52

顾：a.17，b.15，c.25，d.12，MZ.52

guŋ 公：a.67，b.57，c.103，d.45，MZ.15

公（孙）：a.72，b.62，c.111，d.48，MZ.15

贡：a.48，b.41，c.75，d.32，MZ.15

guė 归：c.104，MZ.46

国：a.58，b.50，c.90，d.39，MZ.46

ge 郏（又 gi̯a）：c.81，MZ.121未见有“郏”，“郏”125作 gi̯a

贾（又 gi̯a）：a.22，b.19，d.15，MZ.121 未见有“贾”，“贾”125作 gi̯a

geŋ 江（又 giaŋ）：a.22, b.19, d.15, MZ.31

gen 简（又 gian）：a.62, b.54, d.42, MZ.84

gei 吉：a.30, b.26, c.49, d.21, MZ.45

计：a.18, b.15, c.26, d.12, MZ.45

蓟：a.43, b.37, c.67, d.29, MZ.45

geiŋ 经：a.27, b.23, c.44,d.18, MZ.26

庚：a.56, b.48, c.87, d.38, MZ.26

耿：a.57, b.49, c.89, d.39, MZ.26

geu 居：a.56, b.49, c.88, d.38, MZ.57

瞿（又 keu）：c.83, MZ.57

鞠：a.64, b.55, c.99, d.43, MZ.57

麹（又 k'eu）：c.53, MZ.57(行 1)未见有"麹"

"麹" 57（行 2）作 k'eu

geuŋ 弓：a.36, b.31, c.57, d.25, MZ.18

巩：a.60, b.52, c.94, d.41, MZ.18

宫：a.39, b.33, c.61, d.26, MZ.18

龚：a.31, b.27, c.49, d.21, MZ.18

geuė 季（又 giuė）：a.21, b.18, d.15, MZ.50 "季"

作 giuė

go 柯：a.26, b.23, c.42, d.18, MZ.117

葛：a.9, b.8, c.12, d.6, MZ.117

（诸）葛：a.73, b.63, c.108, d.47, MZ.117

盖（又 heu）：a.66, b.57, d.45, MZ.117

gon 管：a.26, b.23, c.43, d.18, MZ.82

ŋ (a)

ŋaw 敖：a.61, b.53, c.95, d.41, MZ.92

鄂：a.44, b.38, c.69, d.30, MZ.92

ŋay 艾（又 ŋi）：a.53, b.46, d.36, MZ.62

ŋi 艾（又 ŋay）：c.85, MZ.35

ŋiw 牛：a.50, b.43, c.79, d.34, MZ.103

尤：a.5, b.4, c.6, d.4, MZ.103

ŋeŋ 仰：a.38, b.33, c.60, d.26, MZ.31

ŋėm 严：a.6, b.5, c.8, d.4, MZ.111

č (a)

ča 查：a.65, b.56,c.101,d.44, MZ.（缺页）

čam 湛：c.33, MZ.110

čaw 巢：a.64, b.55, c.100, d.43, MZ.93

čay 柴：a.54, b.47, c.83, d.37, MZ.63

čhi(万)俟（又 ki）：c.106, MZ.44

čhim 岑：a.13, b.11, c.18, d.9, MZ.117

či 池：a.46, b.39, c.72, d.31, MZ.38

迟：c.104, MZ.38

（蔚）迟：a.74, b.63, c.109, d.48, MZ.38

čiŋ 郑：a.3, b.2, c.3, d.2, MZ.21

程：a.31, b.27, c.50, d.21, MZ.21

čin 陈：a.3, b.3, c.4, d.3, MZ.71

čeu 储：a.34, b.29, c.54, d.23, MZ.58

čeuŋ 仲：a.38, b.33, c.61, d.26, MZ.18

čėw 赵：a.2, b.2, c.2, d.2, MZ.97

晁：a.61, b.52, c.95, d.41, MZ.97

č‘ (a)

č‘a 蔡（又 c‘ay）：c.40, MZ.（缺页）

č‘aŋ 昌：a.10, b.9, c.14, d.7, MZ.28

čʻi 郗（又 kei）：a.38, b.33, d.26, MZ.37未见有“郗”

čʻuŋ 充：a.55, b.47, c.83, d.37, MZ.16

čʻe 车：a.37, b.32, c.59, d.25, MZ.122

čʻeu 褚：a.3, b.3, c.4, d.3, MZ.58

ǰ (a)

ǰaŋ 长（孙）：a.71, b.61, d.47, MZ.28

张：a.5, b.5, c.7, d.4, MZ.28

章：a.8, b.7, c.11, d.6, MZ.28

ǰhaŋ 庄：a.54, b.46, c.82, d.36, MZ.33

ǰhi 宰：（又 jay）：c.77, MZ.44 未见有“宰”，“宰”64作 jay

ǰhiw 邹：a.7, b.6, c.10, d.5, MZ.107

ǰuaw 卓：a.45, b.39, c.71, d.30, MZ.100

ǰi 支：a.26, b.22, c.42, d.18, MZ.37

ǰin 甄：a.33, b.28, c.53, d.22, MZ.70

ǰim 针：a.40, b.34, c.63, d.27, MZ.115

ǰiw 周：a.2, b.2, c.3, d.2, MZ.103

ǰuŋ 终：a.56, b.48, c.87, d.38, MZ.16

钟：a.24, b.20. c.39, d.16, MZ.16

钟（离）：a.74, b.63, c.109, d.49, MZ.16

ǰeu 朱：a.4, b.4, c.6, d.3, MZ.57

竺：a.66, b.56, c.102, d.44, MZ.57

祝：a.20, b.17, c.29, d.14, MZ.57

诸：a.30, b.26, c.48, d.20, MZ.57

诸（葛）：a.73, b.63, c.108, d.47, MZ.57

ǰèm 詹：a.41, b.35, c.65, d.28, MZ.112

ň (a)

ňiw 钮：a.31，b.26，c.49，d.21，MZ.103

t (a)

taŋ 唐：a.12，b.11，c.17，d.9，MZ.27

tam 谈：a.18，b.16，c.27，d.13，MZ.109

谭：a.48，b.41，c.75，d.32，MZ.109

taw 陶：a.7，b.6，c.9，d.5，MZ.92

tay 翟（又 ti）：a.47，b.41，d.32，MZ.62 未见有"翟"，"翟" 36作 ti

thiŋ 邓：a.29，b.25，c.46，d.20，MZ.24

滕：a.14，b.12，c.20，d.10，MZ.24

thiw 窦：a.8，b.7，c.11，d.6，MZ.107

ti 翟（又 tay）：c.74，MZ.36

狄：c.34，MZ.36

tu 杜：a.20，b.18，c.30，d.14，MZ.53

屠：a.45，b.39，c.71，d.31，MZ.53

（申）屠：a.72，b.62，c.110，d.48，MZ.53

tuŋ 童：a.22，b.19，c.37，d.15，MZ.15

ton 段：a.35，b.30，c.56，d.24，MZ.82

tėn 田：a.25，b.21，c.40，d.17，MZ.86

t‘ (a)

t‘aŋ 汤：a.13，b.12，c.19，d.9，MZ.27

t‘ay 郃：a.44，b.38，c.69，d.30，MZ.62

t‘uŋ 通：a.51，b.44，c.79，d.34，MZ.15

d (a)

daŋ 党：a.47，b.41，c.74，d.32，MZ.27

day 戴：a.18，b.16，c.26，d.13，MZ.62

diŋ 丁：a.28, b.24, c.46, d.19, MZ.20

du 都：a.57, b.49, c.89, d.38, MZ.52

堵：a.49, b.42, c.76, d.33, MZ.52

duŋ 东：a.59, b.51, c.91, d.40, MZ.15

东（方）：a.70, b.61, d.47, MZ.15

董：a.20, b.17, c.29, d.14, MZ.15

dew 刁：a.23, b.20, c.38, d.16, MZ.99

n (a)

nhiŋ 能：a.46, b.40, c.73, d.31, MZ.24

niŋ 宁：a.39, b.34, c.62, d.26, MZ.21

nuŋ 农：a.52, b.45, c.81, d.35, MZ.15

ne 聂：a.61, b.52, c.94, d.41, MZ.122

no 那：a.62, b.53, c.97, d.42, MZ.118

p (a)

paŋ 庞：a.19, b.16, c.27, d.13, MZ.29

逢：a.48, b.41, c.75, d.33, MZ.29

paw 包（又 baw）：d.20, MZ.94未见有“包”，“包”93作 baw

鲍（又 baw）：c.17, MZ.94

暴：（又 pu）：a.39, b.34, d.27, MZ.94

薄：a.43, b.37, c.67, d.29, MZ.94

pay 白：a.43, b.37, c.68, d.29, MZ.63

phiŋ 彭：a.9, b.8, c.13, d.7, MZ.25

pi 宓（又 hụu）：c.59, MZ.39未见有“宓”，“宓”54作 hụu

piŋ 平：a.17, b.15, c.25, d.12, MZ.22

邴（又 biŋ）：d.23，MZ.22未见有“邴”，“邴”21作 biŋ

pu　卜（又 bu）：c.24，MZ.54未见有“卜”，“卜”53作bu

步：a.57，b.49，c.88，d.38，MZ.54

暴（又 baw）：c.62，MZ.54

蒲（又 bu）：a.44，b.38，d.30，MZ.54

puŋ　蓬：a.37，b.32，c.59，d.25，MZ.16

puė　皮：a.16，b.14，c.23，d.11，MZ.48

裴：a.32，b.27，c.51，d.22，MZ.48

b (a)

ba　巴：a.36，b.31，c.57，d.24，MZ.（缺页）

ban　班：a.38，b.33，c.60，d.26，MZ.79

baw　包（又 paw）：a.30，b.26，c.48，MZ.93

鲍（又 paw）：a.12，b.10，d.8，MZ.93 未见有“鲍”，“鲍”94作 paw

bay　百（又 pay）：a.1，b.1，c.1，d.1，MZ.63

柏：a.8，b.7，c.11，d.6，MZ.63

bi　毕：a.14，b.12，c.20，d.10，MZ.38

biŋ　邴（又 piŋ）：a.34，b.30，c.55，MZ.21

bu　卜（又 pu）：a.17，b.15，d.12，MZ.53

（皇）甫（又 hụu）：c.112，MZ.53 未见有“甫”，甫54作 hụu

浦：a.52，b.45，c.81，d.35，MZ.53

蒲（又 pu）：c.69，MZ.53未见有“蒲”，“蒲”54作 pu

濮：a.50，b.43，c.79，d.34，MZ.53

bun 贲（又 bué）：c.46，MZ.73

bué 贲（又 bun）：a.29，b.25，d.20，MZ.47

be 别：a.54，b.46，c.82，d.36，MZ.122

ben 边：a.51，b.44，c.80，d.34，MZ.88

bon 潘：a.9，b.8，c.12，d.6，MZ.82

bèn 卞：a.16，b.14，c.23，d.11，MZ.未见有 bèn，“卞”86作 pèn

m (a)

ma 马：a.10，b.9，c.14，d.7，MZ.（缺页）

麻：a.21，b.18，c.31，d.15，MZ.（缺页）

maw 毛：c.34，MZ.94

茅：a.19，b.16，c.27，d.13，MZ.94

莫：a.27，b.23，c.43，d.18，MZ.94

mi 乜（又 mė、yi）：d.43，MZ.39未见有“乜”，“乜”122作 me

米：c.35，MZ.39

miŋ 明：c.35，MZ.22

min 闵：a.21，b.18，c.30，d.14，MZ.71

mu 万（俟）：a.68，b.59，d.46，MZ.54 未见有“万”，“万”80作 wan

慕：a.52，b.45，c.84，d.35，MZ.54

幕（容）：a.72，b.62，c.110，d.48，MZ.54

muŋ 蒙：a.1、45，b.1、39，c.71，d.1、31，MZ.16

孟：a.17，b.15，c.25，d.12，MZ.16

muw 母（又 wu）：a.63，b.54，d.43，MZ.106

缪（又 wu）：c.44，MZ.106 未见有“缪”，缪55作 wu

muė 梅：a.23, b.20, c.38, d.16, MZ.48
麋：a.35, b.30, c.55, d.24, MZ.48
mon 满：a.57, b.49, c.89, d.39, MZ.83
mė 乜（又 mi、yi）：a.63, b.54, MZ.（缺页），“乜”122作 me
mėw 苗：a.10, b.9, c.15, d.7, MZ.97

c (a)

caw 曹：a.6, b.5, c.8, d.4, MZ.94
chiŋ 曾：a.63, b.54, c.98, d.42, MZ.25
cụen 全：a.38, b.32, c.60, d.26, MZ.90
ci 齐：a.16, b.14, c.23, d.11, MZ.40
cin 秦：a.4, b.4, c.6, d.3, MZ.71
ceuŋ 从：a.44, b.38, c.69, d.30, MZ.19
cė 藉（又 hei）：a.45, b.38, d.30, MZ.（缺页），“藉”40作 ci

c‘ (a)

c‘aŋ 苍：a.47, b.40, c.73, d.32, MZ.29
c‘ay 蔡（又 č‘a）：a.25, b.21, d.17, MZ.64
c‘i 戚：a.7, b.6, c.10, d.5, MZ.40
c‘iw 秋：a.38, b.33, c.61, d.26, MZ.104
c‘uė 崔：a.30, b.26, c.49, d.21, MZ.48

j (a)

jaŋ 臧：c.35, MZ.29
jam 咎：a.26, b.23, c.43, d.18, MZ.110
jay 宰（又 jhi）a.49, b.42, d.33, MZ.64
jhi 訾：a.62, b.53, c.96, d.42, MZ.44

jiaŋ 蒋：a.4，b.3，c.5，d.3，MZ.未见有 jiaŋ，“蒋”31作 jeŋ

jiŋ 井：a.35，b.30，c.56，d.24，MZ.22

ju 祖：a.40，b.35，c.64，d.27，MZ.55

juŋ 宗：a.28，b.24，c.45，d.19，MZ.17

jew 焦：a.36，b.31，c.57，d.24，MZ.99

jo 左：a.30，b.26，c.48，d.20，MZ.118

jèn 钱：a.2，c.2，b.2，d.2，MZ.未见有jèn，“钱”86、88分别作 cèn、jen

w (a)

wan 万：a.26，b.22，c.42，d.18，MZ.80

万（俟）（又 mu）：c.106，MZ.80

wu 勿：c.104，MZ.55

母（又 muw）c.98，MZ.55

巫：a.35，b.31，c.56，d.24，MZ.55

牧：a.36，b.31，c.58，d.25，MZ.55

武：a.40，b.35，c.64，d.27，MZ.55

缪（又 muw）：a.27，b.24，d.19，MZ.55

穆：c.32，MZ.55

wun 文：a.1、58，b.1、50，c.90，d.1、39，MZ.74

（字）文：a.69，b.60，c.111，d.49，MZ.74

闻：a.47，b.40，c.74，d.32，MZ.74

闻（人）：a.70，b.60，c.112，d.47，MZ.74

ż (a)

żim 任：a.11，b.10，c.16，d.8，MZ.117

żuè 芮：a.34，b.29，c.54，d.23，MZ.50

żeu 茹：a.53，b.45，c.84，d.36，MZ.61

żeuŋ 戌：a.40, b.35, c.63, d.27, MZ.20

żėm 冉：a.49, b.42, c.77, d.33, MZ.113

żėw 饶（又 yėw）：a.62, b.54, d.42, MZ.98

z (a)

zi 席：a.21, b.18, c.31, d.14, MZ.40

习：a.53, b.45, c.84, d.36, MZ.40

zeu 徐：a.24, b.21, c.39, d.16, MZ.59

zeuŋ 松（又 seuŋ）：a.35, b.30, d.24, MZ.19

zė 谢：a.7, b.6, c.10, d.5, MZ.（缺页）

· (a)

·an 安：a.15, b.13, c.21, d.10, MZ.81

·hiw 欧：a.59, b.51, c.92, d.40, MZ.108

欧（阳）：a.68, b.59, c.107, d.46, MZ.108

·ụaŋ 汪：c.33, MZ.33

·iŋ 应：a.28, b.24, c.45, d.19, MZ.23

·in 殷：a.14, b.12, c.20, d.10, MZ.72

·im 阴：a.46, b.40, c.72, d.31, MZ.116

·u 沃：a.59, b.51, c.92, d.40, MZ.56

於（又 ·eu）：a.33, b.28, d.22, MZ.56

乌：a.36, b.31, c.57, d.24, MZ.56

邬：a.14, b.13, c.21, d.10, MZ.56

·uŋ 翁：a.32, b.28, c.51, d.22, MZ.18

·un 温：a.54, b.46, c.82, d.36, MZ.75

·uė 蔚（又 ·eu）：c.93, MZ.49

蔚（迟）：c.109, MZ.49,

·eu 郁：a.29, b.25, c.47, d.20, MZ.60

於（又 ·u）：c.52, MZ.60

蔚（又 'uė）：a.60，b.51，d.40，MZ.60

蔚（迟）（又 'uė）：a.74，b.63，d.48，MZ.60

𣍐：a.46，b.40，c.72，d.31，MZ.60

'euŋ 雍：a.49，b.43，c.77，d.33，MZ.19

y (a)

yaŋ 羊：a.32，b.28，c.52，d.22，MZ.30

杨：a.4，b.4，c.5，d.3，MZ.30

（欧）阳：a.68，b.59，c.107，d.46，MZ.30

养：a.63，b.55，c.99，d.43，MZ.30

yan 晏：a.54，b.47，c.82，d.37，MZ.81

颜：a.23，b.20，c.37，d.16，MZ.81

yaw 乐：a.15，b.13，c.22，d.10，MZ.96

yụen 燕（又 yen）：c.80，MZ.91 未见有“燕”，“燕”89作 yen

yi 乜（又 mė、mi）：c.98，MZ.42 未见有“乜”，“乜”122作 me

易：a.55，b.48，c.86，d.37，MZ.42

伊：a.39，b.33，c.61，d.26，MZ.42

羿：a.34，b.29，c.54，d.23，MZ.42

倪：a.13，b.12，c.19，d.9，MZ.42

益：a.66，b.57，c.103，d.45，MZ.42

yin 印：a.43，b.37，c.68，d.29，MZ.72

yiw 游：a.65，b.56，c.102，d.44，MZ.105

yen 燕（又 yụen）：a.51，b.44，d.35，MZ.89

yew 姚：c.33，MZ.100未见有“姚”，“姚”98作yėw

yeu 于（又 'eu）：a.15，b.13，d.11，MZ.60未见有“于”

余：a.16，b.14，c.24，d.11，MZ.60

谷（又 gu）：c.58，MZ.60

俞：a.11，b.10，c.16，d.8，MZ.60

喻：a.7，b.7，c.10，d.5，MZ.60

yeuŋ 容：a.53，b.46，c.85，d.36，MZ.20

（慕）容：a.72，b.62，c.110，d.48，MZ.20

融：a.61，b.53，c.95，d.41，MZ.20

yeun 尹：c.32，MZ.76

yė 叶（又 šė）：a.42，b.36，d.28，MZ.（缺页）

yėm 阎：a.55，b.47，c.83，d.37，MZ.113

yėw 饶（又 żėw）：c.97，MZ.98(行2)未见有“饶”，“饶”98（行4）作 żėw

l (a)

laŋ 郎：a.9，b.8，c.13，d.7，MZ.30，

lam 蓝：a.21，b.18，c.30，d.14，MZ.111

law 劳：a.48，b.41，c.75，d.32，MZ.96

骆：a.24，b.21，c.39，d.17，MZ.96

lay 赖：a.45，b.39，c.70，d.30，MZ.65

lhiŋ 冷（又 liŋ）：c.96，MZ.25

lhiw 娄（又 leu）：a.22，b.19，d.15，MZ.108

liaŋ 梁：a.20，b.17，c.29，d.14，MZ.未见有 liaŋ，“梁”32作 leŋ

li 利：a.59，b.51，c.92，d.40，MZ.43

厉：a.40，b.34，c.63，d.27，MZ.43

李：a.2，b.2，c.2，d.2，MZ.43

（钟）离：a.74，b.63，c.109，d.49，MZ.43

黎：a.42，b.37，c.67，d.29，MZ.43

郦：a.49，b.42，c.77，d.33，MZ.43

liŋ　令（狐）：a.70，b.60，c.113，d.49，MZ.24

冷（又 lhiŋ）：a.61，b.53，d.42，MZ.24

凌：a.25，b.22，c.41，d.17，MZ.24

lin　蔺：a.45，b.39，c.71，d.31，MZ.72

lim　林：a.23，b.20，c.38，d.16，MZ.116

liw　刘：a.41，b.35，c.64，d.28，MZ.105

柳：a.11，b.10，c.16，d.8，MZ.105

lu　卢：a.27，b.23，c.43，d.18，MZ.56

路：a.22，b.19，c.36，d.15，MZ.56

鲁：a.10，b.8，c.14，d.7，MZ.56

逯：a.66，b.57，c.102，d.45，MZ.56未见有“逯”，“逯”61作 leu

禄：a.58，b.50，c.91，d.39，MZ.56

luė　雷：a.13，b.11，c.19，d.9，MZ.50

leu　陆：a.32，b.27，c.51，d.22，MZ.61

吕：a.5，b.5，c.7，d.4，MZ.61

闾（丘）：a.71，b.61，d.48，MZ.61

娄（又 lhiw）：c.36，MZ.61未见有“娄”，“娄”108作 lhiw

leuŋ　龙：a.41，b.36，c.65，d.28，MZ.20

隆：a.60，b.52，c.93，d.41，MZ.20

lo　罗：a.14，b.12，c.20，d.10，MZ.119

lon　栾：a.39，b.34，c.62，d.27，MZ.84

lėn　连：a.52，b.45，c.84，d.35，MZ.87

lėm　廉：a.12，b.11，c.18，d.9，MZ.113

lėw　廖：a.56，b.48，c.87，d.38，MZ.98

š (a)

ša 沙：a.63, b.54, c.98, d.43, MZ.（缺页）

šaŋ 上（官）：a.69, b.59, c.107, d.46, MZ.30

尚：a.52, b.45, c.81, d.35, MZ.30

商：c.104, MZ.30

常：a.15, b.13, c.21, d.10, MZ.30

šan 山：a.37, b.32, c.58, d.25, MZ.81

šhi 史：a.12, b.10, c.17, d.8, MZ.45

师：a.60, b.52, c.94, d.41, MZ.45

šhin 莘：a.47, b.41, c.74, d.32, MZ.77

šuaŋ 双：a.47, b.40, c.73, d.32, MZ.33

ši 石：a.30, b.26, c.48, d.21, MZ.41

时：a.15, b.13, c.22, d.11, MZ.41

施：a.5, b.5, c.7, d.4, MZ.40

šiŋ 成：a.18, b.16, c.26, d.12, MZ.23

盛：a.23, b.20, c.38, d.16, MZ.23

šin 申：a.48, b.42, c.76, d.33, MZ.72

申（屠）：a.72, b.62, c.110, d.48, MZ.72

慎：a.55, b.48, c.86, d.37, MZ.72

šim 沈：a.4, b.3, c.5, d.3, MZ.116

šiw 寿：a.51, b.44, c.79, d.34, MZ.104

šuė 水：a.8, b.7, c.11, d.6, MZ.49

še 叶（yė）：c.66, MZ.（缺页）

šeu 殳：a.59, b.51, c.92, d.40, MZ.59

束（又 su）：a.41, b.36, d.28, MZ.59

舒：a.19, b.17, c.28, d.13, MZ.59

šeun 淳（干）：a.73, b.62, d.49, MZ.76

šėn　单：a.29, b.25, c.47, d.20, MZ.87

šėw　邵：c.33, MZ.97

　　韶：a.42, b.36, c.66, d.29, MZ.97

s (a)

saŋ　桑：a.50, b.43, c.78, d.34, MZ.30

saw　索：a.44, b.38, c.70, d.30, MZ.95

shi　司：a.42, b.36, c.66, d.28, MZ.44

　　司（马）：a.68, b.59, c.106, d.46, MZ.44

sụen　宣：a.28, b.25, c.46, d.19, MZ.90

siŋ　姓：a.1、67, b.1、58, c.1、105, d.1、45, MZ.23

sin　辛：a.62, b.53, c.96, d.42, MZ.72

su　束（又 šeu）：c.65, MZ.55 未见有“束”，“束”59作 šeu

　　苏：a.8, b.7, c.12, d.6, MZ.55

suŋ　宋：a.18, b.16, c.27, d.13, MZ.17

sun　孙：a.2, b.2, c.2, d.2, MZ.75

　　（长）孙：a.71, b.61, d.47, MZ.75

　　（公）孙：a.72, b.62, c.111, d.48, MZ.75

se　薛：a.13, b.11, c.18, d.9, MZ.123

seŋ　相：a.65, b.56, c.100, d.44, MZ.31

sen　鲜（于）：a.71, b.61, d.47, MZ.88

sew　肖：c.32, MZ.100

seu　宿：a.43, b.37, c.68, d.29, MZ.59

　　胥：a.46, b.40, c.73, d.31, MZ.59

　　须：a.64, b.55, c.99, d.43, MZ.59

seuŋ　松（又 zeuŋ）：c.55, MZ.19（行4）未见有

“松”，“松”（行5）作 zeuŋ

seun 荀：a.32，b.28，c.52，d.22，MZ.76

h (a)

haw 郝：a.14，b.12，c.21，d.10，MZ.95

hịa 夏：a.24，b.21，c.40，d.17，MZ.未见有 hịa，“夏”125作 he

夏（侯）：a.73，b.63，c.108，d.46，MZ.同上

hịaŋ 向：a.55，b.47，c.86，d.37，MZ.未见有hịaŋ，“向”32作 heŋ

项（又 heŋ）：c.29，MZ.未见有 hịaŋ，“项”32作heŋ

hịam 咸：a.44，b.38，c.70，d.30，MZ.114

hịay 解：a.28，b.24，c.45，d.19，MZ.66

hịiŋ 邢：a.31，b.27，c.50，d.21，MZ.未见有 hịiŋ，“邢”27作 heiŋ

幸：a.42，b.36，c.66，d.28，MZ.未见有 hịiŋ，“幸”27作 heiŋ

hịuė 惠：a.33，b.28，c.52，d.22，MZ.未见有 hịuė，“惠”51作 heuė

hụa 华（又 ɣụa）：c.8，MZ.124

花：a.11，b.9，c.15，d.8，MZ.124

hụaŋ 方：a.11，b.9，c.15，d.8，MZ.29

（东）方：a.70，b.61，d.47，MZ.29

房：a.27，b.23，c.44，d.19，MZ.29

hụan 樊：a.25，b.22，c.41，d.17，MZ.未见有 hụan，“樊”80作 han

hụam 范：a.9，b.8，c.13，d.7，MZ.110

hụaw 霍：a.25，b.22，c.41，d.17，MZ.101

hụi 费a.12，b11，c.18，d.9，MZ.未见有hụi，“费”39作 hi

hụu 伏（又 hụow）：a.18，b.15，d.12，MZ.54

扶：a.49，b.42，c.76，d.33，MZ.54

（皇）甫（又 bu）：a.69，b.60，d.49，MZ.54

宓（又 pi）：a.37，b.32，d.25，MZ.54

符：a.41，b.35，c.64，d.28，MZ.54

傅：a.15，b.13，c.22，d.11，MZ.54

复：a.67，b.58，c.105，d.45，MZ.54

hụuŋ 丰：a.64，b.55，c.99，d.43，MZ.16

封：a.33，b.29，c.53，d.23，MZ.16

酆：a.12，b.10，c.17，d.8，MZ.16

凤：a.10，b.9，c.15，d.7，MZ.17

冯：a.3，b.3，c.4，d.2，MZ.17

hụuw 富：a.35，b.30，c.56，d.24，MZ.106

hụow 伏（又 hụu）：c.26，MZ.108

heŋ 项：（又 hịaŋ）：a.20，b.17，d.14，MZ.32

hei 奚：a.9，b.8，c.13，d.6，MZ.46

嵇：a.31，b.27，c.50，d.21，MZ.46

藉（又 cė）：c.70，MZ.46未见有“藉”，藉“40”作 ci

heiŋ 衡：a.57，b.49，c.88，d.38，MZ.27

heu 许：a.5，b.4，c.6，d.4，MZ.60

盖：（又 go）：c.103，MZ.54未见有“盖”

heuŋ 熊：a.19，b.16，c.28，d.13，MZ.26

' (a)

'ụaŋ 王：a.3, b.3, c.3, d.2, MZ.33

'ụin 云：a.8, b.7, c.12, d.6, MZ.78

'ụe 越（又 iụe）：c.93, MZ.127

'ụen 元：a.17, b.14, c.24, d.12, MZ.90

阮：a.20, b.18, c.30, d.14, MZ.90

袁：a.11, b.10, c.16, d.8, MZ.90

'uė 韦：a.10, b.9, c.14, d.7, MZ.50

危：a.22, b.19, c.36, d.15, MZ.50

隗：a.36, b.31, c.58, d.25, MZ.50

卫：a.3, b.3, c.4, d.3, MZ.50

魏：a.6, b.6, c.9, d.5, MZ.50

'eu 于（又 yeu）：e.22, MZ.60未见有“于”

（鲜）于（又 yeu）：a.71, b.61, d.47, MZ.60未见有“于”

（淳）于（又 yeu）：a.73, b.62, d.49, MZ.60未见有“于”

宇（文）：a.69, b.60, c.111, d.49, MZ.60

禹：c.34, MZ.60

鱼：a.53, b.46, c.85, d.36, MZ.60

虞：a.26, b.22, c.42, d.18, MZ.60

'euŋ 荣：a.32, b.28, c.51, d.22, MZ.19

ɣ (a)

ɣaŋ 杭：a.29,b.25,c.47,d.20, MZ.30

ɣan 韩：a.4, b.4, c.5, d.3, MZ.81

ɣụa 华（又 hụa）：a.6, b.5, d.5, MZ.124

ɣuan 宦：a.53, b.46, c.85, d.36, MZ.84

ɣuay 怀：a.43, b.37, c.68, d.29, MZ.66

ɣuo 和：c.32, MZ.121

ɣiw 后：a.65, b.56, c.101, d.44, MZ.104

候：a.37, b.32, c.59, d.25, , MZ.104

（夏）候：a.73, b.63, c.108, d.46, MZ.104

ɣu 胡：a.25, b.22, c.41, d.17, MZ.56

（令）狐：a.70, b.60, c.113, d.49, MZ.56

扈：a.51, b.44, c.80, d.35, MZ.56

ɣuŋ 弘：a.57, b.49, c.89, d.39, MZ.18

红：a.65, b.56, c.101, d.44, MZ.18

洪：a.29, b.25, c.47, d.20, MZ.18

ɣo 何：a.5, b.4, c.7, d.4, MZ.119

贺：a.13, b.11, c.19, d.9, MZ.119

ɣoŋ 皇（甫）：a.69, b.60, c.112, d.49, MZ.34

黄：a.17, b.15, c.25, d.12, MZ.34

ɣon 桓：a.66, b.57, c.103, d.45, MZ.83

i

iu̯e 越（又 'u̯e）：d.40, MZ.未见有 iu̯e, "越" 127作 'u̯e

u

u 伍：a.16, b.14, c.24, d.11, MZ.61

吴：a.2, b.2, c.3, d.2, MZ.61

四、汉字姓氏和八思巴字对照表

（按笔划数目和笔形顺序排列）

二划

丁　diŋ
刁　dew
乜　mi
　　mė
　　yi
卜　pu
　　bu

三划

广(廣)gu̱aŋ
干　gan
于　yeu
　　'eu
万(萬)mu
　　wan.
万俟　mu ki
　　wan či
弓　geuŋ
马(馬)ma
习(習)zi
卫(衛)'uė
上　šaŋ
山　šan

四划

卞　bėn
方　hu̱aŋ
文　wun
计(計)gei
丰(豐)hu̱uŋ
韦(韋)'uė
王　'u̱aŋ
井　jiŋ
元　'u̱en
云(雲)'u̱in
支　ji
戈　gu̱o
尤　ŋiw
车(車)č'e
尹　yeun
巴　ba
孔　k'uŋ
双(雙)šu̱aŋ
邓(鄧)thiŋ

水 šuė
从(從)ceuŋ
公 guŋ
牛 ŋiw
毛 maw
长孙(長孫)jaŋ sun
乌(烏)ʻu
勿 wu
勾 ghiw
殳 šeu
凤(鳳)hụuŋ
仇 kiw

五划

宁(寧)niŋ
冯(馮)hụuŋ
平 piŋ
甘 gam
古 gu
艾 ŋay
ŋi
左 jo
厉(厲)li
石 ši
龙(龍)leuŋ
东(東)duŋ
东(東)方duŋ huaŋ
弘 ɣuŋ
司 shi
司马(馬) shi ma
边(邊)ben
皮 puė
卢(盧)lu
叶(葉)yė
še
申 šin
申屠 šin tu
田 tėn
史 ši
冉 żėn
归(歸)guė
母 muw
wu
令狐 liŋ ɣu
包 paw
baw
丘 kʻiw
白 pay
乐(樂)yaw
印 yin

六划

江 giaŋ
geŋ

池 či
汤(湯)t'aŋ
汲 gi
宇 'eu
安 'an
刘(劉)liw
齐(齊)ci
庄(莊)jhaŋ
充 č'uŋ
许(許)heu
农(農)nuŋ
祁 kei
羊 yaŋ
关(關)gu̯an
米 mi
邢 hi̯iŋ
吉 gei
巩(鞏)geuŋ
权(權)ku̯en
毕(畢)bi
戎 żeuŋ
成 šiŋ
百 bay
匡 k'u̯aŋ
那 no
孙(孫)sun
阮 'u̯en
阴(陰)'in
吕 leu
师(師)šhi
全 cu̯en
朱 ju̯eu
乔(喬)kew
gew
危 'uė
邬(鄔)'u
伏 hu̯u
hu̯ow
伊 yi
仲 čeuŋ
任 żim
仰 ŋeŋ
华(華)hu̯a
ɣu̯a
向 hi̯aŋ
后(後)ɣiw
红(紅)ɣuŋ
纪(紀)gi

七划

沈 šim
汪 'u̯aŋ
沙 ša
沃 'u

宋 suŋ
怀(懷)ɣu̯ay
辛 sin
应(應)ʻiŋ
库(庫)kʻu
冷 lhiŋ
liŋ
闵(閔)min
寿(壽)šiw
贡(貢)guŋ
束 šeu
su
甫 bu
pu
邢 piŋ
biŋ
劳(勞)law
苏(蘇)su
芮 żuė
苍(蒼)cʻaŋ
花 hu̯a
严(嚴)ŋėm
巫 wu
杜 tu
李 li
杨(楊)yaŋ
扶 hu̯u
连(連)lėn
张(張)ǰaŋ
迟(遲)či
邵 šėw
陆(陸)leu
陈(陳)čin
肖(蕭)sew
步 pu
吴(吳)u
别 be
时(時)ši
岑 čhim
谷 gu
yeu
余 yeu
针(針)ǰim
利 li
邹(鄒)ǰhiw
何 ɣo
狄 ti
郃 tʻay

八划

宓 pi
hu̯u
空 kʻuŋ

於 ʻu
ʻeu
庞(龐)paŋ
庚 geiŋ
郎 laŋ
房 hụaŋ
郑(鄭)čiŋ
单(單)šėn
武 wu
幸 hịiŋ
范 hụam
茅 maw
苗 mėw
杭 ɣaŋ
林 lim
松 zeuŋ
seuŋ
欧(歐)ʻhiw
欧阳(歐陽)ʻhiw yaŋ
郁 ʻeu
屈 kʻeu
孟 muŋ
尚 šaŋ
卓 jụaw
昌 čʻaŋ
明 miŋ
易 yi

罗(羅)lo
金 gim
竺 jeu
牧 wu
季 gịuė
geuė
和 hụo
周 jiw
鱼(魚)ʻeu
经(經)geiŋ
终(終)juŋ

九划

洪 ɣuŋ
宣 sụen
宫 geuŋ
施 ši
祖 ju
祝 jeu
闻(聞)wun
闻(聞)人wun żin
闾(閭)丘leu kʻiw
养(養)yaŋ
姜 gịaŋ
娄(婁)lhiw
leu

贲(賁)bun
buė
封 hụuŋ
赵(趙)čėw
郝 haw
项(項)hịaŋ
heŋ
丽(麗)li
荣(榮)'euŋ
荆 giŋ
荀 seun
茹 żeu
胡 ɣu
柯 go
相 seŋ
查 ča
柏 bay
柳 liw
郊 gịa
ge
咸 hịam
费(費)hụi
骆(駱)law
羿 yi
贺(賀)ɣo
胥 seu
郗 kei
č'i
郤 k'i
俞 yeu
钮(鈕)ñiw
钟(鐘)juŋ
钟离(鐘離)juŋ li
郜 gaw
秋 c'iw
饶(饒)żėw
yėw
逄 paŋ
昝 jam
段 ton
皇 ɣoŋ
禹 'eu
须(須)seu
姚 yew

十划

浦 bu
宰 jhi
jay
宦 ɣụan
家 gịa
容 yeuŋ
郭 gụaw

高 gaw
栾(欒) lon
席 zi
唐 taŋ
凌 liŋ
谈(談) tam
诸(諸) jeu
诸(諸)葛 jeu go
阎(閻) yėm
益 yi
秦 cin
敖 ŋaw
班 ban
索 saw
袁 'ụen
都 du
贾(賈) gịa
ge
莘 šhin
莫 maw
聂(聶) ne
耿 geiŋ
桂 geuė
桓 ɣon
顾(顧) gu
夏 hịa
夏侯 hịa ɣiw

桑 saŋ
通 t'uŋ
党 daŋ
柴 čay
晁 čėw
晏 yan
奚 hei
翁 'uŋ
钱(錢) jėn
候 ɣiw
倪 yi
殷 'in
徐 zeu
姬 gi
能 nhiŋ

十一划

淳于 šeun yeu
梁 lịaŋ
寇 k'hiw
宿 seu
章 jaŋ
商 šaŋ
麻 ma
康 k'aŋ
庾 ɣu
堵 du

曹 caw
黄 ɣoŋ
梅 muė
盛 šiŋ
戚 c'i
龚(龔)geuŋ
逯 lu
强 keŋ
屠 tu
隆 leuŋ
隗 'uė
常 šaŋ
鄂 ŋaw
崔 c'uė
符 hu̯u
巢 čaw

十二划

游 yiw
湛 čam
温 'un
富 hu̯uw
童 tuŋ
谢(謝)ze
禄 lu
曾 chiŋ
琚(璩)keu
kew
越 'u̯e
iu̯e
彭 phiŋ
惠 hi̯uė
蒋(蔣)ji̯aŋ
葛 go
董 duŋ
韩(韓)ɣan
喻 yeu
景 giŋ
舒 šeu
嵇 hei
程 čiŋ
鲁(魯)lu
焦 jew
储(儲)čeu
傅 hu̯u

十三划

窦(竇)thiw
慎 šin
廉 li̯m
雍 'euŋ
褚 č'eu

阕(闋)k'ụe
k'uė
雷 luė
赖(賴)lay
甄 jin
蒲 pu
bu
蒙 muŋ
盖 go
heu
蓝 lam
剪 k'ụay
蓬 puŋ
蓟(薊)gei
靳 gin
裘 kiw
虞 ·eu
誉 jhi
路 lu
简(簡)gịam
gen
詹 jėm
鲍(鮑)paw
baw
解 hịay

满 mon
廖 lėw
韶 šėw
谭(譚)tam
阚(闞)k'am
蔺(藺)lin
蔚 ·uė
·eu
蔚迟(遲)'uė či
·eu či
慕 mu
慕容 mu yeuŋ
蔡 č'a
č'ay
臧 jaŋ
暨 ki
翟 tay
ti
裴 puė
管 gon
鲜(鮮)于sen 'eu
熊 heuŋ
缪(繆)muw
wu

十五划

潘 bon
顏(顔) yan
麴 k'eu
geu
樊 hụan
暴 paw
pu
黎 li
滕 thiŋ

十六划

霍 hụaw
融 yeuŋ
薄 paw
薛 se
燕 yụen
yen

冀 gi
穆 wu
衡 heiŋ

十七划

濮 bu
糜 muė
戴 day
藉 cė
hei
魏 'u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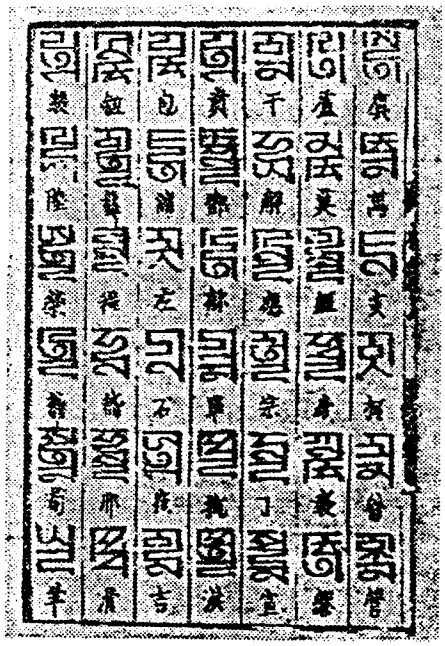
十八划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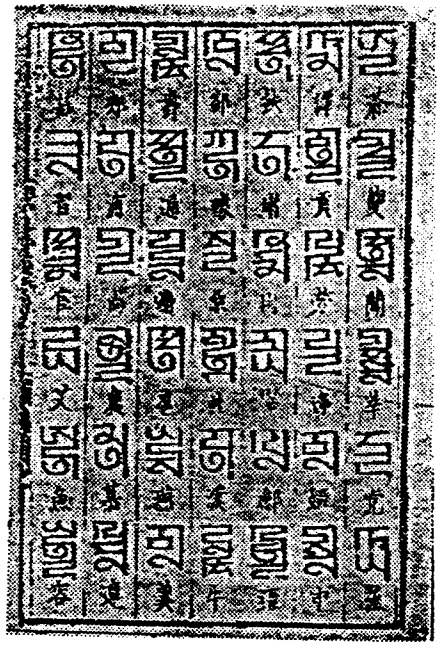
翟 keu
geu
鄧 hụuŋ
夔 kuė
鬱 'eu

附 录：

1.元至顺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事林广记》百家姓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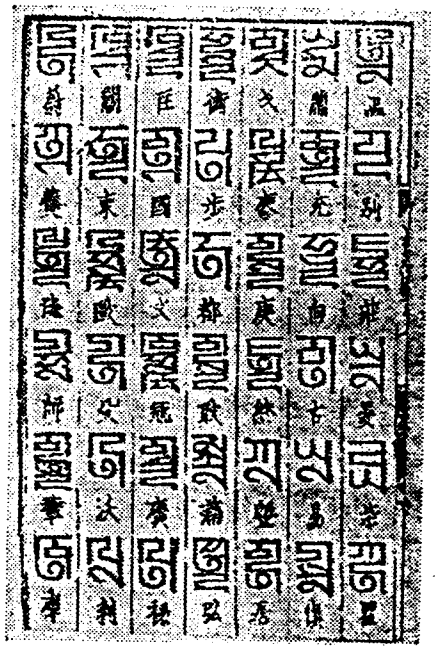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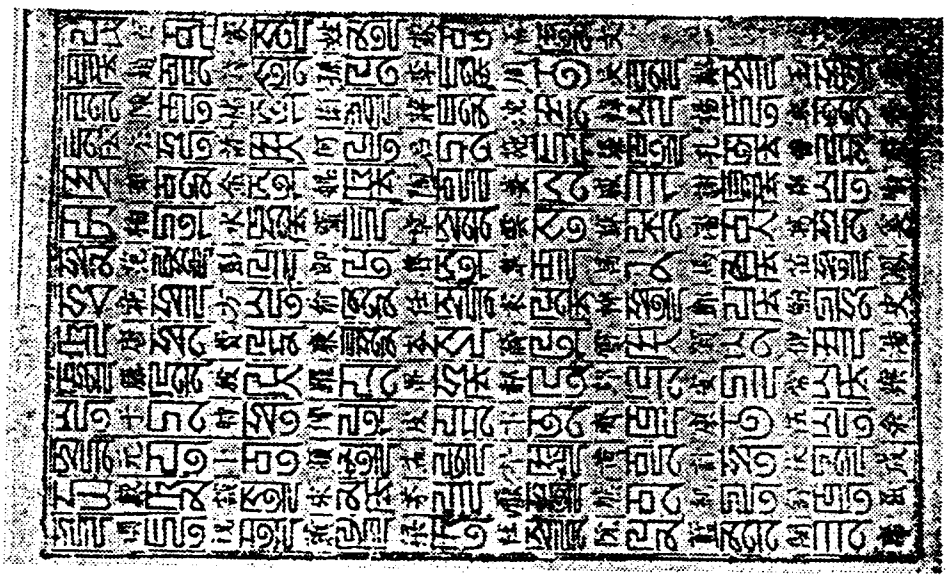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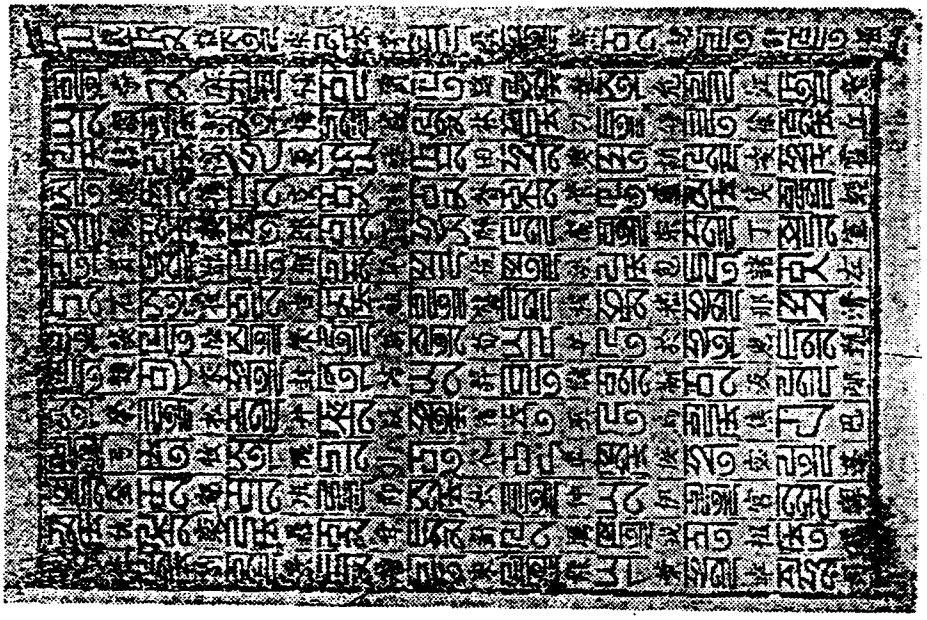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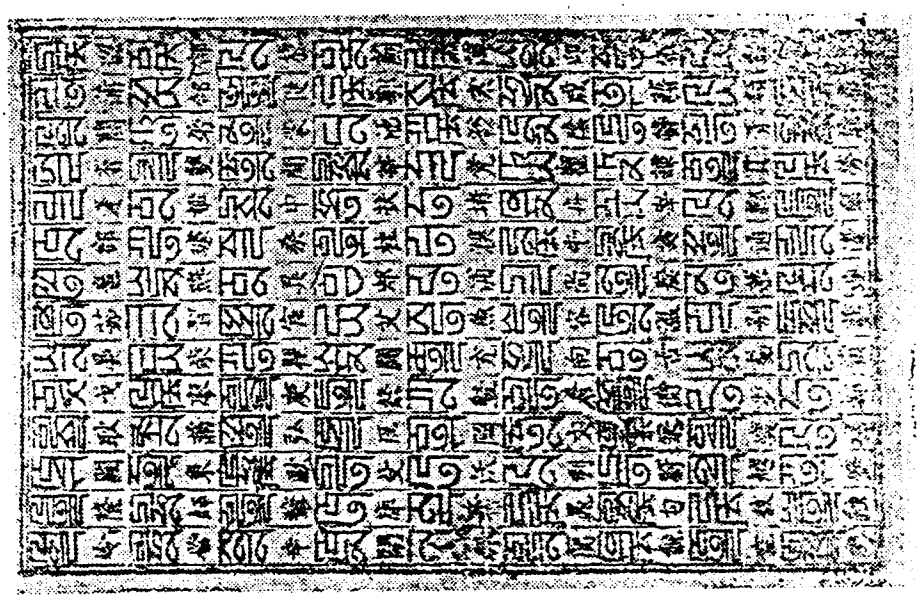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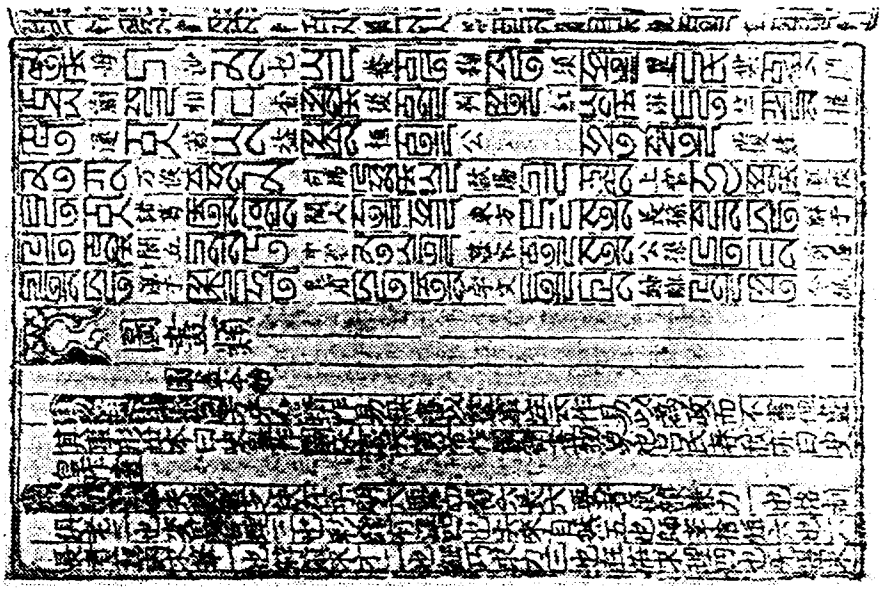


2.明永乐十六年（1418）建阳翠巖精舍刻本《事林广记》百家姓影印件









（原载《民族语文论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